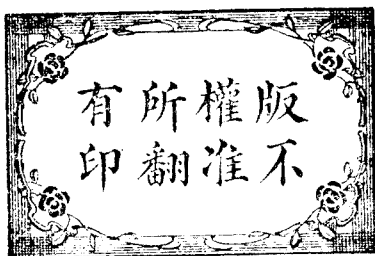


江湖異俠傳

沈建歐題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發行



特約經售處

武俠小說
江湖異俠傳

全書一厚冊定價大洋六角

著 者 萍 水 文 公 直

發 行 者 莫 釐 錢 愚 欣

印 刷 考 益 新 書 社

總 發 行 所 益 新 書 社
上海山東路一號

分 發 行 所 南 京 新 民 書 店
花 牌 樓 中 市

分 發 行 所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廣 東 局	北 平 局	天 津 局	漢 口 局	世 界 書 局	汕 頭 局	中 華 書 局
東 東 局	平 平 局	津 津 局	漢 漢 局	東 東 局	汕 汕 局	華 華 局
共 成 書 局	大 大 局	自 自 局	文 文 局	興 興 局	成 成 局	重 重 局
利 利 局	成 成 局	東 東 局	東 東 局	壁 壁 局	文 文 局	中 中 局
書 書 局	書 書 局	書 書 局	書 書 局	經 經 局	源 源 局	振 振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店 店 店	通 通 局	華 華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堂 堂 堂	圖 圖 局	亞 亞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書 書 書	記 記 局	書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書 書 書	明 明 局	書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書 書 書	商 商 局	書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書 書 書	務 務 局	書 書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局	書 書 書	書 書 局	書 書 局

江湖異俠傳序

吾國游俠之風。自古彪炳。其遺聞軼事。每使後之人士向往欽企。低徊不能自己。於是而養成我民族慕俠好義之風。震爍寰宇之國民革命。乃得終成偉烈之功。漪歟盛哉。顧歷來傳武俠者。游俠傳而外。每多誤解武俠之意義。坊間武俠說部所傳之俠士。儻非好勇鬥狠之蠻夫。則爲怪力亂神之野語。欲求一不背武俠之旨。而足爲後世楷模者。殊不多覩。降及近世。每下愈況。武俠小說汗牛充棟。夷考其實。則大多拾取前人筆記。拚湊成篇。參雜里巷神話。炫奇稱異。以駭誘世俗。於戲作風沒落如斯。不亦悲乎。萍水文若翁。家學淵源。而又俠性夙具。年十四五。慨然從軍。單騎退賊。拯衆數百。江右嶺北。至今豔稱之。顧伯言年少。李廣不侯。知己既亡。國士遂隱。若翁於中山逝世。以少將解甲。蟄處海上者數年矣。其所以別署若翁者。欲自消磨其英武之慨。實則殺賊功成。下馬歸農之壯士。今年方三十也。年來若翁慨於國民俠性之淪亡。慨然抱提倡之志。以其胸羅之富。著爲武俠說部。傳武俠之正宗。勵末世之澆俗。有益民族。又何待言。初

集告成。受讀一過。覺其字裏行間。正義凜然。而事態波譎。又不離乎常經。如斯之作。乃無愧於武俠。則若翁正邪說挽。狂瀾之功。亦又偉矣。君子之行。無往而不利。世斯言也。於茲益信。是以喜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八年五一紀念節。洞庭來甫秦復元序

江湖異俠傳跋

吾友萍水文郎。字公直。別署若翁。弱冠屬文。已驚江右。髫年投筆。底定瀟湘。固文采風流之叱咤英雄也。年來感於讒逆。息影滄漚。閉門却掃。以琴書自遣。暇則爲小說家言。謂不能以心力定國。自當以心力娛人。其言確。其心苦矣。會值太夫人返駕。若翁哀毀之餘。嘗以太夫人不及見其獻馘爲恨。積感之餘。乃走筆成武俠說部數十萬言。撰著於憂憤感慨之時。自成憂憤感慨之作。毋怪書中人之激昂慷慨。其亦蘊於中而形諸外。天欲成斯妙文。乃使吾友遭茲艱困。以激成之耶。則文固足以壽世。而吾友苦矣。書成以付益新書店主人錢青君爲之署名曰江湖異俠傳。校讐既竟。爲誌其所由作於斯。俾後之讀者知吾友非如世之受雇而雜湊成篇。欺世盜名者比也。

武進章豈凡謹跋

題詞

題萍水文郎撰江湖異俠傳：

揚風勵俗，

吾儕之職；

斯作一出，

頑廉懦立。

俠爲本性，

學有宗風；

匯而作此，

是曰成功。

楊塵因敬題

題詞

不成雄豔不風流。

海國馳驅紀舊游。

公子自來多俠性。

書生原不爲貧羞。

匣劍有心定華夏。

毛錐橫掃著陽秋。

悽咽琵琶天寶事。

一腔遺恨付君收。

題

公直少將著江湖異俠傳

吳縣沈異塵

題詞

宣揚國性 提倡國術 喚醒國魂 保存國粹

是古國之文化 是華國之文章

公直先生著江湖異俠傳 初集付剞劂 敬綴

數言 以誌欽企

古董姜俠魂題

小武俠
說
江湖異俠傳 初集目錄

第一回 走窮途孝子絕糧 錫同類郎貨留客

第二回 憐孤客村翁作東道 仗大義俠士赴南疆

第三回 度庾關英雄刺虎 探官驛義士鋤奸

第四回 千里俠黃夜誅豪 袁崇厚客途卹老

第五回 王道藩夢中託孤女 劉員外積德養姣兒

第六回 謀遺產劉權行兇 護貞操慧珠死節

第七回 石植武府衙揭奸 金鈎李濫牢誅蠹

第八回 陳遂大鬧武昌城 李忽同赴洞庭約

第九回 凌霄俠女扮男裝 花明賊恩將仇報

第十回 君山寨朱恆宴賓 岳州城方柱求計

第十一回 遭強梁鴉兒陷身 誅凶暴凌霄飛劍

第十二回

入宮門凌霄告密

慕劍術盛女從師

第十三回

鬥劍法余璧喪軀

設毒謀王雷告變

第十四回

陳大帥勦滅君山寨

莊統領兵敗洞庭湖

第十五回

沈祖師破除妖道

小劉馥入贅東床

武俠
小說
江湖異俠傳

萍水文公直撰

第一回 走窮途孝子絕糧 錫同類郎貨留客

却說江西贛州府城對河十里地方。有一個小村落。名喚洪昌墟。雖然不是個什麼大集鎮。倒也有幾家商店。每逢三六九墟期。遠近做買賣趕墟的都來做生意。彼此交易。博些蠅頭微利。這洪昌墟因爲縣城隔了一道河。村裏又有二三百戶人家。所以比別的墟集稍微熱鬧些。有一年冬天。下了兩天的大雪。忽然晴了一天。第二日仍然刮起北風來。把那將融未融的雪。都結了極厚的冰。更加冷得厲害。恰值那日是個墟期。那些趕墟的。因飢寒驅迫。還是挑着貨擔。一班一班的冒風踏雪。從那琉璃般的曠野。攪行到墟上來。內中有一個賣針線的貨郎。姓盛。名叫做阿興。本是個商賈世家。只因營運不利。在他的父親盛時寬手裏就把本蝕完了。待他長大成人。已是一室空懸。三餐難繼。只好向他父親的朋友處告貸了。幾兩銀子做本錢。挑擔趕墟。也賺幾文辛苦錢。來養蟠白的父母。那天阿興挑着貨担。清早趕墟。走到離墟還有兩里多路的地方。已

經被那北風吹得手足皆僵。實在有些掙扎不住。想道。不若到左近熟人家討鐘熱茶喝。壓壓寒氣再走。想罷。便望那往常認識的萬大戶莊上走來。不一會到了萬家門前。阿興便挑着担子來到滴水簷邊歇了。摘了笠箆。回轉身走到門邊一個小房子裏去。找那看門的老汪。那知一進去時。不覺大吃一驚。原來老汪不在房裏。那床上直僵僵的躺着一個少年人。兩眼似閉非閉。露着那魚肚色的眼珠。兩脚直伸的和死人一般。一動也不動。阿興便連忙退出。想要到廚下去找着老汪。問這躺的是他何人。剛纔出得房門。只見老汪手裏擎着一個粗碗。顛巍巍的從側門裏走將過來。迎門看見阿興。便叫道。阿興。你來得正好。你可是去趕墟麼。還早着呢。你幫幫我的忙吧。阿興道。正是去趕墟。因爲想着你老。來望望你老。你老有什麼使喚。這床上躺的又是誰呢。老汪一面招呼阿興進房。一面說道。我也不知他是誰。打今兒個早上。我開門時便見他靠在門冰上。問他時有聲無氣。我想着不過是受了凍。想扶他屋子裏煖煖就會好。不料扶了進來。反到比先更加厲害了。現在祇有出氣沒有進氣。倘或他一死。我主家知道了。我可不是吃不了兜着走。這纔叫做一隻葫蘆結在嶺上。取來掛在頸上。不是多此一

舉麼如今只好弄碗薑湯來救救看。倘若再不行。我就沒法子了。只好煩着你幫着我把他抬着。仍然扔出去罷。我嚇了這一回。下次再也不敢心慈多事了。阿興聽了一面應着。隨着進房。幫着老汪燃燒柴火。然後把那人扶起。撬開齒關。將薑湯慢慢灌下。又探探那人的鼻孔和額頭。道。還不怕。只是凍得厲害。須得三五日纔能復原。老汪道。只要不死在我這裏。我就謝天謝地。即使蘇醒了。走不動時。我自願雇輛車子送他回去。全始全終的做了好事。也脫了我的干係。阿興正握着這人的手。替他煖着。忽聽得他微微的哼了一聲。接着又細細的喚了一聲。哎呀。阿興便連忙道。好了。好了。不妨事了。老汪忙丟了火鉗。走到床前問道。你好了麼。一連問了兩聲。那人纔翻動那呆白的眼睛。瞬了一瞬。慢慢的將頭點了兩點。阿興道。你老不要忙。加點柴。把火燃大一點。待我來把他扶起。靠着坐着。順順氣兒。光景就快好了。於是兩人又忙亂了一會。那人纔睜開雙眼。叫聲老丈。謝謝你。老汪道。你好了麼。聽你口音不是此地人氏。你姓甚麼。爲何弄得這樣呀。那人嘆道。說起話長。我承老丈救活。真是再生之恩。但我兩天沒吃。飢寒交迫。受痛已深。性命終歸不保。老丈的恩德。只好來生再報罷。說罷撲簌簌掉下淚來。

老汪道。你兩天沒吃飯嗎。我這裏有冷粥。待我在這火上燉熱了。你先喝些罷。你且說你爲什麼到此呢。那人咳嗽一聲。吐了一口烏黑的冷痰。纔說道。我姓仇。名叫芝田。祖貫江蘇人氏。只因父親出外經商。多年不回。我母急成癆病。去年去世。我立志要找我的父親。葬母之後。便拋書不讀。想到揚子江一帶尋找。忽聽得我父親的朋友。由廣東回來。說我父親在那裏做買賣。我便立意到嶺南去。恰值我隔壁鄰居家裏寄住的一個衡山人。名叫李仲威。他要走江西收賬回湖廣。我聽他有武藝。想仗着他結伴同行。不料李仲威這狗男女。竟是江湖強盜。欺我文弱。設計專來害我謀財的。前十天的光景。我和這賊搭船到臨江府。我說道。李兄。我聽得船家說到衡山須登岸走旱路。你我不是要分手了麼。我此去要過梅關。聞道是個強盜窠。若得李兄這般好漢同行。我就可以放心了。還許他到了地頭。重重謝他。次日將晚。船到鬼愁灘邊。船主因風大不敢近灘。把船靠在岸邊。那賊道。仇兄。你我這几天在船裏悶的慌。今夜月明如晝。我們何不上岸散溜散溜。我也因悶的老久。不合應允了他。携手上岸。走到有幾百步遠近。那賊忽然喝叫我站住。颼的從衣底拔出一把明晃晃牛兒尖刀來。道。小子。你知道江湖

上有個歪頭龜麼。咱老子就是這位大名鼎鼎的活閻王。此來以爲小子有一萬八千。移家往粵。不想只這些銀兩。到是老子輕勞大駕了。如今不要你這眼糞。老子又沒做過空手買賣。順便拿來喝酒。也是老子便帶的生意。此地就是你的老家。老子送你送到了。你把衣脫下。免得老子動手時弄髒了可惜。我見了那閻王般凶惡的面貌。聽了他豺狼般很毒的言語。只嚇得魂飛魄散。連忙跪地求他。情願把銀兩衣服一齊與他。只要留我一命。尋父親。那賊又喝道。你休做夢。留你性命好讓你去官府告我麼。我雖不怕官府。如何一清兩楚。免得麻煩的好。小子不要嚕囂罷。趁早些好投胎。老子好趕路。我仍是哀求不已。那賊性起。便提着我頭髮。逼着剝了衣服。取了銀兩。將我朝那萬石峯嵯的河灘中一推。我自分死定了。天可憐。誰知却跌在水淺的山石中間。遇箇是水。兩旁是岸。那時任你叫破喉嚨。也無人聽了。好容易過了一夜。遇着贛州客船。蒙他救我到贛縣。船家又給我二百大錢。教我去見同鄉人幫助。我依言去求同鄉。無奈同鄉都說我是假裝的。一文不與。天又下雪。風又緊。不能過河。天短船慢。到此已晚。身上冷熱交作。害起病來。到得貴莊。想要叩門。不知怎麼暈倒。天可憐。不是老丈仁慈。已作

泉下之鬼了。說罷。不覺嗚嗚咽咽哭將起來。阿興聽了。便將芝田扶在床欄上靠着。抽出身子。提起火上燉的粥罐。傾在先前盛薑湯的碗內。擎到床前。遞給芝田。道。你且喝口熱粥。暖暖肚腸。再說。芝田顛兢兢的接過粥碗。纔問道。老丈貴姓。此位是誰呢。阿興道。我姓盛。叫阿興。住在世福村。（離此有五里遠近。）這位老丈姓汪。大號叫做德慶。是此屋的管家。救你的是他。我是趕墟路過歇脚。汪老丈請我幫着救你的。芝田聽了。又稱謝了一番。阿興道。這裏汪老丈不能做主留客。你不如暫住幾時。等天晴了再走。只是你又不能行動。如何是好。汪德慶道。不妨。我主人說話時。我拚却老面皮挨去。芝田道。已承兩位救命之息。如何好再累兩位。況且我尋父心急。不如稍候些時。仍舊掙扎着奔路。免得又使兩位爲難。阿興道。聽你所說。念念不忘尋父。真是一個孝子。天佛必定保佑你的。你放心。父子總有團圓之日。如今等我到墟場上去雇輛手車接你到我家裏去罷。我父親聽見你這般孝心。沒有個不歡喜的。德慶道。好雖是好。只是他怎能吹這幾里路的冷風呢。阿興聽了此言。也大費躊躇。好半晌。德慶霍然道。我好呆。這裏不是有件斗蓬麼。雖是破了。還可以擋風。再把這竹火籃盛上這火灸帶着。大概不

致受寒了。芝田嘆道。叫二位如此費心。此恩何日得報。阿興道。你不要客氣了。就是如此。斗蓬和火籃。下回墟期。我給你老帶來。我去雇車了。你稍等等罷。說罷。拔步去了。這裏德慶又取了一件半舊布棉襖。送給芝田着了。又去廚下。取了些飯和菜。給芝田吃。并且對主人說明。是一個親眷路過。家主吩咐。不得留宿。德慶便應了出來。又和芝田攀語。芝田說不盡的千恩萬謝。一時將飯喫畢。只見阿興引着一輛二把手小車子。門前歇了。同着車夫進來。說道。這會好些麼。趁早趕到我家裏。喫午飯去罷。我也不趕墟了。說着。便將貨担。稍在車子左邊。手裏執着扁担。箬笠。立在當地裏。這裏汪德慶整頓好了火籃。扶了芝田。給他披上那件破斗蓬。趑趑趑趑的走將出來。阿興帮着攙住。車夫端正好了車兒。芝田向德慶又道了謝。坐向車的右邊。阿興戴上箬笠。持着扁担。跟在車後。慢慢行走。汪德慶望着他們上了門前大路。纔回屋裏。這裏芝田和阿興。冒着風。望世福村行來。不多時。只見離路邊三五步遠。近有一椽房屋。看去約莫有三五間。那屋面上被冰遮住了。他看不出是草是瓦。屋前一面空地。當中有一枝梅樹。開滿了梅花。樹下堆着團團的稻草。草面上也給了一層冰。遠望去。好像一座琉璃亭子一般。

將到跟前。只見阿興緊走幾步。邁過車前。向車夫道。到了。車夫一面呵氣。一面點頭。推車兒隨阿興直向那屋奔來。到了跟前。只見突的跳出一隻大黑狗。向着車兒狂狂吠。阿興揚着篇担。大喝一聲。那狗便回頭跑了進去。接着屋裏有人問道。阿興。今日怎來這般早。車陀響。是誰同來啦。未知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憐孤客村翁作東道 仗大義俠士赴南疆

且說盛阿興護着車兒來到自己家門。聽得他父親遙問道。興兒。車兒響是誰同來啦。便忙答道。爹來了遠客呢。又聽得屋裏問道。誰呀。接着那板門呀的一聲開了。芝田忙看時。祇見走出一個五十來歲的老者。將手遮在兩眼上面。蔽着雪光。向車上瞧着。阿興便忙挽芝田下車。來到板門前。那老者問道。這位是誰。可恕我老眼昏了。竟沒有認識呢。阿興道。爹。外面風大。冷得很。屋裏再說罷。芝田想道。這老者定是阿興的父親。便抱拳施禮。盛老也忙打拱還禮。讓進屋裏落地通名。坐定。車夫送進貨担。討了脚力去了。阿興關好門。回身纔將芝田的事。和救他的情節。一一向他父親細說。芝田舉眼觀看四壁。雖是黃泥築的。却很光緻。屋裏擺了幾件白木傢具。雖沒有什麼佈置。也還清

爽可喜。正在四面打量。忽見右首房裏走出一個十二三的女孩兒來。託着一個茶盤。盛着三鍾茶。送到跟前來。便忙掙起。接了一鍾茶。細看時。那姑娘生的眉清目秀。爽利端莊。不像個窮鄉僻壤的女孩兒。祇見他將茶一一遞過。向盛老道。爹。媽說。午飯做好了。就在這裏吃罷。盛老道。就拿來罷。這早晚。客人也該餓了。說着。便問芝田道。適纔聽得小兒說。仇先生是個千里尋親的孝子。真是可敬可佩。先生難得到此。且寬住幾天。候天氣好了。再結伴過嶺罷。芝田答道。老丈過獎。小子生而不識父。故此侍母終養。便想尋父還鄉。聊盡人子之心。何敢當孝子兩字。祇是趕路心急。不敢盤桓。賤軀蒙令。耶和汪老丈調護。已能掙扎。就想明日登程。趁積雪沒化。路上乾淨好走。老丈的盛情。令耶的厚德。祇好等小子尋父回時。再行圖報。盛老指着窗外道。仇先生。你看。恁厚的冰塊。路上油一般的滑。你這般文弱。又是病後。如何走得。況且還要過嶺。難保不再遇歹人。或是大虫。不如等天晴了。結伴再走。老拙雖窮。平素也極愛客。先生倒不必介意。說着。小姑娘已將飯擺好。芝田說。飯已吃過。盛家父子執意不信。祇得坐下。盛嫗也從廚下出來。見過客。又叫那女孩子也在橫頭坐下。桌上雖祇些園蔬澗魚。水酒米飯。却是

別有風味。一時坐定。盛老讓了兩遍酒。芝田問道。老丈在此是世居麼。府上丁財想是旺極的了。盛老道。我原籍是湖廣。先父經商到此落業。我兄弟二人。舍弟時瑞。自幼習武。常不在家。我就祇此一子一女。女兒名喚鴉兒。現在家計零落。祇靠小兒阿興趕墟賺錢度日。芝田又問道。老丈在此落業。客商想必認識得多。不知可曾聽得近日有大班過嶺的行商麼。若有時。小子也好附件同行。盛老道。這倒不曾聽得。老拙也久沒外出。明日到墟上走走。就知道了。鴉兒聽了。忽然向阿興道。哥前日不說黃家墟有人到佛山去。我還要你託他帶些廣貨回來麼。阿興猛然道。果然。幾乎忘却他了。若得他同伴時。莫說幾個強盜。就是遮天的魔王。也不怕了。盛老芝田聽了。一齊問道。是誰呢。阿興攔下飯碗。道。就是黃家墟的那一位。除却他。咱們這左近几百里。還有誰呢。仇先生若和他同行。何愁梅關難過。芝田忙又問道。這人是誰呢。阿興向芝田道。這人姓許。名建。號叫運葵。世居黃家墟。祖上是軍功出身。做過參將。他生來就不愛讀書。一味跟着些閒漢舞棍掄刀。好在他家是習武門風。便使他從名師學得一身好武藝。這贛吉南寧一帶。就數他是一個奢遮的好漢。前日我到黃家墟趕墟。聽說他要到廣東佛山去。

有事。明日又是黃家墟的墟期。我便去問問他擇定了程期否。如果定了。就懇他挈帶着你。若得他肯時。就萬無一失了。盛老道果然這機會再好沒有。許二爺是個大義人。他若聽得仇先生是千里尋親的孝子。沒有個不應允的。你明天就去央託他。仇先生就等期同行罷。芝田聽了大喜。心中想道。說我命乖。偏又遇着湊巧的事。照此看來。此行定可找着我父親了。正在歡喜間。忽然又想起身無分文。怎樣到得廣東呢。難道與人同行。還能沿路求乞嗎。想到此處。不覺長歎一聲。盛老聽了。忙安慰芝田道。仇先生。你休着急。這位許二爺。爲人雖性急些。心腸却再好沒有。專一助弱抑強。斷不是你遇的那歪頭李那種人。你不要多疑。老拙決不害你。況且你現在身邊沒有銀兩。害你也無益。你千萬放心。芝田歎道。就是因爲身邊沒有銀兩。迢迢千里。怎樣去得。先前原想沿途求乞而行。又怕遇着壞人擄去。如今有伴同行。又不能求乞。因此左右爲難。并非疑及許二爺。天下會武藝的人多着呢。怎敢以一歪頭李。便輕視天下士。老丈休要誤會了。盛家父子聽了。都大大的爲難。各自皺眉不語。心中盤算。芝田尤爲無精打采。頓時滿坐不歡。一時飯罷。大家仍商量這盤費的事。却左右不得個法子。芝田更加愁眉

不展。那時盛嫗正在幫着女兒收碗盞。聽得他們越說越爲難。便罵言道。到底要多少錢纔穀盤纏呢。盛老道。少也要三五兩銀子纔穀呀。這些年歲。那裏有許多銀兩呢。盛嫗道。我和鴉兒積着千多大錢。把來送給仇先生。再叫阿興去和万家莊子汪老丈商量。要他轉求他主人家幫些兒。大約也就不差什麼了。你怎沒想起呢。盛老道。我何嘗不知道。万家是這的首富。祇是他家從不肯破鈔的。那年村裏因瘟疫敬神。地方上去寫捐。還碰了他的釘子。何況這些事咧。倒是老汪還肯帮助别人。阿興送斗蓬火籃去時。和他商量。要他資助些。阿興再去收些賬。加上你娘兒倆這一千大錢。大概也勉強可以到廣東了。芝田聽了。心中十分感激。一時。感喜交併。愁懷頓開。商議已定。盛老便叫阿興在上首房裏架好床。拿些稻草鋪墊好了。攙芝田進房安息。盛老又來陪着芝田喫過夜飯。方纔各去安歇。次日天明。大家起身。阿興喫過飯。忙挑着貨担向黃家墟去了。盛老便到上邊鄰居家裏請了個醫生。代芝田診過脈。在帶來的藥囊裏撮了藥。配和了。交與盛老起身告別。盛老送過醫生。回身叫鴉兒煎好藥。持來與芝田吃過。正在閒話。忽聽阿興叩門道。爹。快開門。許二爺來了。盛老忙招呼道。許二爺。許久沒瞧見你。

到發了福啊。這冷天氣。二爺竟走到這裏來了。鴉兒快燒熱茶來。許建笑着點頭邁步進來。摘去頭上風兜。答道。今天還好。不算大冷。你好啦。又問阿興道。你說的那個姓仇的呢。阿興指着上首房門道。在這屋裏養病啦。二爺休忙。待我攙他出來。許建性情急。便連忙向先引他進房。芝田在房裏早聽得許建來了。正在歡喜。祇見房門開處。盛家父子引着一個五短身材的人。生得濃眉大目。鼻直口方。大踏步。走將進來。便連忙起身施道。許建一面還禮。一面問道。你就是仇芝田兄麼。芝田忙應道。是。昨日聞得盛老丈說起二爺。本要登門拜見。……許建道。這些我都知道。了我特來看你病勢。準備請醫生趕緊調治好了。好趕路。完你的志向。你現在好了麼。你可知道你父親在廣東番禺。許建道。那麼明日我們就走罷。阿興道。二爺。我們正在代他籌盤費呢。多等一天好麼。許建道。盤費我有。不必耽擱罷。盛老道。怎好累二爺呢。許建道。不是一樣麼。難道好累你的。你又不寬處。何必拘執呢。芝田聽了。想道。看來此人真是個大豪傑。我這回竟是絕處逢生了。想罷。便連忙立起。想要上前道謝。許建早已料着。忙搶着拉住道。我祇爲聽得你是個有天性的好男子。特來會你同行。也不過是替老天周全幾個好人。

罷了。你何必客氣。你缺什麼。祇管和我說便了。我總可以代你設法的。芝田道。承二爺如此厚愛。令人沒齒難忘。現在祇求挈帶。得託福平安過嶺。就感激不盡了。其餘一無所需。許建回頭向盛老道。你父子倆是此地的熟腸人。我久已知道的。你何妨騰挪一條棉被。給他帶着上路。回頭你再到我家取一條賠還你。免得明日我由此動身時。這大遠的帶到你這裏來。多麼麻煩。說着。鴉兒端着茶。隨盛嫗進來。和許建相見了。盛嫗便道。我有新棉花。待我和鴉兒連夜代仇先生整治一條被便了。沒的臊人。還要二爺賠還麼。許建道。那更好了。我的行李已經梢在阿興擔上來了。你們給我收好。明日大早便由這裏動身。我今日還要到墟裏有些事去。我們不要耽誤了。盛老等答應着。許建便起身告辭。盛老等送過許建。便向阿興擔上。取了許建的行李。看時。祇得一個包袱。約摸是一條被。兩件衣而已。盛嫗收拾過了。便和鴉兒整治棉被。阿興也帮着大家動手。盛老又取些舊冬衣贈於芝田。代芝田將行李準備已畢。天已向晚。要知芝田如何赴粵。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度庾關英雄刺虎 探官驛義士鋤奸

且說仇芝田原無大病。不過是飢寒致疾。將養了一天。又服了藥。已經康健如常。許建見他好了。便催着他收拾了包袱。別過盛家。父子母女。揚長上路。阿興送了幾里。向許建千萬拜託。方纔回去。許仇二人。走了三四日。已到了大庾嶺下。許建道。緊行一步。趕今日過關罷。芝田聽了。心中雖怕。也只好跟着許建。趕行上嶺。日色平西。已到關前。芝田擡頭一望。祇見兩邊山脈環抱。當中一凹。依着山凹。築成一座嵯峨巍峙的雄關。關門之上。鑄着大庾關三個大字。兩邊鑄着一副對聯道。大江東去三千里。庾嶺南來第一關。關門口坐着幾個挺胸疊肚的關卒。正在那裏盤往來客商。需索小費。見許建來到關前。便連忙滿面堆着笑道。二爺辛苦了。天色已晚。不如在關上歇着。明早再走罷。許建道。梅關是俗名。你不見關上那大庾關三個字麼。因爲這大庾嶺上多梅花。所謂十月先聞嶺上梅。和什麼南枝先。北枝後。就是這嶺上的典故。不知怎的叫來叫去。嶺也叫成梅嶺。關也叫成了梅關了。二人一面說着。已來到關南墟。便有許多店小二。上前來叫喚。兜攪生意。見了許建。爭着叫喚。二爺。你老辛苦了。我家去歇着罷。許建頭也不回。直奔墟尾一家五間頭門面的客店而來。進得門來。祇見許多脚夫蹲在當地裏。

勒起褲管。翹着兩只黃泥脚。向那些住店客人搭三趾四的兜攬挑脚生意。但是看見許建。却又不來招惹。芝田正覺奇怪。祇見店主人笑靨相迎。向許建招呼道。二爺。這樣天氣。還趕這般遠路。怎麼轎也沒雇呢。你老先前回去的那間房。還留着在。你老一行幾位啦。說着來接包袱。許建一面卸包袱。一面答道。就是我們倆。你先整治些酒飯來吃罷。店主人連忙應着。引了他二人進了南頭客房裏坐下。將包袱交待了。又叫小二送過茶水。便去備飯。二人洗漱已畢。芝田道。我祇道二爺在關北的威風大。誰知關南也是一樣。許建道。你那裏知道。我自父母亡後。不善經理。家道罄盡。我就單身保護客商。走這條路。起初時。嶺上的毛賊地棍。也着實和我爲難。後來經我着實懲了幾回。纔算把字號兒闖了出來。現在眨眨眼已是五年。那年不走這裏過幾回呢。二人正在談論。忽聽北頭房裏劈拍一聲響。接着有人大罵道。你這混賬東西。竟敢訛詐到我頭上來了。說明了一串錢。由南安到這裏。你那耳朵又不聾。怎說這混話。難道你不打聽打聽我老爺可是受你們的欺負的。接着拍的桌子一片山響。許建忙出房看時。祇見北頭客房門口。立着兩個三四十歲上下的轎夫。猥猥瑣瑣。十分可憐的模樣。向着那房

裏哀告道。老爺可憐也不在乎這點兒。就算你老爺積陰功。多賞兩文。給我們買碗酒喝。擋擋寒氣罷。又聽得那屋裏喝道。你們這班忘八蛋。想要討頓板子麼。來個人。給我擎片子把他送到營裏去。接着便見出來一個家人。將那驕夫推推扯扯的。吆喝了出去。許建看了。不覺心中怒發。暗道。這樣不體貼人情。還配做官麼。看他這來勢不小。待我來探探看。如果不對。不如結果了他。免得留着來害百姓。想罷。便去問了問店主。纔知道是榜下知縣。到廣東去到任的。許建心中好不憤懣。正在要打算給他個了結。忽見門外走進一個彪形大漢。齊眉戴着氈笠。背上背着個尺來長的包裹。昂然直入。店小二方要上前接待。那人早望着許建叫道。那不是運葵二弟麼。許建聽得仔細一看。不覺失聲道。師父想還在後面。你住在那個房裏。俺們進房去說罷。許建便携着他手。走進房來。店家祇道是一路。便不再招呼住房。祇接過包袱。舀水泡茶。送到許建房裏。問過食宿。便退出來。那人指着芝田。問許建道。此位是誰。許建道。是我同伴。不妨事的。回頭向芝田道。這是我大師兄袁崇厚。號琪生。洞庭湖人氏。袁崇厚又問了芝田的姓名。大家叙禮坐下。崇厚方纔說道。你問俺的事麼。自今年正月。師父到漢陽付信。

叫俺去暗保楊將軍。我便到了京城。恰遇着那雲中燕的徒孫李如飛要暗刺楊將軍報仇。是俺與他們鬥了一回。又暗中遞了個信給楊將軍。叫他防着。俺便追趕李如飛。直到蘆溝橋。纔將他宰了。回頭又暗送楊將軍出了京。方要回家。不料從武勝關俺姑母家裏過時。俺姑母因爲被本地新進士王廉強佔田界。勢力不敵。活活的氣死了。俺探得王廉已往廣東去。到任。還要到他世叔贛南道那裏打抽豐。一定從這條路上走。又因佛山的事。日期已到。故此急急趕來。到贛州時。也曾去尋你同行。你家裏說。你已動身了一天。因此急急趕來。料你必在這裏。特來會你。想你幫幫我。聽說王廉身邊有個保鏢的。很扎手。如今會着你。好極了。祇是不知道這賊過了此地麼。俺還不認識他呢。須得細細訪問一回纔好。祇是你怎的又與這位仇兄同行呢。許建拍手道。真巧。那北頭房裏。有一個官兒。我因他使官勢。欺壓轎夫。心中不平。向店主人探問了個明白。可不正是那到廣東去的王廉。崇厚道。真的麼。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二人正說得高興。店家將飯送進來。便將話截住。許建叫店家添了一份杯箸。三人坐下吃喝。許建纔將芝田的事告訴崇厚。又說佛山的事。你打算好了麼。崇厚道。我接

到師父的信不久。返正日期恰好。俺們且先商量結果。王廉和那鏢客的方法罷。許建道。此處縣官極好。不要在他界內罷。況且我等也要看清他們的面龐。纔好動手。待到前面南雄地界再說罷。有我倆還怕對付不了麼。崇厚點頭稱是。飯後一宿無話。次日天明。三人起身。梳洗已畢。許袁二人立在外面。看見北頭房裏一個矮肥人。和一個四十多歲。頰長身軀。清秀面貌的人。在一桌吃飯。忖量着定是王廉和那鏢客。崇厚便扯了許建一把道。俺們走罷。許建會意也不吃飯。祇推說要趕路。便急急給了店錢。帶着芝田出了店門。直往嶺下行來。祇因走得太早。剛到得半山腰時。白霧沉沉的遮着。不辨道路。三人便在山路旁一個小亭子裏。解下包袱歇着。想等日光出時再走。進得亭來。祇見那破舊的牆上。貼着一張新告示。上面寫道。

大庾縣正堂于爲出示諭事。照得庾嶺一帶。山林叢密。野獸孳生。近據地甲稟報。時有猛虎噬傷行人事情。除簽飭獵戶入山搜捕外。爲此示仰闔邑人等。及往來客商。一體知悉。已前申後。不得度嶺。以免危害。其獵戶人等。有捕斃虎豹來報者。酌賞花紅銀三十兩。以資激勵。切切無違。特示。成化 年月日

三人看罷。許建道。這是廣東地界。于知縣的告示。怎貼到此處來呢。芝田道。恐怕是告戒南來的客商罷。崇厚道。俺們管他做甚。反正不過是官樣文章罷咧。三人正在談論。忽聽得亭邊山上呼呼風響。那枯枝敗葉。都紛紛落舞。沙沙的掉在地上。崇厚向許建道。這風很有些氣味。不是那話兒來了麼。許建道。咱們出去看看。倘若是的。便順便結果了他。也除却旅行之患。芝田聽了變色道。是大蟲麼。我們趕緊躲跑罷。許建道。我倆在此。你怕什麼。說着。從綁腿裏抽出一口尺多長的小劍。和崇厚來至亭外。崇厚見芝田已嚇得顫抖抖的縮在一堆。便道。你怕麼。隨俺來。便走進亭子。將芝田夾在脅下。走出外面。脚尖點地。飄的跳上亭上。五面兩足立定。將芝田輕輕放下道。你伏穩了。芝田兢兢的答道。曉曉得得得。崇厚纔翻身跳下亭子。同許建四下瞻望。只見左首山峯上。有一隻小牛般大小的斑斕猛虎。向着亭子直衝過來。將到山下。看見有人。便把尾一豎。前爪一撐。向後一坐。大吼一聲。騰空跳起。向二人直撲過來。這時許建在前。便託的一跳。閃在虎後。喝聲孽畜。休走。順手就是一劍。那虎掉轉身軀。許建砍了個空。復聳身跳在虎的右邊。左手一伸。便將那桅杆般的虎尾掉在手中。一抬右腿。翻身倒跨虎背。

舉起手中小劍。照准那虎的後蹄用力刺將進去。那虎負着痛。吼一聲。撒開四爪。如飛的向山上亂竄。崇厚方要拔劍相助。祇見那虎已怪叫一聲。滾下山來。許建仍然掉劍在手。從山上跑下。崇厚趕去看時。那虎的尾脊已被許建一拔劍時。將他割開了。故此直挺挺的死在當地。許建一面跑。一面叫道。大哥這畜生結了麼。崇厚道。結了。你沒傷那裏麼。許建道。沒傷那裏。祇那孽畜滾倒時。右腿稍微壓了一下。我跳得快。還沒甚大害。仇兄到那裏去了。怎麼沒見他呢。崇厚道。瓦上不是麼。我恐怕他嚇壞了。故把他送到那個安隱所在去了。許建抬頭看時。芝田還死死的扳住亭子左角。兩眼緊閉。伏在亭角瓦脊。便叫道。虎已被我宰了。下來罷。說着便跳上去。將他夾着。復跳落平地。芝田纔睜眼道。殺了麼。好不嚇人哪。許建道。我們走罷。不要有人看見。又要來傳報官府。沒的耽擱正事。說罷。三人便同入亭子。各取包袱背着。直下山來。上得官道。走得大半日。落店打尖。便見王廉等一行人。奴僕親兵。車馬行李。絲延迤邐。揚塵遮道的邁過前去。三人便遠遠跟着起行。又走了五十餘里。看看紅日沉西。崇厚道。那賊想在前面官驛住了。俺們就在左近村莊住了。夜間去尋找他罷。許建道。正是。明日我們走這再過前

面去時。出了事。他疑不到我等。我等雖不怕什麼。祇是仇兄同行。不得不穩妥些。說着已到了一個小村。便找個客店住下。待到初更時份。袁許二人紮靠已畢。向芝田說聲暫時失陪。祇見忽的兩道青光。奪牕而出。二人直奔官驛。眨眨眼。十里遠近已經到了。端詳一會。從屋上走過了兩三家客店。院子裏都沒見王廉的行李。直到盡頭一家。崇厚因許建日間殺虎。壓了腿。要在屋脊上把風。自己便使一個倒捲簾。掛在後簷。覷着下面。祇見昨日吆喝轎夫的那個家人。拿着個銅盆。打了一盆水。向南頭房裏走去。崇厚忙翻身從屋上跟到南頭。祇見那房裏燈光明亮。王廉正擁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廝。在那裏調笑。那小廝也扯着王廉的小鬍子。裝嬌撒癡。崇厚想道。且待他睡下。再去結果他罷。此時去殺他。不要污穢了我的寶劍。想罷。剛要回身。祇見吱的一。道青光飛閃過來。崇厚知道是道中人和自己作對。不敢怠慢。連忙聳身跳起。拔劍回身。欵的迎住。看時。却正是那鏢客。暗中趕到。拔劍來攻。見崇厚拔劍回敵。也不聲響。祇一劍。緊似一劍。向崇厚逼來。崇厚也全神迎擊。二人便在空中上下飛掣。左右盤旋。如兩條怒龍一般。夭矯不定。鬥了約有半個更次。崇厚看看抵敵不住。忽聽底下一陣嘈雜。夾着哭

聲大震。崇厚大爲詫異。忙留意分神。提防着下面的動靜。忽見由北頭又飛來一道黑影。崇厚大驚。那知道這道黑影。却直向那鏢客夾攻。不一會。那鏢客展開劍光。突然向崇厚長蛇般擊來。崇厚連忙回劍去擋。祇聽得鏗的一聲。那鏢客已蹤影全無。接着後來的那人倏然斂住。原來後來的那人便是許建。崇厚見勁敵已去。方要下去殺那王廉。許建攔住道。事情已了。去罷。崇厚便和許建依來路回到小村客店。一齊落下。躡進房裏。芝田正對着那半明半滅的孤燈呆坐。見兩條黑影由牕口撲將進來。不覺吃一大驚。急忙細看來是袁許二人。乃大喜道。事好了麼。許建點頭坐下。和崇厚說道。我見你和人鬥劍。暗想這不是天然的調虎離山麼。我便乘空兒殺了那賊。回頭再來幫你。祇是那人衝過來。將你的劍一碰之後。便人劍都沒些蹤影。這人的本領。委實在你我之上。倒要防着些纔好。崇厚道。他已敗去。怕他怎的。祇可惜不知他的姓名。看來他的劍法還是同派呢。二人正說話間。忽聽得牕外有人厲聲喝道。殺官凶犯。休要說嘴。我來也。袁許二人聽得。忙喚的將燈吹滅。一聳身。撲將出去。欲知來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千里俠黃夜誅豪 袁崇厚客途卹老

却說袁許二人撲到牕外。縱目四看。只見濛濛霜月。寂無人踪。方欲追尋。忽聽得吱的一聲。一支袖箭掠耳飛來。崇厚忙一扭身。反手接住。道是好漢不要暗箭傷人。有本領便出來鬥幾合。說罷。便聽見對面樹梢上發話道。黑夜行刺。不是暗箭傷人麼。小子不要走。我來了。接着晃的飛過一人。剛到屋上。照着崇厚劈面就是一刀。崇厚縱身閃過。許建忙拔出短劍。搶上前去相迎。許建抽空從背上掣出寶劍助戰。三人便在屋上往來衝突。只見刀光霍霍。人影幢幢。却是步瓦無聲。惟有兵器相碰。錚錚的音響。三人鬥了約有百十個回合。那人左手一抬。把崇厚劍尖劃向左去。許建便揮一劍照那人當頂劈下。那人低頭讓過。右手偷刀照定崇厚喉間一刀。崇厚忙掣回寶劍抵擋。說時遲。那時快。二人眨眨之間。那人又不見了。袁許二人大驚道。怎般矯捷。真是少有。到不能放過他。說着。便騰身飛起四處找尋了一遍。仍舊是杳無影跡。只得回房暫息。也不敢解衣就寢。二人一心注着牕外。看看東方發白。纔喚芝田。整頓包袱。洗漱吃飯已畢。依舊發程。三人路過官驛時。只聽得紛紛傳說。昨夜興隆店裏一個官兒。被他同來保鏢的表兄殺了。崇厚等聽了。心中暗自好笑。悄悄的過了官驛。一路有話卽長。無話卽短。

三人到了廣州。已是腊底。芝田要奔番禺省城。尋父袁崇厚。和許建要到佛山。於是三人分做兩路。袁許二人又齋芝田些銀兩。代他覓好轎子。芝田千恩萬謝的去了。袁許二人便迤邐向佛山行來。不一日。到了佛山。這佛山鎮原是天下四大鎮之一。屬南海縣管。離廣東省城不遠。四方商賈雲集。人烟輻輳。二人緩緩行來。只見萬家櫛比。商店鱗次。街上往來的車馬行人。絡繹不絕。頓覺耳目一新。二人方在閒看。不料須臾間。西北上起了一朵烏雲。頃刻變隼四布。一陣蕭蕭颯颯的冷風吹過。那雨點兒便撒豆般落將下來。一時間。街上行人東西亂跑。車轎紛集。亂撞亂罵。頓時塞滿街心。急切不得通行。二人遂擇小路。拔步急走。不多時。衣裳盡溼。崇厚先奔。望見路東一座廟宇。便道好了。這是十方地方。俺們進去避避雨罷。許建急隨着他。奔向廟中。入得廟來。只見山門裏當面一龕。內塑着一尊韋馱尊者像。整過龕去。是一間大殿。殿前直立兩株榕樹。殿上香烟繚繞。神幕低垂。却不見一個僧衆。二人便由兩邊走廊步上殿去。那走廊壁上有許多遊人題的詩句。也沒心去看。直到走廊盡頭。見有一片字。每個有茶杯大小。寫得龍蛇飛舞。好像是漆在壁上的一般。比那牆上旁的字如鷄羣之鶴。格外映眼。二

人不由的一齊近前看時。却也是寫的一首詩道。

億萬劫塵裏。青蓮朵朵鮮。如何生妙樹。安用着纏牽。道外道無道。玄中玄豈玄。靈虛
參得透。立地卽神仙。

後寫着。臘八侍李淮南文遊光孝下院偶成。南岳印光題

二人看罷。驚道。師父到了這裏麼。這印光是誰啦。疑思半日。不得頭緒。崇厚道。這般大寺院。如此清潔。必有當家的。俺們且找個僧人問問便知道了。許建點頭稱是。二人便走上正殿轉過後面。果見一個半老和尚。方拿着掃帚。彎着腰。在那裏掃地。崇厚便上前施禮道。老和尚。這前面走廊盡頭上寫大字題詩。那個人你可認識麼。那和尚聽得有說人話。伸直了腰兒。也不還禮。却白瞪着兩眼。瞧着崇厚。一言不發。崇厚又將前話說了一遍。和尚搖頭道。我沒懂。許建聽他是潮州口音。知道不懂崇厚的言語。便打着潮州鄉談。和他說了一遍。他纔道。那是半月前。衡山來的一個和尚。和一個老者。住了幾天。那和尚沒事時寫下的。許建忙問道。那老者怎樣面貌。你可知他倆現在到那裏去了。和尚道。那老者紫檀面皮。一部雪白鬚鬚。還使兩個小金鈎鈎着。在這裏宿了三

夜便去了。也沒聽他說到那裏去。許建見問不出頭緒。便道：「請你和你方丈說。我等遠來求見。使得麼？」那和尚道：「你且說你姓甚麼。我好和你說去。」許建說：「我姓許。他姓袁。那和尚便丟了掃帚。走了進去。不多時。領着一個大和尚出來。向二人打量了一回。纔打個問訊。說道：「檀越請裏面坐。」二人連忙還禮。隨着和尚到客堂落坐。和尚問過二人名號。二人也問那和尚上下。知他法名喚做廣照。一時茶罷。二人就動問印光蹤跡。廣照道：「二位認識他麼？」崇厚道：「不認識。」因要訪問他同行的李老丈。故而動問。廣照道：「聽說印光往湖廣士林寺去會友。李老丈却不知是否同行。二位要尋訪時。須到湖廣長沙碧浪湖邊。開福禪林問印源師。纔知分曉。」他和印光是師兄弟。沒有不知道他的蹤跡的。二人聽了。謝過廣照。告辭起身。出得門來。天氣已晴。崇厚對許建道：「劉三弟託你那事。俺們先去看看門徑罷。給他完事後。你不妨同到我家走走。順路便到長沙找尋師父。許建道：「趁天晴。就去看看門徑也使得。」說罷。二人直到縣署後劉家祠隔壁一望。只見一所大屋。雙扉緊閉。門上交叉斜釘着兩條南海縣正堂的封條。二人心下狐疑。便問鄰居探詢。問到隔壁豆腐店。那老闆答道：「客人是要問這奇事麼？前半月頭裏。不知

怎樣。劉家門中一門九口。一夜被人殺了個乾淨。門牕不動。只牆上畫着一對鈎兒。如今還沒有獲案。我們就爲這案。縣裏一場。府裏一場。實在累得不得了。袁許二人聽了這話。心裏已經明白。便離開了豆腐店住下。換過衣服。許建道看起來。這事師父已經幹了。只是我們接着師父的信。不都說是除夕取齊麼。怎的師父這樣性急呢。崇厚道。也許別有原故。若是單爲性急。去年六月在淮北收劉馥時。就可以幹了。何必待今日呢。許建道。據那廣照和尚說。師父大概同着什麼印光和尙到湖廣去了。我反正沒家小牽纏。家事向來不用我管。此地又沒有事體了。明日就同大哥到湖廣去罷。崇厚點頭稱是。二人計議已定。次日便登程趕行。到得坪石。已是歲暮。店戶人家都預備度歲。二人便也住下。到了元旦。路上店戶關門過年。不便行走。只得又住了三日。二人用錢不算數。沿途使費。不覺盤費已空。崇厚好生着急。百無聊賴。便來到街頭閒走消悶。忽見市頭有家店鋪。門口坐着兩老一少。倚在門前痛哭。崇厚想道。這些人如何新年裏立在門前啼哭。難道不怕旁人忌諱麼。便步到跟前問道。老人家。何事傷心。如何不回家去。却在此啼哭。那老者見有人問他。更加哭得厲害。道。客人那裏得知。我便是因爲

沒家可回纔傷心啦。說罷更放聲大哭起來。崇厚道：你有什麼爲難的事只管和俺說，俺總可替你設法。你不要儘着哭。那老者聽了，訴道：我叫劉五。這六塵店便是我開的。因爲買賣欠佳，短了房東張六爺幾串房錢。限我年底出屋。我因爲年近歲逼，沒尋着地場搬遷。他今日便領了許多人來趕了我老伴兒倆和這孩子出屋。將我幾十兩銀子的器皿和貨物，硬扣着抵房錢。使我頃刻破家。走投無路。客人你看有錢的多麼厲害呀。說罷又痛哭起來。崇厚聽罷道：你左近有親眷麼？劉五哭道：只有一個本家。住在這前村裏。崇厚道：你且到你本家那裏待着。俺去和張六說個人情。叫他依然租給你開店可好麼？劉五聽了收淚道：若得如此，客人便是我一家的救命大恩人了。崇厚道：你去罷。明日俺來給你回信。劉五便爬下磕了個頭，千恩萬謝的攙妻擡子，奔前村去了。崇厚回到店裏，對許建說了前事。許建圓睜兩眼嚷道：張六這忘八蛋在那裏。崇厚道：不要忙。俺們還是和他借幾兩銀子使用呢。許建會意不語。店小二聽了走過來道：客官，我勸你老不要管這閒事罷。這街上的房子大半都是張家的。誰也不敢短他分文。這劉五自不知趣，太歲頭上去動土，慢說短了他的銀兩，就是一文不少。若按月

不送茶錢給他家的管家爺時。銀色上還要加一補水呢。張家的兒子在學裏。衙門裏。縣爺總爺都和他要好。誰還敢說他半個不字啦。崇厚道。他家可是住在街上麼。小二道。不。南頭那個大榕樹莊。就是他家。崇厚道。俺也不過和他說說。怕什麼呢。小二道。你老過路客人沒的討個無趣。不是我大膽亂說。除却皇帝到御旨。旁的怕不能辦到。客官還是惜神罷。崇厚微笑道。依你說。我如今不去便了。小二道。我從來不敢撒謊。客官問問就知道我說的一點不假。說罷退了出去。袁許二人挨至二鼓。換了衣靠。便縱身越屋而出。沿路直奔大榕樹莊前。飛身上屋。來到後院。二人一齊使個蝙蝠迎風。將腳掛住檐邊。縱目一看。大吃一驚。原來只見當地殺死一人。血流滿地。桌邊却立着一個人。正在包裹物件。仔細一看。却是殺王廉時在官驛鬥劍的那個鑣客。二人更加大驚。忽聽屋上一陣瓦響。便連忙縮身上屋。掣劍一瞧。却原來是兩隻貓兒相逐。二人瞧過。便要跳下去。門那人只聽得那人早在前面叫道。不要動手。你等可是金鈎李鬍子的徒弟麼。二人一齊道。是的。你待怎樣。那人笑道。你可知道湖州忽來子麼。只我便是。你等休慌。且隨我來。二人聽了。連忙躬身道。原來千里俠忽來師叔。姪輩無理了。忽來子

道。休要泛敘。且到我下處再說。二人隨忽來子縱步而行。一霎時忽來子立定在棟屋瓦楞上。原來就是袁許二人住宿的客店。下得屋來直到後面。忽來子住房內。二人從新拜過。忽來子道。你二人好粗心。我跟着不下千里路。竟沒知道麼。二人惶恐謝過。忽來子又道。王廉是我遠支的表弟。我因多年北遊。本要到西南一帶尋你師父敘舊。王廉在京遇着。敘起戚誼。又知我的名聲。而大家都是要回南。便邀我同行南下做伴。我沿路見他所行所爲。久已不耐。那夜你等來時。我知道你等是劫財的。後來見你等劍法同派。起了個惜同類的念頭。讓過你等。又見王廉死後。你等一無所取。知道是爲復仇。不是見財起意。故跟着你等回去。特意叫出你等。試試你等的真膽識。若是我要給王廉報仇時。燈下飛劍。屋上發箭。都可結果了你等。何致於逗你等出來廝殺呢。及見你等接箭使劍的功夫。却還不錯。又抬手讓劍。跳出圈子走了。迴想不知你等是何人的弟子。故仍暗中跟定打探。佛山光孝下院題詩的印光。便是我的大弟子。那日我後到寺裏。在大廳聽得你等和廣照談話。夜間又在佛山旅店同宿。纔知道你等的備細。我離南方十五年。你師父居然收得這般幾個好弟子。真是可喜。只是我還是故我不

過多擔着一個殺王廉的聲明罷了。說畢，呵呵大笑。二人如夢方覺，連忙謝罪。忽來子道：「你等本來不認識我，何罪之有？如今話已說明，咱們同到湖廣走走。到洞庭時，我還有事，須得耽擱幾天。好在方纔在榕樹莊取了些銀兩，用費是不愁的了。琪生還可送些與劉五去罷。張六已經殺了，你可切囑劉五遠走，莫因其受累。崇厚應了，取了一包銀子，飛身而去。不一會回來，說已經辦好。三人便又談論些江湖上行俠做義的事，不覺東方發白。袁許二人纔仍舊回房，開門出來，給了店飯錢，和忽來子先後動身。路上會齊同行。三人沿路走來，只見野草漸漸萌芽，山間百鳥引類呼朋，滿眼都是春意。談談說說，一路頗不寂寞。一日到了長沙，由黃道門入城，走盡七里長街，來到北門城口。覓店住下，卸却行裝，便到開福禪林去訪印源。到了寺前，只見對面麓山環繞，門前湘水長流，委實好個所在。三人便由河岸一道岔堤上，來到山門，只見廟宇巍峨，鐘聲幽靜。當頂額上題着開福禪林四個大字，兩旁有紫微棲鳳，碧浪潛龍的對聯，刊在石上。門前立着個小和尚，在那裏閒看路上行人。忽來子上前問訊道：「借問少師傅，印源師在寺麼？」小和尚忙笑顏答禮道：「在寺裏。」便引着三人同到客堂落坐，進裏面去喚了印

源和尚出來相見。獻茶已畢。忽來子便問。印光在此麼。印源道。尊駕何來。忽來子道。在下便是湖州忽來子。特來尋他有事的。印源道。尊駕莫非名震關西的千里俠麼。印光師弟曾說幼時從駕學藝。可是麼。忽來子道。只我便是。他往那裏去了。印源道。他因本寺不便。在南城隍廟掛單。待我引導尊駕前往。忽來子忙道。多承指示。我自去尋他。便了。說着。便和袁許二人別了。印源進城來到城隍廟內。方纔會着印光。要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王道藩夢中託孤女 劉員外積德養姣兒

話說袁許二人跟隨師叔忽來子來到城隍廟門口一看。只見無數的香燭。排列兩廊。又有許多賣雜貨水菓的小販。穿進插出。兜攬生意。人聲嘈雜。湧擠不開。忽來子三人乃排衆直前。走上大殿。只見許多男女。都在那裏拈香禮拜。問卜求籤。香煙繚繞。燻得眼睛都睜不開。幾個知客僧。東奔西跑。忙不可支。三人知道。今天總是什麼神誕。或是香期。故此熱鬧非常。當下也無心去流覽廟景。走到一個知客僧面前道。借問少師傅。可有一位印光師父在此麼。那位知客僧正在同一個女檀樾。嬉皮笑臉的答話。却

被他們三人一打岔。他心中異常憤怒。把眼睛對他三人上下一瞧。話也不答。仍舊和顏悅色的去逢迎那位女檀越去了。許建登時火氣上沖。欲待發作。却被忽來子止住。祇得暫時忍耐。回頭忽來子又對一個知客僧問訊。不料這位知客僧兩耳有點重聽。一連問了幾遍。他還是睜目不語。指東畫西的招待香客去了。袁崇厚這時忍無可忍。走上前去。抓住先前迷色的那個知客僧道。我們前來訪友。客客氣氣的問訊。你這禿賊。僅敢勢利欺人。全不理睬。是何道理。一面說。一面用點穴法把他的腰穴點住。使他吃點小苦。看你下回還敢這樣無禮待人否。當下這個知客僧被他點住腰穴。馬上周身酸疼。不能動彈。口裏大呼救命。却驚動了滿廟和尚。一哄的來了三五十人。其中有一個監寺僧。名叫慧聰的。問明情由。一面向忽來子三人道歉。一面飛報方丈。少停。只見一位鬚眉蒼白。精神飽滿的老和尚。手裏拿着一根百十來斤重的鐵杖。健步如飛。來到殿上。訊問情形。忽來子即上前道明原委。老和尚即將知客僧的穴道點回。飭他向三人倍禮已畢。老和尚又切實的告誡全寺僧衆一番。回頭約他三人向殿後行來。僧舍櫛次。何止百數。迴廊盡處。有一張月洞門。老和尚指着那張門。對他三人道。你們三

位的師父徒弟。現在那個園裏下棋哩。一面講着。已經走進園門。只見古檜高槐。濃陰夾道。時花繞架。豐草盈階。左軒右池。松竹交錯。軒門口有一小匾。題曰：超然。朱欄翠閣。徘徊忘返。忽來子說道：到此心曠神怡。清雅宜人。令人不覺超然有出塵之想。老和尚又帶他們走過木橋。爬上假山。來到八角亭前。忽來子抬頭看見匾額上題『隔凡』二字。兩旁對聯上寫『白雲疑向枝間出。明月應從此處留。』不覺拍手讚美。這個時候。老和尚已經先進亭內。看見金鈎李同印光正在那里下棋。就將三人來歷說明。李印即推棋來到門口。恰遇三人走進門來。當下大家見禮已畢。依次坐下。老和尚即走出來。吩咐香火預備茶飯。款待他們。這裏師兄弟師徒五人。久別重逢。自有一番談論。金鈎李即開口說道：自從賢弟一別之後。愚兄即想赴岳州。去看望老友袁樹德。那天走到贛州。順便探望我的姑丈姑母。不料到達之後。只見門口白幡高掛。寂靜無人。我心中大駭一跳。走進門來一看。當中一個靈堂。供着我姑父姑母的靈位。我不禁大慟哭祭一番。起來問那個老人家劉德。姑父母究竟因何得病而死。事先爲什麼不寫信告訴我。死後可有遺囑。姨娘同表弟劉馥。到那裏去了。你快快講給我聽。劉德不覺大

哭起來。說道。講起來。真是可憐可恨。我們老爺太太。因爲年將花甲。膝下無兒。因此求神拜佛。修橋鋪路。夏藥冬衣。廣積陰德。十幾年來。如一日。依舊毫無生養。太太因爲自己年紀太大。恐怕沒有生養。豈不斷送了劉門後嗣香烟。故此暗中吩咐媒媪。物色一個二十左右的女子。替老爺納妾。恰巧鄰近有個老儒。名叫王道藩。兩老夫婦。年屆花甲。膝下尤虛。只有一個女兒。取名慧珠。品貌雖然說不得是傾國傾城。却也端莊賢淑。自小就由他父親教讀詩書。聰明異常。過目成誦。就是針線女紅。也是獨出心裁。比旁人格外繡的好。他父母愛同掌珠。不肯輕易婚配。所以年當二八。尙猶待字閨中。父女人。靠紡織爲生。到也清閒自在。不料那年瘟疫盛行。死人不知其數。王老夫婦雙雙去世。慧珠哭得死去活來。兩老身後一切。家中一點勿有。毫無辦法。慧珠只得出外募化。沿門哀討。有個趙媒婆。卽帶他來叩見太太。哭訴情由。太太聽得十分可憐。就施給棺木二口。另外又送五十兩銀子。作爲殯殮各項使用。慧珠千恩萬謝的磕頭出來。回到家裏。就央隔壁張家伯伯對門的李家嬸嬸。過來幫忙。纔算把他兩老的事情辦好。慧珠在墳前哭得昏死過去。幸得李家嬸嬸百般勸解。纔把他攙扶回家。一個人在家

裏想起父母的恩情。及自己以後的終身結果。越想越傷心。整日的號啕痛哭。幸得李家嬸嬸。常常過來安慰他。纔算吃點粥飯。可憐一個十幾歲的女子。已經憔悴得不像人兒樣了。那天趙媒婆領了十八九歲的姑娘。來見太太。太太因他人品粗糙。不大合意。順便又問起慧珠的光景。隨即吩咐丫鬟取了五兩銀子。交給趙媒婆。叫他帶把慧珠做日用。并且叫他不時來走動。免得在家裏苦悶。趙媒婆領命出來。一口氣就跑到慧珠家裏。說道。我這幾天真是忙得很。沒有工夫來看你。我想你父母死後。可憐你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兒家。怎生過活呢。今天我到劉老太太家。又替你訴了一番苦。劉老太太被我說動了心。隨即拿五兩銀子。要我帶來把你。一面說。一面打袋裏拿出一錠小小的元寶。交給慧珠。慧珠說不盡的感謝。馬上去打酒買菜。請趙婆吃飯。趙媒婆平生最喜歡的就是酒。一看見了酒。必定要吃得瓶空罍盡。爛醉如泥。方肯丟手。因此大家替他取個混名。叫做酒罍子。當下慧珠端正好了杯盤。就請趙媒婆上坐。自己在下坐相陪。一盃一盃的勸飲。趙媒婆是個今天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酒明日愁的人。被慧珠勸得酩酊大醉。笑嘻的對慧珠道。我看姑娘年紀又輕。才貌又好。你的爺娘在世。

爲什麼不替你早早選配一家人家。到現在只落得孤苦無依。真正可憐。老身有句不中聽的話。就是劉員外夫婦二老膝下無兒。百萬家財。無人承受。因此廣修陰德。求個後代根苗。劉太太託老身代他尋一個像模像樣的姑娘。給老爺作個偏房。不想揀來揀去。沒有一個中意的。我看你姑娘。人品才能。件件出色。劉太太素來又很歡喜你。所以你爹娘死後。他肯這樣幫忙。豈不是另有用意麼。老身并不是想貪圖什麼。實在是可憐你無依無靠。劉家家私又好。員外太太人又忠厚。你若是願意去侍候劉員外。他家過的日子。總比現在好得百倍。將來能得生養一男半女。還怕不平地登天麼。姑娘你怎的一聲兒也不做聲。我今天多吃了幾杯酒。說的酒話。你願意的。就聽聽。你不願意的。就當我放屁。就是千萬休怪我。慧珠聽了。微微嘆了口氣。說道。姥姥。我雖然沒有多讀詩書。却也稍知禮義。古來多少孝女。捨身救父。賣身葬母。我不敢說是孝。當那天劉太太捨給棺銀的時候。我想着我這個伶仃的窮丫頭。拿甚麼報答人家呢。當時就有捨身投報的意思。但是因爲葬事未了。不忍拋離我爹娘幾根苦骨。現在諸事擺擋了。我本要請姥姥去道達這番意思。不料姥姥也是這般說法。那是再好也沒有。今天

姥姥不嫌棄。就住在姪女家中。明天一同到劉府去。我將父母給我的身子。報葬父的大恩。料想天人都要可憐我。旁人的言論。也就顧不得許多了。趙媒婆聽了。祇點頭讚嘆。這時趙媒婆已將兩瓶酒。喝個精光。望了望桌上。便起身添了一碗飯吃。幫同慧珠收拾了碗筷。已是二更天氣了。他倆又閒談了一會。便上床睡覺。次日早晨。兩人起來梳洗了。趙媒婆便告辭出門。先去劉府。見了太太。將昨日的話。向劉太太細述一番。劉太太聽了。甚爲歡喜。忙叫丫頭去請了員外進來。將慧珠圖報的原委。告訴了員外。那知劉員外搖頭道。他是書香門第的伶仃孤女。豈可乘他危急之故。納爲妾媵。況且年歲既不相當。物議尤屬可畏。當初我助他棺銀。祇是憐念孤窮。并無他意。現在這麼一來。我豈不是成了蓄意謀他。反而變了名教罪人麼。我劉槐情願絕嗣無後。萬不肯做這種不情不義之事。言罷。卽往書房去了。劉太太曉得劉員外脾氣古傲。不能勉強。只好把這事暫時擱起不題。不料到了晚上。王道藩居然託了個夢。把劉員外。慧珠也夢見他父親。都是說他們應有姻緣之分。天數不可強違。劉員外把夢。次日起來。悶想了一會。便坦然將夜來的夢境。告訴太太。劉太太正在要乘此勸他納慧珠做妾。恰巧

趙媒婆也走來相見。還沒有坐下。就把慧珠夢見他父親的話。從頭至尾告訴劉太太。劉太太便乘機苦勸劉員外。收納慧珠。莫誤良緣。趙媒婆也再三的說。慧珠矢志相從。劉員外便也默然不語。微微點頭。劉太太大喜。又恐事久多變。便忙叫趙媒婆前去說妥。擇期迎接過門。迎娶的那一天。慧珠就靈前卸除孝服。拜別爹娘。痛哭一番。乘轎隨趙媒婆來到劉府。拜見過員外太太。安心作妾。三朝之後。親友戚族。聽得劉員外納寵。都紛紛前來道賀。劉員外道謝宴客。自有一番熱鬧。不必細表。那衆賀客當中。有個名叫劉權的。是劉員外的堂弟。年紀不滿四十。却生了三男二女。爲人陰險奸詐。刻薄成家。積有三五萬銀子家私。常常販貨到湖廣去作買賣。所以在佛山鎮上買了一片房屋田地。居然算個富家。因爲喜歡廣東天氣。不分冬夏。四季皆春。遂將家小一并遷往佛山。贛州只有一棟房屋。留了一個姨太太。和一個當差的經管。作個自己回鄉的往來住宿之所。因爲劉員外有錢。便和他格外親近。所以得知劉槐納妾。便趕先親往稱賀。因此劉員外宴客的這天。劉權也被邀在座。慧珠照例出來拜見了各位親友之後。便去招呼酒菜。這時劉權就對劉槐說道。大哥。我看你的年紀有了一把了。還弄此不

祥之物。來到家裏。何苦自捐壽命呢。你如果憂愁後嗣。我老早就對你說過。把我的大兒子承繼把你。不是一樣的麼。要是命裏注定沒有兒子。不要說是討一個姨太。就是討十個八個。也是沒用的。現在討了這個女子。不要說自己斷喪自己的精神。亦且糟塌了人家的女兒。也是罪過得很。今天是大哥喜慶的日子。做兄弟的並不是來打破你的吉兆。拿話來教訓你做哥子的。實在是衛護你的話。怪不怪我。聽憑於你。原來劉槐做官經商。半生積蓄。有百十多萬銀子的家私。只以膝下無兒。所以不惜錢財。多行善事。冀得上天憐佑。生個兒女。以娛晚景。劉權早已垂涎他這一份大家財。生怕他生了兒子。他就沒有指望了。因此屢次拿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的話。來勸解他。并且把自己的大兒子劉馨。年紀已有十八歲了。承繼過來。以便實行他的侵奪主義。今天當着衆親友說了一大篇堂皇官冕的話。有的也有讚成他的話的。有的也有痞薄他的。簡直把個劉槐氣了個半死。一個人不言不語的。走進後堂。因爲心裏一氣。弄得頭昏眼花。忘記了一個門檻未跨。一交跌撲過去。手脚朝天。半晌動彈不得。恰巧慧珠走出前廳。一眼看見。連忙三步併兩步的上來攙扶。攙了半天。一動也不動。慧

珠遂卽趕到外面叫喊。這裏一衆人等。大家飛奔進來。七手八脚的。把劉槐抬到床上。已經是說話不出了。太太同慧珠一面哭着。一面替老爺捶胸敲背。又叫人去請醫生來。這個時候。許多賓客。除了幾個切心的。在此帮忙外。其餘的早已逃去了。祇有劉權一人。心裏說不出的歡喜。表面還是裝做愁苦不堪的樣子。問長問短。一會子醫生來了。把脈一把。說是中風不要緊的。馬上取出銀針。在身體前後四肢打了幾針。只見劉槐大叫一聲。氣死我也。於是大家盡皆歡喜。向醫生道謝。醫生又開了一個藥方。太太看了滿心歡喜。隨卽叫家人去包藥。又另外拿了五十兩一個的大元寶。拿了兩個。送給醫生去了。這裏幾個人客看見無事。也就各自回家。只有劉權心中十分氣悶。總望兄嫂快點死了。他可以獨霸家產。總想不出一個好法子。看看年關已屆。各處賬項不得不結算。只得又到湖廣去了。不料時光易過。轉眼又是半年。王慧珠的肚子。一天大似一天了。八個月滿足。居然生下男孩。劉槐夫婦同慧珠和一家上下人等。沒一個不歡喜。等到滿月。又是開筵慶賀。劉員外因爲自己今年六十歲的整生。又是頭生兒子。所以窮奢極麗的大事鋪張。酒席堂戲格外熱鬧。又到滿城各庵觀寺院。燒香還愿。叩

謝神恩。又預備二千兩銀子散給窮人。這天所有遠近的親友及城內的官宦紳耆。個個請到。真是車水馬龍。盛極一時。劉權在廣東聽得了。憤恨萬分。而他狠毒的心腸。却也無時無刻不在他心中打算了。到了滿歲的時候。劉槐替他兒子取個學名。叫劉馥。每日教他講話。却是聰明非凡。一教就會。父母愛同掌珠。親自俯抱。從不假手於人。慧珠尤爲寶貝。韶光易過。轉眼又是四年。劉馥已是五歲了。這天劉員外選了個吉日。請了一位先生來開學。不免又是熱鬧一番。到底劉員外年紀也太大了。這天因爲兒子上學。心裏十分歡喜。就多吃了幾杯酒。弄得酩酊大醉。他們扶他回房睡了。到了半夜裏起來小解。一個不留心。又是跌了一交。從此就臥床不起了。一家上下人等。沒有一個不傷心痛哭。一而寫信通知劉權。一面備辦後事。這裏劉權接了書信。不覺大喜。連忙趕回家來。明爲替哥子辦理後事。實則是貪圖這一份家業。只可憐劉太太同慧珠。心田忠厚。一點也不覺察。劉馥年幼。更不用說了。所以劉權大權獨攬。爲所欲爲。毫不顧忌。只有老家人劉德秉性忠直。事必躬親。因此劉權還要怕他三分。其餘的簡直不用說了。過了七七之後。就把劉員外抬到鄉下去草草的安葬了。回到家裏。就拿柴米

艱難。諸事省儉的話來做題目。把所有的一衆僕役。統通辭去。只有劉德。他死也不肯走開。定要跟隨小主人。以報員外太太的恩德。劉權表面上。把他沒有法子。只好由他。但是心裏却啣恨入骨。在這個喪期當中。所有一切的開支。都是劉權一人經手。由他浮開冒支。私肥不少。劉太太起先看見劉權回來帮忙。心裏到着實歡喜。以爲到底是自己人。總有個關顧。不料劉權的舉動。越看越不對路。心裏自然又氣又急。因此暗地裏。就同慧珠商量個對付的法子。那裏曉得他們所講的話。統被劉權在牕外偷聽得明白。他心裏想要先用個什麼法子來制服他們。纔好達到目的。本來慧珠長得花容月貌。秀麗非凡。劉權早有染指之心。只以劉槐在世。家規極嚴。無從下手。他現在聽了他倆商量的話。他想不如趁早把慧珠哄騙到手。豈不一舉兩得。因此朝思夜想。只以耳目衆多。無從下手。剛巧那天是清明節。劉太太帶了馥兒和劉德。辦了幾樣酒菜。前去祭墳。慧珠因爲頭昏腹痛。不能行動。劉太太就要他在家裏照料。不必同去。這裏三人出門之後。那知家裏就出了一場大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謀遺產劉權行凶 護貞操慧珠死節

却說劉太太帶了劉馥。老人家劉德三人上墳去後。慧珠一個人睡在房裏床上。想想自己的身世。哭了一陣。不覺就朦朧睡去了。那知劉權聽得劉太太出去上墳。慧珠因病不去。把他喜歡得什麼樣似的。等劉太太去了之後。他就躲在慧珠的牕外。偷看慧珠的舉動。起先見他哭。他就想借勸解爲名。走進去的。剛剛門外有個更夫來討看更錢。他只得走了出來。打發更夫去了。就把大門關上。大膽的走進慧珠房裏去了。這時慧珠已睡着了一點也不知道。劉權於是輕輕的走到床邊。揭開帳子。看見慧珠睡着的樣子。格外好看。不由他色膽包天。獸性怒發。嘴裏還喊着我的親親。身子却已爬上了床。一把捱到慧珠的身上。剛要替他寬衣親嘴的時候。慧珠已驚醒過來。睡眼朦朧的看見一個人捱在他身上。不覺大喊起來。劉權就趕快把他嘴巴猛住。使他不能喊叫。却對慧珠嬉皮笑臉的。做出那些說不出來的肉麻樣子。這時慧珠被他捺住在下面。他到底是個女人。那裏掙紮得脫。一時情急智生。他就假意對劉權說。你起來讓我小解之後。好好的寬衣就枕。這像個什麼樣子呢。劉權聽了說道。好好。我還怕你逃到什麼地方去不成嗎。一面翻身爬起來。讓慧珠下床小解。不料慧珠走下床來。順手在

桌上拿了一把茶壺。向劉權頭上打來。劉權把頭一偏。沒有打着。却被開水把嘴臉燙痛了。更使他氣憤。直奔過來。捉拿慧珠。慧珠口裏一面喊叫救命。一面跑出房間。向書房跑來。想要找先生救護。不料先生因爲馥兒上墳去了。他也老早出去逛街散心了。慧珠來到書房。看見先生不在。他想不好了。今天定要遭此賊的淫辱。如何得了呢。他本來是有病的人。那裏經得起這麼一急一氣。眼前一黑。不覺跌倒在地。劉權早已趕了過來。一把揪住慧珠這頭髮。一手就將他亂打。說道你這賤人。日前你倆所商量的話。都被我聽見了。你怕我還不曉得。我今天有意抬舉你。你不好好順從。還要來傷害我。我看你的心。是狠毒不過。你現在好好的順從便罷。不然我就要你的命。慧珠到底是個女人。又在病中。那裏抵得過劉權的力氣。掙了半天。還是掙不脫身。嘴裏氣喘吁吁的要喊。也喊不出來。順口就把劉權的左耳。拚命的一口咬了下來。說道我就死了。也不饒你這賊子劉權的性命。說着不禁嚎啕大哭起來。這時劉權痛得滿地打滾。爬起來把慧珠一把揪住。咬牙切齒。不管上下。將他亂打。一頓只打得慧珠死去活來。口吐鮮血。他還不肯放手。聽見外面打門的聲音。他纔住手。前去開門。一看進來的却

是先生。他也不言不語的回自己家裏去了。這裏先生來到書房門口。聽見裏面有人啾的聲音。他走攏來一看。却是女東家。被人打傷了。週身是血。只有一口氣。在那裏呼吸。他正在急得不了的時候。太太三人回來了。先生就趕出來告訴太太。太太攙了馥兒。劉德跟在後面。走進書房。看見慧珠蓬頭散髮。鮮血淋淋的樣子。十分可慘。不覺得哭起來道。妹妹。你恁麼樣了。將纔我們出去的辰光。你還是好好的。這是恁麼一回事呢。你趕快講把我聽吧。一面說。一面叫劉德把慧珠抬到裏面去。又要他趕快去請醫生。劉馥看見娘這個樣子。也站在旁邊啼哭。慧珠這時已攸攸的醒轉過來。嘆了一口氣。眼淚也撲簌簌的吊下來了。伸手挪住劉馥的小手。止喊得一聲我的親兒呀。却又是一口鮮血。直往上衝。昏了過去。只把個劉太太駭得魂飛魄散。走到床邊。替他捏人中。摸胸口。嘴裏不住的喊妹妹醒來。妹妹醒來。兩行眼淚滾滾的灑了慧珠一臉。一身都是。他又連忙拿手巾來揩。一會兒慧珠又醒轉來。對太太說道。慧珠承老爺太太的恩德。真是粉骨碎身。難保大德。現在被劉權逼姦不從。將我毒打。我死了都不饒他的。太太你千萬自己保重身體。遇事留心。以免再受那賊子的暗算。馥兒年紀幼小。總望

太太好生撫養。將來也可替我出口氣。那怕我就死了。也要感激太太的。講到這裏。不覺鮮血直往上冲。大叫一聲。手脚一伸。就此歸西去了。太太抱住了尸體。號啕痛哭。馥兒也在一旁啜泣。這時劉德已請醫生進來。却已不中用了。只好打發醫生走了。就叫劉德去備辦棺木衣衾等件。又請了幾個僧道超薦。忙了半個月。纔弄好了。抬下鄉去。就葬在劉員外墓側。劉馥雖年紀幼小。樣樣都懂。常常想起了娘就哭。連飯都不肯吃。先生看見他這個樣子。也陪了他不少眼淚。劉太太越發不用說了。却說劉權聽得慧珠死了。心中好不歡喜。急忙跑來。假意殷勤。問長問短。却被太太同劉德指着他。一五一十的大罵。惱得劉權性發。對他們說道。你們好好的安分。還給點飯把你們吃。否則統滾出去。只把個劉太太氣得手腳冰冷。當夜臥床不起。不多幾天也就嗚呼了。劉德帶領劉馥遵禮成服。一切喪葬的事。都是有條不紊。這也不必細表。再說劉權看見太太已死。他於是跑了過來。就把所有的田地房產的契據。和一切金銀細軟。統通檢點收藏起來。又把先生辭了。每日裏看見劉馥不是打就是罵。總說他是私生螟蛉。不能來攪亂我們劉家的血統。因此就把他趕了出門。只把個劉德氣得要死。打了一個包。

裏跟隨劉馥出來。走了十里路程。劉馥却也走不動了。就在一個過路的茶棚裏坐下歇息。劉德就向他道。小東人。你打算往那裏去呀。劉馥聽了不覺一陣傷感。哭了起來。道。前路茫茫。不知去處。總求叔叔指教。哦。劉德說道。小東人。你不要着急。老奴受了員外太太莫大之恩。無從報答。今天跟隨你出來。原是路上保護你的。現在我想起了鎮江府城。員外還有一個表親在那裏。我看不如就到鎮江去看看。好不好呢。只可憐劉馥五六歲的人。他曉得什麼。聽見劉德說起鎮江有個親戚。不勝歡喜。說道。不是叔叔說起。我一點也不曉得。我們就到鎮江去罷。說完了。兩人就起身趕路。一個是老態龍鍾。一個是伶仃幼弱。那裏走得動。一天只好走幾十里罷了。一路餐風宿露。曉行夜住。走了十幾天。纔到淮北。那天落在一家客店裏。不想劉德年紀大了。路上又受了點風霜。到了晚上。就大寒大熱的生病來了。只把個劉馥急得不得了。打開包裹一看。只有三五兩散碎銀子。連忙拿了出來。叫人去請醫生。看脉包藥。又用了二兩銀子。那裏曉得這付藥吃了下去。當晚就死了。只急得個劉馥走頭無路。手裏又無銀兩。想想自己的身世。不覺放聲痛哭。却驚動了左邊官房裏面的一位官府。派當差的出來問問。

什麼事情。這棧房裏的伙計。就替他說了情由。那當差的回身進去。不多時又走出來。說。我們老爺叫那小廝前來有話問他。那伙計就走到劉馥身邊說道。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要哭了。現在有位官府喊你前去問話。你好好的去說罷。看你的運氣。作興周濟你一點。也不曉得的事。劉馥聽了。只得收淚。跟隨那當差的走進左邊官房裏去。看見上面坐着一位四十多歲年紀。八字鬚鬚。白淨臉皮。頭戴亮藍頂子大帽。身穿開氣袍。足登粉底靴。手裏拿了一根煙袋。在那裏吃煙。劉馥走上去磕了一個頭。爬起來又止不住的暗泣。那官府問他原由。他只得一五一十的訴說。那官府見他長得聰明俊秀。一表非凡。心裏十分可憐他。就對他說道。我看你孤苦伶仃。十分可憐。我現拿十兩銀子周濟於你。你趕快去把葬事辦妥。就在我身邊當個小廝。同我到揚州任上。將來我再替你父母伸雪。提拔提拔於你。你可願意哩。劉馥這時說不出到感激。又磕了幾個頭。拿了銀子出來。草草的將劉德棺殮埋葬妥當。明天就同這官府啓程。這天走到淮城。不知怎樣的。劉馥把一個鼻烟瓶打碎了。被那官府打罵了一頓。劉馥跑到外面來偷哭。却巧金鈎李打那裏走過。看見劉馥氣宇非凡。儀表不俗。因即訊問情由。劉馥

告訴了底蘊。金鈞李卽走進館驛。叩見那位官府。祇說劉馥是他外甥。遭難在外。蒙恩搭救。現在情願繳還奴價。贖領完聚。那官府無法。只好答應給他領了回去。金鈞李同劉馥回到自己家中。每日教他武藝。劉馥報仇心切。人又聰明。故此不上五年。居然練得本領出衆。武藝超羣。幾次三番要辭別師父回去報仇。金鈞李對他說道。你小小年紀。人地生疎。諸多不便。這樁事包管在爲師的身上。你不要心急的。我今天就要動身到佛山去。與你大師兄二師兄會除那賊。回頭就到長沙。你不如先到長沙去等我們罷。劉馥唯唯聽命。收拾了一個包裹。就拜別師父。取道往長沙去了。金鈞李就借劍光掣電般向南去了。到得佛山。會見印光。就把劉權一家結果了。來到長沙。遇見了忽來子和袁崇厚許建等。大家就在城隍廟裏。敘了一番。到了明天。劉馥也來了。拜見了師父。和師叔師兄。就問師父到佛山去怎樣的處置。金鈞李隨將殺死劉權一家九口情形。一一說知明白。劉馥又上前謝過師父。然後大家商量到岳州去的辦法。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石植武府衙揭奸 金鈞李猴牢誅蠹

却說金鈞李等都在岳州袁崇厚家中住下。探聽洞庭湖中君山水寨的消息。一日袁崇厚聽得人說長沙縣新補李仲威便告訴許建并說道李仲威不是劫你護送的那個仇孝子的強盜麼。但是仇芝田說他是湖廣衡山人他怎能做本省的官咧。印光在旁聽了便道。世間同名同姓的儘多。或者另是一個李仲威罷。許建道。我記得仇芝田說過劫他的那個衡山李仲威。綽號歪頭龜。腦袋是歪的。故此又叫歪頭李。我們只須着個人乘便看看便知道真假。若不是歪頭李便罷了。倘若是他再去除却不遲。大家都道有理。便議定要小師弟劉馥前往。不到十日劉馥回來。大家便問探得怎樣。劉馥道。我到長沙正逢着李仲威出衙行香。看了個仔細。果然腦袋是歪的。還帶着五官都不正。又聽得近日長沙府城裏自從李仲威到任便接連出了幾個大竊案。還有一案是黑夜持刃姦殺幼婦。案情很重。知府急得了不得。將差壯亂比。又扎飭兩縣限期獲案。却是一根賊毛也沒撈着。大概是這小子官運不通。所以出了岔事兒了。金鈞李聽了道。這些事難保不是有人和他作對。故意闖的。不就是李仲威或是他的黨羽幹的。咱們除却了王霖。却來了這賊長沙百姓。真是命苦了。忽來子道。這事是你我種因。倒

不能不由你我結果。咱們就走走罷。金鈞李道：「這個自然。只是人多反不好。咱們倆就殺了。你等兄弟。還是在此訪着君山消息罷。崇厚等答應着。他兩人便發出劍光。身劍合一。恍如兩道長虹。掣電般向南去了。約摸頓飯工夫。二人已到長沙城外曠野之地。收住劍光。走到城邊。將足一蹬。跳過護城河。上到城頭。那時正是初更將盡。萬籟無聲。二人便在城樓前面一株桃花樹下坐着休息。忽見離城兩箭遠近。一條黑影走屋面上。一閃就不見了。二人看的明白。跟着那黑影便追。一轉眼到了長沙府衙。那黑影下去了。二人方要跳下察看。那黑影又從下跳上。直奔縣衙。忽來子便隨着追去。金鈞李便停步聽了一聽。見府衙沒甚動靜。便也隨後跟來。一前兩後的。來到縣衙監獄屋上。那黑影一反身下去了。二人便在屋上候着。看着鷄鳴三唱。不見那黑影出來。便回到城樓。金鈞李道：「看來縣獄裏面。竟有異人埋跡。我想先入獄裏探看一看。賢弟還是在天心閣候我罷。忽來子應允了。金鈞李便跳出城外曠野。候着天明。走進城來。到了長沙縣前。便故意和賣菜人尋鬧。縣裏差役看見。便來么喝。金鈞李便說差役不公。一陣扭打。抓破了賣菜人的面皮。又打傷了一個差役的腦袋。其餘的差役和縣裏的民壯。

便一齊動手。將金鈞李橫拖直拽。拖進衙裏。一面拳打脚踢。一面套上鎖鏈。抬了受傷的人。傳報內衙。一會見出來個親隨。傳語道。太爺說知道了。收到監裏去罷。衆人便把金鈞李押到監獄。交付過了。牢頭便叫金鈞李拜獄神。金鈞李大喝一聲道。俺不省得。那牢頭冷笑道。這會兒要你充好漢。等會給你個規矩。你纔曉得老子的利害啦。便叫小牢子把他帶進去。說着開了獄門。將金鈞李推入。那時衆囚正開了早封。在院中過那一霎時的快活光陰。一堆一堆攢簇着閒話。聽得獄門開處。進來一個白髮老者。衆人都嚷道。又來了新客了。金鈞李哈哈大笑道。我是特來嘗味的。看這光景。苦惱得很啦。衆人一聽。不由的都笑起來。便言三四語說道。你大概是初次遭難。不懂規矩。待我們說給你聽罷。大家都是受難的。不忍看見你吃虧啦。金鈞李道。不過胡亂混他幾天罷了。誰指望在這裏面創祖業麼。還學他娘的什麼規矩啦。衆囚道。你不相信。我們的好話。等會就會知道的。金鈞李笑道。等會不過吃吃點心罷咧。衆囚見他說不入港。便漸漸的引開去了。金鈞李縱目四看。不知那個是昨夜的黑影。只望着衆囚一個個看去。却都是面有菜色。骨立形消。十分可憐的模樣。不由的起了個憐念之心。從懷裏掏

出一包散碎銀兩。在台階上搭配均勻。叫道。我看諸位都是苦惱。這些銀兩。諸位便拿去使用罷。衆囚聽了。都奇怪起來。便道。你何不把銀兩送些給牢頭趙義。再將些給牢裏的老犯。免得吃苦不好麼。你有這東西。正好留着救命。我們怎好忍心使你的啦。金鈎李道。諸位休要管我。快些拿去罷。說着。便一份一份散給衆囚。只見那東牆邊站着一個矮小精幹的人。兩眼只向自己瞧着。却不過來取銀兩。金鈎李便知道那人八成就是昨夜那個黑影。方要上前和他攀話。恰值那牢頭趙義進獄收封。連推帶扯。把金鈎李上了櫃子。趙義便掄起碗口大小的木棒。撲撲的亂打。那知金鈎李沒事人兒一般。反倒哈哈大笑。打斃了麼。換個樣兒罷。那趙義氣的暴跳如雷。叫夥計取刑具來。一時那些什麼蜻蜓點水。倒掛竹筒。種種私刑。都用盡了。金鈎李還是絲毫無傷。趙義只得搭訕着向牢子道。這人多管是得了瘋病。多加兩付鍊。你們好生看守罷。便叫牢子給金鈎李釘了三副頭號鐵鍊。又上了兩副手銬。纔撥定了金鈎李的囚房。收了封。恨恨的出去了。到得夜間查過了監牢。金鈎李便想去尋那人。忽見房門打開。眼前黑影一閃。日間靠牆站立的那人。已到面前。金鈎李便假裝沒看見。埋頭躺着。那人推了

推他的腦袋道。朋友。你爲什到此。金鈞李翻身坐起道。就爲你到此。那人怔了一怔道。你爲我何來。金鈞李道。爲訪你來。那人道。你怎知道我。金鈞李道。你又怎知我。那人道。我今日日間。見你舉動。便知你是個英雄。故來問你。金鈞李道。我昨日夜間見你舉動。便知你是個異人。特來訪你。那人大驚道。你見我麼。金鈞李道。你沒見我麼。那人道。你爲甚要探訪我的踪跡。金鈞李笑道。好漢借好漢。你還問什麼。那人道。你貴姓啦。金鈞李道。我叫李淮南。那人道。你可是飛道人的弟子。千里俠的帥兄。海州金鈞俠麼。金鈞李微笑道。然也。那人道。我便是君山寨的石植武。因爲這縣署的狗官。是個毛賊。借官遮目。偷盜百姓。姦殺幼婦。特來除他的。昨夜纔得覩他的實在。便暗地裏遞了個信給府裏。好破案拿他。除却民賊。所以遇着了。你前輩長者。此賊大概在日內可以就捕。我就好回寨去了。你老若不嫌棄。便請到敝寨盤桓幾日。我們寨中的方四弟。還是千里俠的弟子。老你總該賞個光罷。金鈞李道。我也因要除歪頭李。纔同師弟千里俠來到長沙。他還在天心閣等着啦。現在此賊。既已被你處置好了。我們也不必耽擱。就此走罷。出去再和師弟到貴寨拜望。說罷。站起來一提氣。那骨節便碎磁般的爆響。石植武

也便跟着立起。只見金鈞李帶的鎧鎧都已成了小段的碎鐵散在地下。了二人出得屋簷。只見忽來子立在屋上道。怎的纔出來呢。金鈞李道。你來此做甚麼啦。忽來子道。我在閣上。看見縣前火光。忙去看時。原來是知府帶着營兵在捉拿李仲威。那賊上屋想逃走。被我一個耳光。打了下去。見已捕了。便來接你回去。金鈞李也將前事說了一遍。忽來子便和石植武見過。便即忙來到牢前。忽來子道。這牢頭十分可惡。不如把他了結。也替衆人除了一個禍水罷。將手指向趙義臥房窗上一指。只見一道白光。透入窗去。霎時飛回。托在手中一看。知道寶物沒空回。略拭一拭。便收過了。諸事已畢。便同展夜行術。出了城垣。忽來子向石植武道。你我分路走罷。約計你回到君山之日。我等再來奉訪。石植武問過二人住處。便道。方四弟想念許久了。你老定要來的。忽來子道。決不愆期。說罷。唵的一聲。金鈞李和忽來子都無影無踪。石植武見了。不勝羨慕。想方四弟也有此本領。只可惜我無緣。不會學得。此回如果他們來山。一定要方四弟替我介紹。和他學習。想必他們一定會肯的。想到這裏。不覺心中大喜。便向大路上趲行回山。報告朱恆方柱知道。準備迎接他們。這且不說。再講安徽蕪湖有個陳遂。生得豹

頭環眼。虎步熊腰。身長八尺。聲如巨鐘。兩臂有千斤之力。祖上也是軍功出身。自小不喜讀書。專愛耍槍弄棒。惹是招非。他父母死了之後。越發無所顧忌。把幾十畝田地賣了。接交一班流氓地痞。嫖賭吃喝。不上一年。敗得乾乾淨淨。那一天吃醉了酒。打死了一個門軍。因此逃亡在外。遇着了金毛犴。收他爲徒。學得一生的本領。他于是在長江一帶。設立一個鏢局。又收了幾個徒弟。專一替這些過往客商。保鏢度日。因爲他喜用大刀。他自己那把刀。上下都是鐵打成功的。足有四五百斤重。他用起來。好像使木棍一樣的。毫不費力。於是大家就喊他做大刀陳。遂他手下幾個徒弟。盡都是不中用的。只有一個方正。本領却還不錯。他這個鏢局。設了幾年。生意倒還很好。自從金鈞李和忽來子出來之後。一衆大商巨賈。都改請他們保護。陳遂的鏢局。就無形的冷淡了。陳遂得知情形。不覺大怒。正要找他倆算賬。剛巧黃山有兩個大盜。一個姓鄭名通。生得滿臉漆黑。別號人稱穿山甲。一個姓郭名文遠。生得滿臉通紅。別號人稱火龍神。兩人都是江洋大盜。本領非凡。同陳遂都是八拜之交。只因犯案纍纍。官府捕拿太緊。因此帶領一班弟兄。來到黃山。做個根本。這山生得懸崖直壁。鳥道羊腸。形勢非常險要。被

他們佔住了。把山上佈置得井井有條。因爲人數太少。這天由郭文遠親自下山來約陳遂入伙。陳遂本來心懷不正。久有圖謀不軌之心。只以人手薄弱。根據全無。因此作罷。現在看見郭文遠前來邀約。正中下懷。又以鏢局生意冷淡。藉此收場。只留一二個徒弟在店。探聽消息。其餘的都隨他到黃山落草。鄭郭就讓他做寨主。設筵慶賀。不題。到了明天。招集全寨的大小頭目。嘍囉兵等。共計也有二千多人。每日裏在山上操演步伐。十分威武。所有過往的客商。受害的也不知有多少。大家告到官府。屢次派遣官兵剿滅。總是失敗。而他們的名氣也一天大似一天了。陳遂因爲金鈞李同忽來子破壞他的鏢局。心裏十分憤恨。總想報復。常常派人出去打聽消息。這天有個頭目回報金鈞李等在長沙聚會。他聽得了。就下山向長沙進發。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陳遂大鬧武昌城 李忽同赴洞庭約

却說陳遂下了黃山。這天來到武昌。看見一家大門口。立了一個女子。真是生得傾城傾國。蓋世無雙。他看見了。不覺淫興大發。兩眼看着那個女子。一動也不動。立在那裏。這女子一抬頭。看見他那副怪樣子。不覺對他一笑。回身進去。便把門關了。陳遂以爲

他這一笑，定有意思。更是支持不住。就在那家門口四圍的看了個仔細。以便晚上前去採花。這是他生平最喜歡的事。等到上燈的時候。他吃了飯。就預備妥當。因爲時光太早。又到茶坊戲館裏去逛了一會。已是二更天氣了。他於是來到那個門口。飛身上屋。向下面細細的觀看。只是滿屋漆黑。不知那間房子是那女子住的。正在那里探望的時候。腳底一個不留神。踏了那塊有青苔的瓦上。身體向前一躓。人雖沒有跌了。去。瓦却被他踏爛了幾塊了。就在這個時候。東窗裏呼的聲射出一支鏢來。他連忙一跳。却打在左腿之上。把他恨極了。跳起來嚷道。休要暗箭傷人。有本事的。只管出來比試比試。話還未了。只見一個人。飛身上屋。一拳打來。一股白煙直撲過來。陳遂聞得一股異香。不覺骨軟筋疲。翻身栽倒。就被這人把他提了下來。四馬躡蹄的捆個結實。叫齊了一衆家人。點了兩盞大燈。預備好了。拿點解藥把他一聞。陳遂也就清醒過來。只因網住了。不能動彈。就破口大罵。那人問他姓名。今夜前來胆敢做什。陳遂笑道。你爺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黃山大刀陳遂就是我。只因日間看見你家姑娘好看。故此前來採花。不想中你奸計。你好好的放了我。就罷了。否則總有一天。要你全家的性命哩。

這人聽了。也不答話。叫人把他抬了。他跟在後面。一直望縣衙裏來。看書的列位。你要曉得。這個捉陳遂的。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原來這人就是夏口縣的捕快頭目。姓張名自強。別號人稱夜行鬼。他是了塵和尚的徒弟。學得一身軟硬的工夫。本領却也非常。又練就一雙夜眼。那怕晚上都可以看見十幾里路遠的東西。一夜工夫能走四五百路程。只是不會劍術。爲人却是豪俠尙義。現年五十六歲。老妻業已過世。膝下生有一男一女。男名俊英。女名秀英。都是才貌雙全。兒子今已十六歲。女兒十五歲。張自強愛同掌珠。他本是直隸大名府人。因爲現任夏口縣老爺。是他舊東家。因此攜帶兒女。來武昌保護老爺。家住在縣前不遠。每天散班時回來。教導兒女的書字武藝。到也安閒自在。自從陳遂拒敵官兵之後。上憲已有公文到來。不論府縣一體協緝解辦。陳遂來到武昌。張自強在街上看見他。已經注意於他。暗暗跟隨看他舉動。等到看見他在自己家門口張望。他就明白了。所以晚上回來。統通佈置好了。只等捉賊。那個悶香是他自己做的。名叫追魂奪魄香。利害無比。聞了此香。非得他家的解藥。必要二十四個時辰。纔得醒來的。閒話少說。且說張自強將陳遂解到縣衙。稟過老爺。因爲他是大

盜當夜就坐堂審問。陳遂一一招認不諱。隨即吩咐釘錄收監。一面申祥上憲請示不題。再說鄭通郭文遠兩人在山見陳遂許久不回。派人前去武昌探聽消息。聽說陳遂被押。連夜跑回山寨報信。鄭通叫郭文遠鎮守山寨。自己選了二百名精壯嘍兵。叫十幾個頭目。裝扮客商模樣。分頭帶領來到武昌城內。只等炮響動手。鄭通帶了十幾個頭目。等到黃昏時候。來到縣前。把信炮一點。響振全城。鄭通率領一班頭目。大喊一聲。衝進縣衙。打開監門。先把陳遂救了出來。這時二百名嘍兵。在城內四面放火。吶喊助威。這裏陳遂和鄭通分投殺進府衙縣衙。都是空無一人。他們曉得城裏有了準備。只得退了出來。走到街上會集了。鄭通說。只要寨主救出來了。我們現在寡不敵衆。不如趁早出城回山。下回再來報仇就是了。陳遂說。你們先出城去。我要去殺了張自強一家。纔出這口氣。講完了就飛步朝東向張家去了。鄭通只得帶了十幾個頭目。殺出城來。恰巧張自強帶領許多民壯捕快。把這些嘍兵亂斫亂殺。一班逃犯跑得慢的。通被他們捉住解來。路上碰見鄭通。張自強奮勇當先。直殺過來。鄭通急忙抵擋。這十幾個頭目也和一班步快對敵起來。鄭通雖然猛勇。到底賊人心虛。只想逃路。張自強越殺

越有精神。一步緊似一步。鄭通只有招架之功。并無還兵之力。不一會。城守營的兵丁。把這些嘍兵殺的殺。捉的捉。可憐二百名嘍兵。不會逃得一個。賴都司聽見這邊吶喊聲響。又趕快帶兵追來了。鄭通看見情形。曉得不妙。呼的一聲。飛身上屋。就想逃走。張自強看見。抖手就是一鏢。打在他的腎囊。鄭通一痛一慌。脚底一滑。就由屋上滾了下來。張自強趕過來。就是一刀。把他的右臂斫了。又一連幾刀背。打的動彈不得。然後叫他們綑綁。解進縣衙。這十幾個頭目。明知不是敵手。只得放下刀來投降。賴都司把他們十幾個頭目。一個個都也綁進衙門去了。只有陳遂到了張自強家裏。闖無人煙。心中十分的氣恨。在柴房裏點了一把火。跟着出來。追趕鄭通。迎面來了一個頭目。說寨主爺大事不好了。所有弟兄們統通傷亡殆盡。鄭寨主也被捉將官里去了。我們還是快點逃走回去再說罷。陳遂想鄭通爲來救我。反受牢獄之災。於心何忍。想要救他。又是孤掌難鳴。只好回去再來設法罷。於是使用夜行術。同那頭目飛到城外。然後叫那頭目回山去告知郭寨主。千萬不可妄動。等我回來商議。至要至要。陳遂等那頭目去了。連夜趕向長沙城來。暫且不表。再說武昌城的府縣。當夜坐堂。把鄭通和十幾個頭

目捉來審問一番。盡皆招認。劫牢反獄不諱。就把鄭通打了五百大板。十幾個頭目一人打了三百大板。打得兩腿鮮血直流。行走不動。吩咐釘牢入獄。嚴加看管。又將傷亡的嘍兵。分別處理。所有府縣兩監的人犯。因爲腳鐐未曾除掉。逃走不了。通被追捉回來。只有十幾個輕罪。未上刑具的。却已逃脫無踪。四城雖然放火。却只燒了十幾家店舖。隨即救滅了。這回總算是張自強事前防範得嚴密。事後又異常出力的剿捕。雖然逃走了一個陳遂。却捉了一個鄭通。沒有受重大的損失。府縣一面畫影圖形的捉拿陳遂。嘉獎張自強。一面申文上憲。奏請處分。這麼一來。只鬧得遠近皆知。金鈞李忽來子在岳州聽見了。就派劉馥去武昌探聽消息。明天回來。皆知底蘊。李忽二人心裏狠。不以陳遂爲然。大家正在談論之際。忽見空中來了一股劍氣。李忽曉得有人暗算。連忙運用劍氣來抵住。只見三道劍光。好像我們同門中人。這一定是陳遂來同我們作對。不能不仔細一點。免得傷了和氣。對不起師父。話還未說了。只見陳遂飛了過來。李忽見了。趕忙同他打招呼。陳遂氣憤憤的說道。好好。你們還要假仁假義做這種模樣兒做什麼。我好好的鏢局。被你們弄壞了。害得我走頭無路。今天大家勢不兩立。拚個

你死我活罷。不怕你們人多。就是一齊來。我也不怕的。李忽聽了。不覺十分詫異的說道。你說的話。我們完全不懂。這真是冤枉殺人了。陳遂笑道。不要裝癡作聾。看劍罷。隨口一道白光。沖了過來。李忽急忙放劍抵住。這裏袁崇厚許建印光劉馥等在一旁都是氣憤憤地。想要上來助戰。却被李忽喝住。陳遂想道。他們人多勢衆。我何不如如此。想罷就虛幌一劍。向西飛跑。李忽也就收了劍光。不去追趕。惱了許袁兩人。一縱身軀。跟踪追了過去。這時陳遂早已把追命鏢拿在手中。看見袁許二人緊步追來。心裏不覺暗喜。故意慢走幾步。等他們走近了。抖手就是兩鏢。直奔袁許咽喉而來。袁許雖然提防着暗算。一時避讓不及。把頭一偏。却都打在肩上。兩人還是捨命的追趕。不上一刻工夫。兩人覺得周身腫痛。登時跌倒在地。人事不知。陳遂回頭看見。哈哈大笑。好小輩。你不識我的利害。今天叫你嘗嘗滋味。你這算是替你師父受了災禍。休要埋怨於我。講完了正要躡過來。結果他倆的性命。好得金鈞李趕來。陳遂一想。我這毒藥鏢。非得我的解藥。明天准死無疑。現在免得我來費手脚。就饒他們一個全屍罷。想完了就借劍光直向黃山去了。却說金鈞李同忽來子看見陳遂詐敗逃走。必是用計也。

不追趕。看見袁許二人去追。他喝止不住。惟恐怕受陳遂的暗計。心裏着實有些放心不下。只得遠遠跟隨在後。及至看見他兩人倒地。陳遂要下手的時候。實在按納不住了。趕忙飛了過來救護。看他二人肩受鏢傷。面色灰白。四肢青腫。金鈞李曉得陳遂的鏢。是在子午時用毒藥水鍊成的。打在人的身上。只要見血。沒有他的解藥。那是准死無疑。利害無比。因此他取個名字。叫做子午追魂奪命鏢。當下金鈞李把他二人抬到家裏。叫劉馥好生看守。自己借劍術飛到師父沈離塵那裏。討求救濟。沈離塵取了一小包百寶丹。交給金鈞李。要他趕快去搭救袁許。以免延誤。金鈞李叩別師父。拿了靈丹。用劍光回到岳州。用水將藥調送兩人口內。肩上也敷了藥。一會子只聽得兩人肚裏。嚶嚶的響了一陣。吐出許多紫黑色的水來。纔算保全了他二人的性命。當下一同跪下。向師父謝恩。金鈞李又再三的告誡他們。以後千萬不可憑血勇之氣。自誤誤人。切記切記。袁許唯唯聽命。正在這個時候。只見石植武走進來。向兩俠行個禮道。現在山上諸事齊備。方柱哥哥特派我來迎接各位上山去盤桓幾日。船隻均以預備妥當。幸得今日天氣晴和。就請各位下船罷。金鈞李同忽來子本來閒着無事。就帶領了袁

許一班徒弟隨同石植武來到湖邊。正在要上船的當兒。只見一個武生。老遠的飛奔過來。見了忽來子。口稱師父在上。弟子叩見。忽來子說道。你怎麼這個時候纔來呢。趕快過來參見師伯。有話等上了船再說罷。那武生走到金鈞李面前。喊了一聲師伯。又見過了袁許等一衆師兄弟。金鈞李問他名字。纔曉得他叫王正學。霎時大家下了船。來到艙裏坐定。船也慢慢的開了。忽來子就問王正學一向做些什麼。凌霄可曾看見。你這回又打那裏來的呢。王正學就說道。弟子自從與師父分別之後。想到西南各省去遊歷一番。順便考察那邊的人情風土。民間疾苦。我便取道漢中前進。一天走到潼關。歇在一家客店。半夜裏聽見有人哭得狠是傷心。我被他吵得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我叫個伙計去把那人請了出來。等我問問他的情形看。當下由那邊走出一個老者。年紀約模有五十多歲的樣子。走來說道。老漢姓伏名惠卿。現在南鄉趙鄉紳家裏種田。夫妻二口。只生一女。現年十四。雖然說不得才貌雙全。却也秀慧可愛。老夫妻兩人沒有兒子。總想招個好女婿進門。做個半子。將來下半世也有可靠。不料今年趙鄉紳的兒子。下鄉收租。被他看見。硬要强納爲妾。老漢夫妻哀求於他。却被他叫人將

我夫妻重打一頓。又把我女兒強搶去了。我前天同妻子來到城裏。跑到縣衙告狀。又被差役亂打一回。我妻子氣得一病奄奄。又沒有錢吃藥。恐怕就要死。我想好好的一家人家。被他弄得這樣。不覺傷心痛哭。驚動了官人。真該萬死。總求你老人家原諒吧。說了又大哭起來。我聽了十分可憐。便向他問明了趙鄉紳的住處。到了晚上。換了夜行衣靠。施展飛簷走壁的工夫。來到趙府。看見有間房門用鎖鎖住。就走到窗下朝裏一看。只見床上有個女子。被人綑綁床上。不能掙紮。於是撬開窗戶。飛身進去。走到床邊。把那女子口裏的棉花取出。問他姓名。曉得他是伏女。就拿他背在肩上。飛上房屋。回到店中。輕輕的去喊伏老頭子出來。叫他去認女兒。伏惠卿不覺詫異。來到上房一看。果然是他女兒。父女兩人。不覺又驚又喜。爬在地下磕頭謝恩。我說道。罷了罷了。我這裏有十兩銀子送與你們做路費。你們三人連夜趕快逃走罷。免得明天又要受趙家的苦。伏惠卿問了王正學的姓名。千恩萬謝的帶了妻女逃奔遠方去了。第二天我正在趕路。碰見霄凌師妹。聽說我要到四川去。他歡喜得很。也要同去。我想兩人有了伴侶。路上也不寂寞。心裏十分高興。不料那天船走到烏鴉灘的地方。那個船夫。進船

來說道。今晚就在此處停泊。明天早晨趁潮水漲的時候纔好過去。不然恐怕船底觸礁。那是很危險的。我們就要他停船。到了晚上二更時候。只聽得山上有千萬的鴉啼猿叫。草木蕭蕭。令人不覺毛骨悚然。但是好奇的心。一時又忍不住。就走到後艙去喊凌霄。同上岸去看看。只見房裏空無一人。我非常詫異。走出船舷一看。只見凌霄站在篷頂上。四下張望。我道你在此做什麼。他說你聽見了麼。我說早已聽見了。特來約你上岸去看看。你以爲如何。凌霄就同我上岸來到山上。只見千百成羣的猿猴。在那裏跳上跳下。見了人都四散逃得干干淨淨。我們將要回船。只見潮水陡然漲起來了。這時已有四更時候。那船夫喊我們上船。張起滿帆。如飛的向前進發。不料剛到得川中叙府。他忽然要回巢湖。看他的幼年姊妹。我便勸他且由雲南回來再去。他執意不從。我再要攔時。他便急的要哭了。沒奈何只得依他。那知到得巢湖時。他的幼年夥伴。都因饑荒逃向河南一帶就食去了。他便說做事總從近身的起。家門口還不能護衛。說什麼行俠救世。便立意要幹辦十萬銀兩。賑濟饑民。重興農畝。却是一時難得這許多銀兩。又急的他抓耳撓腮。我勸他道。這不是急得來的事。且緩緩籌劃罷。他不相信。直

眠思夢想的弄得忽而笑一陣。忽而楞一陣。我怕他急出病來。便哄他說。若求真寶貝。須到帝王家。你要遂你的志向。等我同你到北京去一躡。看看機會罷。他聽了喜歡的。什麼似的。那天夜裏便瞞着我走了。還留着個字帖兒。說他愛獨成此事。直到去年十月。他到我家中訪我。跟尋到此。我便問他賑辦好了麼。那知他有志竟成。居然在福王府裏取了一串東珠。一件福壽貂。和些珍寶。到福建賣給波斯人。得了十多萬銀兩。暗地回到巢湖。召聚荒民。將銀兩借貸出去。使他們重整阡陌。潞水高隄。一年工夫。已是沃野千里。他纔將那些借據約帖。暗中燒了。隻身出遊。也沒給那些人知道。冬月初旬。他說在這裏住得膩煩了。要到黃河去走一躡。探探河工內容。再警醒那些狗官。莫祇顧肥私。貽害萬世。我說黃河河工積弊已深。不如暗中給他個了結。警警後來人。要想去告誡告誡他。使不貪婪害民。恐難做到。他聽了就要去。再留他時。他說他要到黃河度歲。還要嘗嘗金絲鯉的滋味去。若再阻他時。他便急得要哭了。我只得由他去了。正想着要到黃河一行。看他怎樣弄法。便聽得師父和你們來了。因此未去。大概他還在河南一帶啦。印光聽了道。過兩日咱倆同去河上尋他可好。方柱道。那是再好沒有了。

忽來子道：到了君山之後，若有多日耽擱，印光便去尋了他來，也趁此見見師伯，同道兄弟，咱們將來做事，也就此議好。分道揚鑣，彼此救應，免得和先前沙一般的散漫。同門還不相識哩。金鈞李道：這凌霄是你在何處收得的弟子啦。忽來子道：他是淮海人氏，自幼在巢湖住居。父母死後，被他的母舅將他賣與跑解馬的作女。是咱們師父遇見那賣藝的磨折他，便將他救將出來。見他資質慧正，要我收作弟子。在潼關學藝七載，今年才得十五歲啦。正說之間，只聽得船邊一聲篙響，衆人忙看時，原來是一隻八槳小舨，靠住船旁邊繫住。只見一個大漢，從小舨上跳過大船來，走到艙口，躬身立住。石植武便喊道：你來了麼。大漢道：朱爺叫來迎接的。說着便遞上一個紅帖給植武。植武便遞給金鈞李等觀看。說道：寨主特差南路頭目，前來迎接各位大駕。衆人看那帖上寫的是：晚生朱恆頓首拜。衆人看過了。金鈞李便道：我等特來瞻仰貴寨。寨主何必如此客氣。又勞頭目遠出。大漢道：敝寨主說：本當親到湖南恭迎衆位爺的大駕。只因實在是寨裏有些事體，不得分身。特着頭目衛定邦則來告罪，並求衆位海涵。金鈞李方要答言。方柱已向那大漢道：衛頭目你回報朱爺去罷。這裏有我們在此伏侍。你

不必耽擱。回去說了。好教朱爺放心。大漢應了一個是。又向衆人告過罪。纔退了出去。不一會。聽得水手亂打唢哨。石植武便道。快到了。虧得風順。省了半日工夫啦。衆人聽得一齊向外觀看。但見白茫茫煙波浩渺中。隱隱的現着一座雄峻山頭。遠看去雖是不大。却層巒疊嶂。頗具曲折盤桓之致。端的是好個所在。大家正在欣賞之間。船近灘邊。但見樹林叢密。赫濯森嚴。灘邊泊着數十號大船。連環貫串。那桅桿刺蝟般的排着。從那密縫中望去。見山旁邊有一座木柵。柵上豎着一面紅旗。旗上繡着君山鏢局四個大黑字。迎風招展。氣象很是威嚴。船到柵前岸邊。方在拋錨繫纜。只聽得一聲炮響。那柵內走出幾百個彪形壯漢。兩邊排列站看。爲首一人。遍體青衣。生得劍眉星目。大耳方頤。大踏步的來到船頭。石植武便向衆人說道。這便是朱寨主親自來接衆位。金鈎李和忽來子便首先站起。邁步出艙。石植武和方柱讓過衆人。隨後也到船頭。向朱恆一一通過姓名。朱恆躬身道。大俠不嫌水窪。俯允下降。真是做寨千萬之幸了。便叫孩子們帶馬過來。衆人謙讓了一番。纔一齊上岸。扳鞍上馬。一抖絲韁。便到柵前一霎。聞鼓角齊鳴。接着又是轟隆一聲大炮。柵邊幾百壯漢。暴雷般一聲大啞。兩旁伏下。柵

門左右兩旁。又閃出二十騎馬來。馬上坐着的。都是青靴皂衣的壯漢。迎着金鈎李等一齊聲喏。撥轉馬頭。潑刺刺向前引導。一行人跟着鞍轡行來。一時到得寨外。石植武便一磕鐙。邁到前面。口中唵哨一聲。將馬勒住。二十騎馬。便雁翅般的兩邊排列。讓過衆人。這當兒寨門大開。門前立着十數個藍衣僕役。垂手站着。鴉鵲無聲。石植武早跳下馬。緊走幾步。引導着衆人。扳鞍下馬。僕役走過接過馬匹。朱恆望着衆壯漢僕役等將頭一擺。便都順序退下。朱恆這纔讓衆人進了寨門。由二門向東走了多時。方到一所院落。但見屏開龜甲。簾捲蝦鬚。鋪飾得十分齊整。朱恆讓衆人坐定。獻過了茶。便說道。俺朱恆讀書不成。學武不就。因念山河腥羶。想仗老天。給俺的一腔熱血。跟隨天下英雄。共殺胡兒。怎奈中原無主已久。百姓只知苟安。莽莽大地。竟甘心送却。不想取還俺孤掌難鳴。只得暫借這水中一點土。等待機緣。去年承方四弟。念在幼年同學。來此幫着。佈署撑起水路鏢局的旗兒。免却那官府來尋煩惱。保得這尺寸青山。不完賊稅。也算稍吐一口惡氣。只是往來豪傑。常因待遇不週。毀我聲名。今日天幸石二弟。請得諸位大俠光臨。千萬多住幾時。看看俺朱恆。可是那鷄鳴狗盜之輩。說罷不覺漸漸低

下頭來。喉間哽噎。幾乎不能成聲。金鈎李掀鬚答道。朱寨主你不必感慨。老天有眼。總不辜負你的苦心。江湖上你談我。說之言。更是不足計較。我輩只求自問不愧天地鬼神。這些人原不配知道你我的事。你我意氣相投。相逢不易。且作十日快飲如何。忽來子道。寨主懷抱。我一見便知。大家都是傷心人。也無須剖白。天下尙且顛倒。何況你我一身啦。石植武道。諸位到此已久。尙沒用飯。不如席間再叙罷。朱恆纔擡起頭來道。賢弟便叫孩子們擺來罷。石植武起身叫僕役擡上酒席。東西擺好。朱恆站起。依次安坐就席。酒過三巡。只見一個壯漢走來。向石植武耳邊說了數語。植武也和他附耳低言了幾句。朱恆便問道。什麼事。我們英雄相聚。有何忌避。何必如此。有話便說罷。植武道。沒什大事。是南路頭目衛安邦。拿着一班廣東來的官眷。還夾着附船的兩個客人。來問怎樣辦法。我回他說。現在有客。要他且將人押過。候晚上問清了再辦。朱恆道。這裏沒外人。就押上來罷。等什麼晚上啦。那壯漢答應一聲去了。不一會。便押着一羣男女。來到筵前。朱恆便盤問他們的底細。那千人都叩頭求饒。只見數內一人。望着席上叫道。那不是許二爺和袁大爺麼。求你老救救我父子呀。袁崇厚和許建聽得。吃了一

驚閃目看時。却原來是仇芝田。忙問道。你怎到此的。朱恆見是袁許二人的熟識。便連忙叫放了綁縛。問道。這些人都是你的同伴麼。芝田指着一個老者道。我祇和我父親兩人。由番禺附他們伴同行的。袁許二人。便請朱恆將芝田的父親也放了。纔問芝田道。你本來認識這些同行的人麼。芝田道。不認識。是動身時纔相識的。朱恆叫他父子坐下。許建將前事說明。纔問他別後的事。芝田道。我尋着了父親回來。因聽得梅關有強人擄人出海。故此走湖廣返鄉。田衡州搭船。今早過湖。忽然船底穿了一個窟窿。沉了下去。便在水中被網。到這裏來了。朱恆笑道。這是孩子們不知道。多有得罪了。芝田父子這纔和衆人一一見過。朱恆因聞他是個尋親的孝子。便讓他父子在小師弟劉馥肩下坐了。又叫將剛纔拿到的這班奴才。照舊扔了他。芝田的父親不懂。便悄悄的問芝田。可知怎叫扔了他。石植武坐的和他相近。聽得了。便笑答道。我們這裏專和這班賊官蠹吏作對。探聽了有剝民害民的官府過湖時。便叫孩子們拿來繫塊石頭。扔在湖心裏。這就叫扔了。芝田父子聽了。不覺毛骨悚然。一時酒罷。朱恆已在後面花園裏收拾一所大院落。安置衆人住下。次日仇家父子告辭。朱恆知他父子行李蕭條。便

送了兩條蒜金壓驚。並且派船送到漢口。仇家父子起程後。朱恆便邀金鈞李等到山前山後去遊玩。一行人步行出了寨。先向山後行來。却是一路碎石砌成的路道。走不百步。那路更加寬闊。兩旁便有些居民房屋。都是參差不齊。有在樹林裏的。有在路邊上的。門前多半曬着魚網。屋裏的人。望見他們都走出來觀看。衆人隨路暫到一條長街。只見兩旁列着二三十家店舖。也有一家酒樓。看去到也整齊興旺。行到街盡頭。見一片敞地裏有許多壯漢。在那裏角武。衆人近前觀看。却是石植武在那裏指撥。望見衆人來到。便走到跟前迎接。忽來子道。你有事不必客氣罷。植武答道。沒什麼事。不過得閑教孩子們練着玩玩罷了。忽來子等。隨即又往各處賞玩了一會。回到聚義廳上。忽來子想起了凌霄。放心不下。就叫方柱往河南去探聽下落。方柱唯唯受命。第二天就收拾行囊。辭別衆位。下船過湖。來到對岸。起身向河南進發。這天來到開封城外。天色已晚。不能進城。就在一個鄉村人家借宿了一宵。天明起來。梳洗過了。即走進城來。到處閑逛了一會。依然毫無凌霄的踪跡。看看天色將晚。只得走出城來。仍舊在那個鄉村人家住宿。一連幾天。都是如此。摸不着一點頭腦。心裏十分焦燥。這天想起了王

正學說凌霄因爲黃河河工積弊太深。他要去警誡警誡他們的話。他想我不如晚上到河院去候他。打定主意。到了初更將近。他就施展工夫。來到河院。在屋上四面留神細探。一點影子也沒有。一連去了三天。不覺心灰意懶起來。到了第四天。他正在屋上探望。却見一條黑影打裏面飛了出來。一直朝西出城去了。方柱看了。有點疑心。跟着施展工夫。追了下來。遠遠看見前面的黑影。落在一間屋上就不見了。方柱飛到臨近一看。却原來是座土地廟。他想這個黑影一定落在裏面。他就在屋上打了一個暗號。只見那條黑影飛奔上來。也打了個暗號。彼此知道都是同道中人。都走過來見禮。方柱看見是個英俊少年。有點驚異。就拱手道。請問貴姓大名。尊師上下怎麼稱呼。只見那少年不覺撲哧一聲笑了起來。弄得方柱越發不懂。那少年開口道。方師兄你幾時來的呀。師父可好麼。方柱聽了聲音。纔曉得就是凌霄師妹。隨即說道。我們有話下去說罷。兩人來到土地神座前坐下。方柱道。師妹你幾時改的裝呀。連我都看不出來。凌霄道。提起此事。說來很長。等我慢慢的告訴你。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凌霄俠女扮男裝 花明賊恩將仇報

却說凌霄和方柱在土地廟見面。方柱見他女扮男裝，很爲詫異。凌霄就對他說道：我從北京回來，覺得一個女孩子家，單身行走，惹人注目。因此到了贛州，就買了一身文生衣帽，連夜改扮起來。人家却也不知我的底細。那天聽說城外黃家墟趁墟的日子，非常熱鬧，我好沒事，也就去看看。到了那裏，只見人山人海，生意十分興旺。看了一會，覺得肚裏有點飢餓，信步走到杏林春館子裏，吃了點飯。剛剛走出門口，看見幾個人，抓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橫拖倒扯的向東去了。後面有個五官不正的公子，笑嘻嘻的跟着一路去了。我看見心裏有點奇怪，就問這個掌櫃的：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掌櫃的說道：這公子是本鎮有名張百萬的兒子，倚仗錢多勢大，常常帶領一班打手，搶劫良家婦女，魚肉小民，無惡不作。他又結交官府，橫行鄉里，害得一衆百姓，叫苦連天。無從申訴，因此大家送他一個別號，叫做張老虎。剛纔被他抓去的那個人，姓盛名時瑞，也是書香世第，人極忠厚，就住在前街朝南八字牆內。他有個妹妹，生得花容月貌，才學兼全。張老虎幾次三番，託人做媒，他都不肯。因此懷恨在心。今天想必還是爲的這事，只可憐盛官人，又要受無枉之災了。我當時聽了，不覺無名火起，馬上跟着

他們追趕，遠遠的看見他們進了一間大門。我就認明路徑。到晚上墟場散了。就落在一家客店裏打尖。等到初更過後。繫縛停當。飛進張百萬家裏。看見張老虎還抱住兩個女子。在廳上吃酒行樂。我想不如先救了盛時瑞。再來殺他不遲。但是盛時瑞不知被他們藏在何處。正要下去探訪。只見迎面來了兩個更夫。一路敲了過來。我走上去一拳一個。把他打倒在地。就把他們的衣裳。撕了一塊塞在打鑼的嘴裏。又拿一根繩子。把他綁在樹上。然後抓住這個打更的。問他今天捉來的一個人。在那裏。你快快說明了。就饒你。否則要你的命。打更的嚇得要死。說在後面馬棚裏吊着。我是不扯謊。求大王放了我罷。我聽了說道。暫且委屈你幾時。也把他同那個更夫。綁在一起。這纔趕到馬棚一看。果見盛時瑞高吊在那裏。我就上前替他解放繩索。把他背了。飛身出來。送到他的家裏。盛時瑞說不盡的千恩萬謝。又懇求我收他做個徒弟。教他武藝。免得受人欺負。我只好答應了他。當時就點了香燭。拜我爲師。這時我本想回頭去殺了張老虎。替衆人除害。但是怕連累了盛時瑞。只好緩一步再說。我就住在盛家。一來教他武藝。二來使張老虎不敢再來欺侮他。就是這樣擔擱了多時。只因生性好動。常常愛

出去閒逛閒逛。有許多人背後唧唧噥噥的。都指我是個龍陽君。對着我擠眉弄眼的。說不出那種的醜態。被我創治了幾個。他們纔稍稍斂跡。回想從前未改裝的時候。也是招蜂引蝶。爭先逐後的來圍擾着我。改了裝之後。他們又說我是什麼龍陽君。真使人總是嘔氣的。方柱笑道。總怪師妹長得太標緻了。所以不管你是男裝女裝。總有人爭寵於你的。像我要想做個龍陽君。却還求之不可得呢。凌霄把眼睛一鼓道。你不要來取笑我了。我問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師父師伯他們又在那里哩。方柱道。師父師伯同各位師兄。現今都在洞庭君山聚會。只因王師兄講起師妹的行踪。師父記念着你。有點放心不下。因此要我到河南來尋你。我尋了幾天。今晚纔得遇見。真是萬千之喜。你這裏還有什麼未了的事情沒有。如果有哩。就趕快的辦。沒有哩。我們趁早去君山。免得衆人的盼望。師妹你看好不好哩。凌霄聽了。非常歡喜的說道。這裏也沒有什麼事。我們就是明天一早動身罷。講講不覺已經天色微明。他們也就不睡了。起來紮縛停當。就向大路鑽程前進。這天來到襄陽。在一個店舖裏打尖。凌霄是個天真爛漫。生性好玩的。這天吃了午飯。就跑到街上去走走。看見一個落魄的男子。在那邊曠

地上賣武討錢。看的人圍了一大圈。凌霄擠進當中一看。見他十分可憐。就打身上揩包裏。檢了一錠小銀子。遞給那個人道。我這點薄意送你吃杯酒罷。天色已不早了。你也不如早點收場。休息休息。再練幾盪也是沒用的。講了這番話。他掉轉身軀也就走了。一直回到客店。和方柱閒談了一回。就早點安睡。以便明日早起趕路。這且不表。再說那個賣武的。原來却是花明。現在弄得無家可歸。白天借賣武斂錢。晚上靠做賊度日。先前凌霄解囊助他銀兩之時。花明一雙賊眼。就釘住了他。這個銀包。他聽了凌霄的話。一面收了場子。却暗暗的跟隨凌霄。認明他的住處。以便晚上下手。等到二更以後。花明就將凌霄住房的西牆。掘了一個大洞。先拿一個木人頭進來試探。這是他們做賊的規矩。那裏曉得凌霄被床上的臭蟲咬得一晚不曾合眼。起先聽得牆腳根響。他就曉得不對。却故意睡在床上。不動聲色的看個究竟。等一下看見掘了一個大洞了。他還是不響。又一會子。看見撞進來一個木頭人。他仍舊不聲不響的候着。花明聽見裏面一無聲息。他以爲人都睡死了。今晚一定會發個小財。不覺興高彩烈的爬了進來。拿了一個火種。四面一照。壁上空無所有。料想銀包衣服。必在床上。於是輕輕

的一步一步移到床門口來。將要掀帳子的時候。却被凌霄提起一脚。出其不意。把花明踢到房門口。一交跌到地上。凌霄跟手躡了過來。好像鷹抓燕雀一般。把他提了起來。開了房門。大喊捉賊。却早驚醒了方柱。和一班人客伙計。統統走出來觀看。凌霄就當衆講起白天見他可憐。周濟他的銀兩。不想他狼心狗肺。見財起意。晚上還來偷我。真正可惡之極。一面講。一面將花明亂打一頓。凌霄是個有武藝的。花明如何經得起他的拳頭。只打得他殺豬般的叫喊。哀求饒命。方柱見他可憐。也就過來討情。凌霄纔把他放了。只嚇得花明抱頭鼠竄的逃去了。方柱同凌霄就收拾行裝。向岳州而來。一路看不盡的天然風景。胸襟頓覺暢快了許多。在路有話卽長。無話卽短。這天來到岳州洞庭湖。恰好遇着石植武在那裏巡哨。就握了方柱的手道。四哥。你們會劍術的。真個快啦。方柱笑道。千里迢迢。怎比在左近飛來飛去的便當。況且不是緊要關頭。也不好使用劍術。植武笑道。這個我就知道了。二位辛苦了。船上歇息罷。衆位大俠都在山中盼望啦。二人便隨植武來到湖岸。上了一隻雙桅大船。大家敘談。又說明凌霄改裝的事。不知不覺。已到君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君山寨朱恆宴客 岳州城方柱求計

且說金鈞李和忽來子等。住在君山寨裏。暇時便教習騎射。談論技擊。和朱恆十分相投。那日正和朱恆等在新立的箭廳上。看寨衆演習袖箭。忽見寨裏壯漢來報說。石爺接着了方爺和印師傅。這有一位公子同來寨裏了。忽來子想道。難道沒尋着凌霄麼。却又同來了什麼人啦。便道。就這裏見罷。壯漢應了。去不多時。只見箭廳前面。有四個。人直走過來。打頭的是印光。隨後便是方柱和一個鮮衣華服的少年。石植武跟在後面。來到廳上。那少年便奔忽來子跪下。叩頭起來。叫聲師父。弟子來了。忽來子定睛一看。道。凌霄你怎樣的打扮啦。快過來見過師伯。凌霄便拜過金鈞李。又和袁崇厚許建劉馥見過禮。回身和朱恆拖地一揖。金鈞李看了笑道。看來倒是個溫文儒雅的哥兒。怪不得說是有位公子同來啦。凌霄道。師伯。你老人家不知道做女孩子多麼驚氣啦。忽來子也笑道。你這祇是淘氣罷了。還驚什麼氣啦。朱恆聽得。也不覺笑了。石植武道。我在岳州又遇着衛定邦。他說長沙知縣李仲威問了斬了。也還算韃子們有些法度呢。朱恆道。什麼法度不法度。反正那法度也不過是幾人弄出來給官府磨百姓的東

西罷了。俺們只要除害。管什麼法啦。今日凌女俠到此。真是俺們的盛會。你只去吩咐寨裏備酒慶賀。衆位團聚。我卽刻便同衆位回寨裏來的。植武應着下廳去了。這裏師徒們略敘別後的事。朱恆便邀請來到寨裏。只見酒宴已經擺在外面大廳。朱恆便讓衆人入座。自己和植武在下首相陪。酒過一巡。印光便說起凌霄在柳樹村夜縛小偷的事。引得衆人大笑。正在歡聚。忽見北路頭目吳春林來報道。外面有一姓王的。說是特來拜訪金鈞俠和千里俠的。頭目已駕船渡到棚前了。金鈞李道是個甚麼樣人。吳春林道。說話咕哩呱啦的。像個廣東人。生的高個兒。大顴骨。金鈞李略一凝想。便道。就煩頭目引他進來罷。吳春林答應去了。忽來子道。這是甚人來尋你我啦。金鈞李道。我想着那形狀怕是海裏龍王雷。只是怎的又尋你啦。許建嚷道。若是王雷到來。我們便拚了他。金鈞李道。你等休要亂動。只看我眼色行事便了。衆人應着。只見吳春林已引着一個人來到大廳。那人抱拳向上道。朱寨主請了。俺王雷特來拜訪兩位大俠。不知可在貴寨麼。金鈞李站起。離席道。我便是李淮南。那邊便是我師弟。忽來子你尋我倆做甚。若是有何話說。不妨請講。若是有何舉動。我們便過湖供候。不要在此驚擾別人。

何如。王雷笑道。你仗人多麼。須知俺來者不怕。怕者不來。今日我且問你。佛山劉權與你何仇。你殺死他一家九口。金鈞李哈哈笑道。原來爲此。只因我前年六月。在淮北閒遊。遇見一個官府。帶着個小廝。就是我現在第三個小徒劉馥。經過淮城。我見這劉馥眉呈英彩。眼現星光。知是個劍俠之材。便將銀將和他贖了。細問情由。纔知道本是大商劉槐的兒子。只因叔父劉權欺他父死年幼。逼奸他母親不從。將他母打死。又佔他產業。說他是私生螟蛉。不是劉氏子孫。將他趕出家門。流落至此。我一訪問。知道劉權還在佛山。便去將他全家殺了。以警戒世上滅倫吞產的禽獸。所殺的是助惡奴才。不賢妻子。并沒冤殺。這事與足下何干。遠勞下問。王雷聽了。又問道。那麼善化縣咧。金鈞李道。足下問的是那個善化縣王霖麼。王雷道。不是他是誰。金鈞李道。那你只問他所作所爲。看我是爲公爲私。王雷道。我和韃子作對。要他取些銀錢。來整頓兵馬。要你爲什麼。公。江湖上稱你是個大俠。原來你却那那走狗。和先前雲中燕等一流的東西。金鈞李答道。如此。足下更誤會我意了。我說的爲公。是爲百姓。不是說那皇帝家裏的公。我等做事。只要救多人。便不惜殺一二人。更不願驚動世俗。江湖上稱我爲大

俠也好。叫我做牛馬也好。我全不管。我只抱定我的救世婆心幹去便了。王雷道。那麼爲甚千里俠的弟子。又辱我從人。傳言要我們斂跡。不要撞在你們手裏。難道江湖上只許你們師徒橫行麼。忽來子站起答道。我的弟子全都在此。足下且看是誰。王雷道。我不認識。是我到河南淮北尋你等。路遇我族弟王霖的從人花明。說被你的弟子凌姑娘打了一頓。傳言不許我輩在江湖上行事。我纔得知踪跡。上這裏來的。難道你能推說不知麼。忽來子聽了答道。是此事麼。足下休聽一面之辭。便將凌霄縛賊的事說了一遍。又道。足下再細問花明。便知道我言不虛了。王雷怔了一怔道。我要赤手挽回這乾坤。前言不說了。以後你們莫阻滯我的事如何。朱恆聽得言語漸和。便起身道。王寨主千里遠來。何不坐下。薄酒一敘。大家都是江湖上人。何必爲些小事失和啦。王雷方要答言。只聽得金鈞李和忽來子一齊說道。只要足下和足下的手下人。不害百姓。不殘良善。我們便不管。若不能時。我們爲俠義兩字。只好得罪足下了。王雷道。我不籌餉何以興兵。你這分明是和我作對了。老實說。就是你們幾個人。大概禁不了我。却取兩字。我取百姓的與你們何干。忽來子道。你何妨分開來。只取官家的。不取百姓的。咧。

天下無主兒的錢多得很。足下何不去取咧。王雷道。我要各省佈人做內應。就不能專幹那綠林營生。一時缺餉。就不能不隨便刮取。爲天下那管得許多麼。你們既然要作對。明年今日。我在瓊島候着你們。拚個你死我活。我勝就我行。我是你勝我就跳海一死。以免你們照着我。你們敢來麼。兩俠和衆弟子聽得。一齊答道。失約就是匹夫。王雷笑道。好好。我去了。說着。向上將手一拱。拔出背上寶劍一幌。朱恆等只覺光華耀目。便不見王雷的踪影了。朱恆道。聽此人所言。也非盜賊之流。諸位何妨使他得成所志。忽來子嘆道。我輩豈不知復國救民要緊。怎奈虜勢方盛。若動干戈。徒然苦了百姓。事體未必得濟。所以纔作江湖遊俠。剷除兇暴。保救善良百姓。也是我輩一點苦心。這王雷是了塵和尚的大弟子。與我輩本是同道中人。只因他拿錯了主意。以爲勦滅韃子。便是救民。要滅韃子。就不能不籌錢練兵。一時錢不濟用。便隨便亂取。并且招亡納匪。以致良秀不齊。因此不但沒有救得百姓。反倒害了百姓。我等原要勸他向正路上做去。不料他一意孤行。就此一走。只得且候明年再細勸他了。朱恆嘆道。說來原是不易。只是英雄難得。明年比賽時。總望劍下留情。替天下保全這一個血性男子。金鈞李道。我

們并無殺他之心。不過想導他成功。不要他誤入岐途罷了。朱恆道。如此方見大俠憐才扶植之心。俺朱恆只有拜服而已。便叫且添酒來。我敬衆位一杯。說畢。斟了一巡酒。大家飲畢。印光說道。那河院的密件。都給師妹取了來。我看不如再將他殺了。他有這些罪案。大約也不冤枉。忽來子道。我等作事。雖要光明磊落。只是太露了。便近於好名。我看不如如此如此。也正了他的罪。也斷了以後的弊。我們也不露形跡。說着望了金鈞李道。師兄你以爲何如。金鈞李道。就此甚好。只看你們那幾個人去。話剛說完。只見崇厚印光等六人。齊聲應道。願去。忽來子道。你等休忙。且聽我說。現在河院的密件。既在凌霄手裏。那第一件事。自然是他去了。況且他素來靈敏。大概誤不了事。凌霄聽得大喜道。我去我去。管保做到。忽來子又道。路上的事。最好是印光去。因爲是個僧人。不招人疑惑。印光也應道。我去準幹好。用不着人幫忙。忽來子又道。河南一地的事太雜。地面太廣。須得煩琪生運葵同走遭罷。袁崇厚和許建聽了。連忙答應了。分派纔了。只見劉馥站起。望着金鈞李和忽來子道。師父師叔。我咧。金鈞李道。你沒事。且同我回海州去。劉馥道。我跟着師父三年。從未出馬做事。這回總該讓我試試。纔不辜負師父。

教我的恩德。金鈞李道：你定要去。你便和他們送信去。不要多事誤事。劉馥答應了。方柱道：這事據弟子看來。只要我們件中任便去一個。便都幹的了。何必去許多人啦。金鈞李道：不過是去得人多了。結得快當些。好準備明年到瓊島的事。現在石寨主要同我離此學劍。你就在此幫朱寨主料理些事。我們無論在那裏。每隔半年各人遞一個信來給你。有事只到這裏問訊。豈不是聲氣相聞麼。朱恆道：衆位不棄俺。總望常來聚聚。如今只恨俺無緣。攔不開身子去從師學劍。還望衆位在此暢聚幾天。再行起程。一則也表俺一點心。二則衆位不易團聚。就此敘闊。不知衆位可能應允。衆人聽說齊聲應了。朱恆大喜。便叫準備祭禮神福。給石植武拜師。祭神盟誓發願。隨即重新拜見同門。從此劉馥也做了師兄了。次日。寨中大擺筵宴。慶賀石植武。接連又敘了三天。方纔設宴餞行。朱恆又恐衆人路上沒錢使用。取出二千兩銀子。每人致送二百多的。給石植武帶着應用。衆人推却不脫。只得受了。這時已是夏天。炎光逼人。大地如火。衆人便要趁晚涼過湖起程。朱恆挽留不住。只得叫頭目備好一艘大船。自己和方柱相送衆人過湖。船艙中又擺設酒菓。大家坐談。朱恆向石植武道：賢弟你我相處十年。情同骨

肉。你此去三年五載。學成時千萬來俺這裏。殺說畢。撲簌簌淚下如雨。植武也不覺傷感道。大哥放心。寨裏有方師兄在此。萬無一失。我去此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同師父來寨裏看你。朱恆回頭對頭目道。將我帶來的東西取來。頭目應聲取出八個小包。裹放在桌上。朱恆站起道。俺見諸位夏衣未備。這是俺叫俺妻子照諸位平常。脫下洗滌的衣服樣式。裁剪的。諸位帶着胡亂穿着。也是俺一點敬意。每包是單衣兩套。長衫一件。鞋襪各兩雙。并有一包君山土產茶葉。諸位路上將來泡喝。總比村店的茶稍微好些。這包裏上都註明了諸位的大號。便請收過。只石賢弟包內多把倭刀。這是賢弟素來所愛。俺便將來奉贈。作個紀念。凌女俠的包裹裏多一包果子。是因女俠愛君山樹果。俺叫妻子親手摘來的。現在船將靠岸。俺朱恆不能遠送了。諸位千萬保重。明年入廣。務必再來寨里團聚數日。衆人聽了道。朱寨主如此費心。教我們何以爲情。船將泊岸。不敢再勞遠送了。我們入廣。總同植武來望寨主。寨主放心。我們半年一信。還要煩勞寨主哩。正說着。船到南岸。水手已將纜繫好。衆人別過朱恆。取了包裹上岸。朱恆站在船頭。望見衆人走遠了。方開船回去。方桂却隨着衆人。來到袁崇厚家中歇息。一

夜。次日清晨。大家收拾起行。方柱向忽來子道。弟子在此幫朱寨主守山。師父可有甚麼教訓呢。忽來子道。靜以待時。誠以接物。謹守此言。終身不敗。方柱道。弟子謹當遵訓。只是官兵若來。如何。忽來子道。君山本漁戶之地。官兵來時。不對敵。他也不能如何。這山四面環水。他糧運不便。且怕你們突起。與他爲難時。沒得退路。斷不久留的。況且現在官府。粉飾太平。更不能爲這君山來費錢練水師。你又何必遠慮。方柱又問道。若青草湖的人來作對。或者另有人來攪擾。又怎樣。忽來子道。審時度勢。可戰則戰。不可戰則取。和爲是。方柱聽了。起身拜道。師父之言。可保君山長存。百世弟子奉朱寨主之命。特爲求計。只此可以回復朱寨主了。金鈞李嘆道。朱寨主真是個善培根本的英雄。怎奈衆醉獨醒。挽回不易。只看他志堅金石。天可憐助他成功。洗盡這河山。救出這黎庶。方不負他這點丹忱。我們也要儘力之所能。帮他一把纔好。說罷。對方柱道。你此言上復朱寨主。若有事時。到海州尋我便了。方柱答應了。回身拜別師父師伯。和衆同門。方纔一同出門。分途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遭強梁鴉兒陷身 誅凶暴凌霄飛劍

却說金鈞李等一行人離了岳州。也不趁船。也不雇牲口。車輛只沿江岸向北迤邐行來。一路上只見禾浪迎風。江波接日。雖然赤帝當空。一行人談談講講。倒也不覺奇熱。一日來到漢口。尋了下來。叫店小二將君山帶來的茶葉泡了一壺。師徒來到後院瓜棚下乘涼閒話。石植武道。師姊進京。還是由旱路去爽快得多。忽來子道。原是要快當些兒。纔要這許多人去幹。怎好趁船哩。倒是你和你師父不妨由這裏趁下水船到海州。我也可以同路到湖州家裏去望望。袁崇厚道。那麼俺們不是要在這裏分路麼。金鈞李道。就此分道最好。就是你們也可分作幾路走。免得人多碍眼。事了之後。臘底春初。在岳州會齊入廣使了。凌霄聽了道。袁許二位師兄。你二人到河南時。我有個弟子在那裏。我寫個字帖兒。你倆去尋他好麼。崇厚道。君有熟人。可以探訪。那是再好沒有了。何況是你的弟子哩。凌霄便起身向店櫃上要了一套筆硯和紙。便去寫字帖兒。一會兒寫好。店家已將飯擺上。衆人便坐下吃飯。凌霄將字帖兒交給袁崇厚收了。許建便沒去細瞧。飯後一宵無事。次日袁崇厚等。送過兩位師父和石植武上了船回來。這纔商量

分途起行的事。劉馥便要同凌霄進京去看看。崇厚阻他不住。只得由他。又過了一日。凌霄便和劉馥先起行。向南北大路行來。兩人在路上商量。只作親弟兄稱呼。以避旁人的耳目。兩人一日。來到朱仙鎮。劉馥便先望客店走來。掌櫃的瞧見。便嚷道。少爺住店。這裏來。俺們店裏又清淨。吃的又整治的好。還留着三間上房等着啦。劉馥便進店。上房麼。我來看看。店小二便連忙引着劉馥來到一個一明兩暗的上房裏。口裏便嚷道。來一壺香茶。劉馥心裏想道。他將我當做公子哥兒啦。方待開言。凌霄已走進來。道。就住下罷。不必再揀了。小二聽了。走過來道。少爺還有伴兒麼。劉馥道。就我弟兄倆。你先弄些吃的來罷。小二方要走。凌霄叫住他道。我問你。你店裏可有廁屋。小二道。就在後面苑裏。凌霄便向後苑走來。只見兩個小媳婦。方蹲在那廠地裏撒尿。看見凌霄來了。提着袴跑了進去。凌霄暗暗好笑道。你避我麼。怎知我和你是一樣的女孩子呢。想着便四圍一看。只見團圍都是矮牆。恐怕被人瞧出破綻。不穩便。便仍然回身進來。到了房裏。便叫劉馥道。兄弟你出去走走。走好麼。劉馥不知何故。只得含糊着走將出來。凌霄這纔回身到裏間。關上門。去坑角落裏洩解了。整頓了衣裳。纔開門走到外間。要

去淨手。只見房裏坐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看見他出來。連忙近前迎着道。傳辛苦了。怎這早晚纔到啦。凌霄怔了一怔道。我沒認識你呀。那女人道。我便是柴火巷的小紅兒。傳忘了麼。凌霄道。我不知道。我從前沒到過此地。你大概是認差了人。那女人嘻嘻着臉道。傳沒到過此地。這不是到了麼。說着便拿着帕子給凌霄揮灰。凌霄便叫掌櫃兒的快來。掌櫃的聽得忙走來道。你老啥事。凌霄怒道。你們店裏怎麼這樣不規矩。我沒在房裏。你怎麼讓這些混賬女人到我房裏來。偷或丟了東西。問誰啦。掌櫃的道。不相干。他們不敢的。你老怕煩。我給你老吆喝出去。說着便向那兩個女人道。不睜着眼睛就串門子。少爺可是要你的。快給我走罷。那女人翻着眼道。去就去咧。多麼奇怪。你們店裏不指我。我就能來嗎。掌櫃的喝道。混七八糟。說些什麼。夾着你媽的走罷。那女人纔扭扭捏捏一路咕唧着走了。掌櫃的跟着出去。凌霄纔關上外間房門。只聽得劉馥叫道。哥快開門。氣死我了。凌霄忙開門問道。什麼事。劉馥進房。把手中攥的長衫。朝坑上一丟道。真是無法無天。叫人把肚皮都氣破了。凌霄道。到底是什麼事。你怎不說個明白啦。劉馥揩了一把汗。取過一把扇子扇着說道。我方纔出去。想到大街上買些吃

的。怎知走到一家首飾店門口。看見幾個大漢。簇擁着一個老頭子。如飛的走過。後面跟着許多閒人。瞧看。我不知是甚麼事。便去問那首飾店掌櫃的。掌櫃的說。那老頭子是路過此處的。住在前面店裏。有一個老婆子。還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只因昨日清早。那女兒忽然不見了。老頭子急的四處去尋。沒尋着。今天早上又出來尋找。看見一家門前有他女兒載的一朵花。掉在地下。他便去那門裏問訊。誰知那個門裏。便是坐山虎相勸的家裏。這姓相的是一個有名的人販子。家裏來往的盡是江湖上的皮行。我問他皮行是什麼。他道就是拐騙人口的人。這老頭子去問時。給他們一頓威嚇了出來。剛纔又來了七八個人到店裏。說老頭子打傷了他家裏的人。要同去見協台。這裏的協台。平素得了他們不少的錢財。大概是他們又和協台說好了。要給這老頭子些苦吃。攛他離開此地罷了。我聽了這話。直氣的七孔生煙。你看這南北通衢的朱仙鎮。竟會生出這種事來。還了得麼。凌霄道。你可曾問了那姓相的門庭住址麼。劉馥道。這個我倒沒問。大概只在左近罷。凌霄便走出去。問了問掌櫃的。進來說道。兄弟。你休氣苦。我已問明了。那姓相的。就住在這後街。我們等會兒去救出那女子。和老頭兒便

了。劉馥也不作聲。飯也懶吃。跳上坑去睡了。到了二更過後。凌霄喚起他來。絮抹過了。出了房。一伏身。縱上屋面。由後棟屋簷。躍過對街。走不幾家。早見一所高大房屋。現在眼前。二人颯的跳了上去。靜靜的一聽。院裏還有人納涼說話。便將身伏在屋脊。候了有半個更次。見沒甚動靜。纔慢慢的來到後面。方要跳下。只聽得西角上人聲嘈雜。二人便奔西偏屋頂。只見有三個人。在那當地天井中吃瓜。正在你爭我奪的玩耍。走廊柱上卻綁着個人。劉馥定睛一看。正是日間看見的那個老頭兒。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一抬手。照着那個捧着半個瓜的漢子。就是一袖箭打去。只聽吱的一聲。那人撲地便倒。這兩個看見笑道。搶多的怎脹的躺下了啦。剛要去扶。只聽得又是吱的一聲。後面的一個人又躺下了。凌霄見劉馥已射死兩個。怕這個知覺跑去報信。來多了人碍手。便乘這人回頭時。飛下天井。夾頸子又住。一亮劍。輕輕喝道。不許嚷。那人吃拿住了。掙扎不得。只得哀求道。爺爺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劉馥翻身跳下道。哥這些東西饒不得。凌霄道。你且救那老頭兒去。我有話問他啦。劉馥便放出寶劍。走到廊邊。割斷繩索。夾看那老頭兒飛身上屋去了。這裏凌霄將那人提起。走過廊邊。拾起割斷

的繩索將他寒鴨兒仆水般捆了。又去關了向外面的門。纔大馬金刀的坐在走廊欄上。瞪着那人問道。你且說爲甚將這老頭兒捆在這里。那人道。是我們大爺叫捆在這里的。凌霄道。你大爺是誰。前夜在鎮東大街店裏弄來的那個女子關在那裏。是怎樣弄來的。你照實說了。我便饒你。若瞞了半個字。你便仔細你的腦袋。那人道。我們大爺姓相。那女子是我們大爺那日打街上過。看見那女子生的不錯。便叫小黑猿兒用迷藥盜來的。照規矩要陪我們大爺睡三夜纔走的。因爲這老頭兒知道了。沒來的及。昨夜就裝走了。凌霄道。怎樣個裝法。裝到那裏去了。那人道。還是用上迷藥。將口袋兒盛着到南方去了。凌霄又問你們這裏共計賣了多少女子。那人道。沒計數兒。大概不在少處了。凌霄方要再盤問時。只聽得門外喊道。大花兒快開門。大爺要人啦。難道都挺了尸麼。接着便打的門一片聲響。凌霄忙站起。照那人咽喉一劍刺死。閃身站在門後。輕輕的拔了門闩。那門猛的一開。撲進一個人來。凌霄便照頸子一劍。將腦袋砍的西瓜般滾了。後面一個小子。提着個燈籠。看見前面的人。忽然沒了腦袋。只嚇得目瞪口呆。動彈不得。凌霄便跳出門去。刷的一劍也砍死了。便吹滅裏面的燈。又踏滅了燈籠。

纔提着劍向東屋走來。剛到堂門。頂頭遇見兩人出來。前面一人纔問的一聲是那個。早已了了眼了。後面那個便飛跑轉去。凌霄方要追趕。只見屋上飛下一人。一劍將那人劈了個兩半。凌霄閃眼看時。原來是劉馥。二人打了個照面。便同向後屋裏來。只見房裏坐着五個人。正在指手舞腳的談天。二人便大喝一聲。一跳入去。手起劍落。已砍翻兩個。那三個方待扎掙。劉馥一旋身。又殺了一雙。這一個舉起坐的椅子。便來招架。凌霄將劍挑起椅子。一抬手一支袖箭奔出。將那人喉間射了個窟窿。仰後倒了。二人方在瞧看。只聽得裏面房門一響。跳出一個猴兒般的人來。看見二人也不開口。朝着劉馥就是一刀。劉馥一伏身讓過。掃地就是一劍。那人雙脚一跳。剛躲過了。凌霄的劍已劈將進來。那人將刀一架。只聽得噹啷一聲。那人的刀已成兩段。手裏只拿着個半段兒。劉馥眼明手快。早已飛起一脚。將那人打倒在地。一腳踏住。喝問道。你叫甚名字。那相勤那裏去了。那人道。俺叫小黑猿。謝袖。甚麼相勤。俺不知道。劉馥提起劍來。攔頭一劍。將他劈死。回身看時。不見凌霄。便忙向後院趕來。只見裏面煙霧昏沉。凌霄躺在台階下面。劉馥大驚。方要攏去扶救。只見煙裏奔出一人。手提單刀。直衝凌霄。舉刀要

劈劉馥連忙一放手。一道劍光着地一捲。那人兩脚已斷。朝後便倒。劉馥纔跳過。將凌霄捧過這邊台階。看時一些沒傷。只同睡着一般。人事不知。劉馥好生着急。正沒做理會處。忽聽見那沒脚人躺在地下叫喚。猛然想起那煙必定是這人燒的。甚麼薰香迷藥。所以凌師姊悶倒了。他却出入自如。必是有解藥。且提他過來一問便知。想罷自己閉住氣。跳過那邊台階。將那沒脚人一把提起。仍跳回來看時。見他鼻孔裏塞着兩點東西。劉馥也不暇詳問。便掘將出來。塞向凌霄鼻孔裏去。一霎時。凌霄打了個噴嚏。猛然站起道。兄弟怎麼了。劉馥道。我剛進起。便見你躺下了。你是怎的啦。凌霄便到那沒脚人身邊亂搜。在他懷裏搜得一個小布包兒。打開一看。却是兩瓶藥。未一瓶上寫着一個解字。另外還有一個字條兒。寫道。昏黑散。用紅浮萍。生半夏。鬧楊花。月信紙等。分爲未。定神香。加樟腦一分。解藥用金銀花。青苔。甘草等分爲條。入鼻。或水服。凌霄看罷大喜。想道。這個秘方。不想無意中被我檢得。這兩瓶藥。大約就是迷藥和解藥了。且留着將來總有用着的時候。想罷取了些解藥。與劉馥便將瓶方一齊端起。二人同向那煙迷迷的院中走來。進得裏面看時。并無一人。二人便四下搜尋。直到床下揭幃一看。却

見一個女人和一個了鬢模樣的女孩子。顫抖抖的縮在床底角裏。凌霄一伏身。將他兩拖將出來。問道。那相勤那里去了。女人顫兢兢的說道。剛纔提刀出去了。沒進來。劉馥道。你是他何人。女人道。我和他是夫妻。他的事我不知道。劉馥又問道。他的要緊東西。放在那裏。女人指道。都在這夾壁裏。劉馥便去搜尋。凌霄便將女人和了鬢都結果了。一時。劉馥搜得許多信函。內中有幾封是本鎮武衙的。也沒抽出細看。便揣在懷裏。同凌霄回身走出。到東屋門口。凌霄忽然停步。想了一想。便叫劉馥尋了個火種。再從外面將門一重重的緊閉。然後放起火來。兩人飛身跳出來。到下處屋上。凌霄方問道。那老頭兒咧。劉馥道。我將他安放在南頭土地祠了。凌霄點頭道。你再去東街店裏將那老婆子和他兒子弄到土地祠罷。我立刻便到的。劉馥應着去了。凌霄便回房取了一百兩銀子。整了整衣裳。聽聽街上。已是三更三點。便忙聳身上屋。來到土地祠裏。只見劉馥正和那老頭兒還有一個男子一個老婆子在那裏說話。凌霄纔跳下。劉馥便叫道。哥哥他們和你是熟人啦。凌霄愕然道。這話怎講。劉馥道。我剛纔問起。原來是這老頭兒名叫盛時寬。他兄弟叫盛時瑞。在河院標裏當把總。新升了守備。從江西贛縣

接他們出來的那盛時瑞不是你那弟子的名字麼。如此說來。你和他豈不是熟人。凌霄道。原來如此。只是盛時瑞在河院裏。你們又在這裏作甚。盛時寬一面磕頭禮拜。一面說道。你少爺是我兄弟的師父。又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老拙沒甚道謝。只好磕個頭。表表窮心。說着那盛嫗和他兒子阿興也都跪下了。凌霄叫道。你們快起來。你只說怎在這裏住的。盛老道。我兄弟要我到鎮上住着。他去弄些銀兩來。叫我仍然在此做些買賣。好混日子。誰想他還沒來。就出了岔事兒了。還求兩位少爺救救我的女孩子纔好。凌霄道。你女兒已被那弄賊到南方去了。我方纔正要追問。遇着有人叫門。便沒問得仔細。我又有事。不能耽擱去追尋。這却怎好。劉馥聽了。也着急了半響。忽然問道。盛老丈我問你。你在贛縣住。你可知有個許建。盛阿興聽得。搶着答道。許二爺麼。他最憐惜我們的。我家和他家和離着九哩地啦。只是他出門七個月了。不知……凌霄道。那就好極了。你們趁沒天明。趕急仍到你兄弟那裏去。許二爺是我們的師兄。現在將到你兄弟那裏。并且還有會耽擱。你便說我說的。請他代你去追尋你的女兒罷。盛家父子夫妻聽了大喜。便問道。兩位少爺貴姓。我好說給許二爺知道。凌霄道。你不必問姓。

名。你只說如此模樣的兩個人。他便知道了。你女兒是上了迷藥。用口袋盛着去的。你也和他說明白。好尋找。我這裏給你一百兩銀子。你拿將去做盤費。店裏的東西。是丟了的。這銀子多的。你便去製補。天快明了。我倆要回去了。你們就此走罷。說罷。遞過銀兩。和劉馥一蹲身。由屋上走了回來。跳入房裏。恰好五更。只聽得街上救火的人。纔鬧嚷嚷的回頭。凌霄便向劉馥道。兄弟。我又想起一個事來了。劉馥道。甚麼事啦。凌霄道。此地這個協台。實在要除了纔好。劉馥道。我們回頭再幹罷。大概他不會去的。這快。凌霄點頭應着。二人便換了衣服。天已大明。開門出房。吃過早飯。算過店飯錢。出了店門。又到土地廟轉了一轉。見盛時寬等都走了。這纔直奔北京。一路無話。一日過了蘆溝橋。來到京城。劉馥還是初到。便瞻仰了一回。又買了些吃的玩的。纔在前門尋店住下。傍晚飯後。二人商議怎樣個行動。劉馥道。我去宮裏看看。凌霄道。你不要爭。這事在君山時。已派定是我了。你且將這三張字帖。分送都察院。刑吏兩部。便是個大功勞。劉馥只得應允。次日。二人又上街玩了一天。順便探聽了部院衙門的街道。晚間回店。二人各收好字帖兒。凌霄又將河院裏取得的密件揣好。二人方飛身上屋分途而去。欲知

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入宮門凌霄告密 慕劍術盛女從師

却說凌霄施展劍術。飛進內城。入得乾清門。只見層臺穹宇。飛棟拂雲。說不盡的皇華富麗。行不數步。已到乾清宮。忽聽得有脚步聲響。便忙跳到宮左文石台上一個滲金小圓佛殿裏躲着。一會兒一班侍衛。翎頂蟒袍。提着朱纓豹尾槍。走過去了。凌霄便閃身來到東配殿。看那匾上。却是南書房。便知是翰林當值的地方。忙向胸前取了一張字帖兒。放在御榻上。又轉西配殿。看匾時。是上書房三字。心想這裏大概也是皇帝常來的。方待進去。忽聽得有人喊道。敬事房的值班。凌霄忙跳到柱上。板着柱子觀看。只見一個老年太監答應着。跟着一個太監過去了。凌霄暗想道。偌大的地方。我知那皇帝在那裏。何不跟着他倆去咧。想罷。便輕輕跳下。遠遠的跟着。向西一轉。一座巍然的宮殿現在眼前。那兩個太監進去了。凌霄便蹤上屋檐。瞧着裏面。只有個白髮老太監站着。向那個老年太監道。儲秀宮傳你去罷。那老年太監答應了出來。凌霄看那殿匾是養心殿。便又跳下。隨着太監向北。過了交泰殿。又穿過坤甯宮。進了御苑。沿路有些

值宮太監宮女向那老年太監問話。凌霄便由屋上跳走過去。幸得沒人關心看見。到得苑裏。便跳躍上一株人字松上。稍爲歇息。只見那苑裏飛閣流丹。池波映碧。那些松榆被晚風微拂。地下的月照影兒。便左右搖動。身上不覺偏體清涼。遠望那太監已出了御苑左門。便連忙跳下。跟着過了一條長道。迎面金碧輝煌。已是儲秀宮門。凌霄一伏身。跳上瓦面。進入正宮。一個鯉魚入水。挂着屋簷。向下觀看時。那個太監已不見了。只見宮裏象床黃幔。金龍飛舞。陳設得極其華麗。却是靜靜的無一些聲息。凌霄方在躊躇。忽聽見一個太監報漏。想道此處是皇后住的。有人報漏。皇帝大約在此歇宿了。便放出寶劍。一凝神。身劍合一的穿將入去。將一個字帖兒。并那河院的密件。放在案上。一掣劍光飛了出宮。回到店裏。劉馥已在坐着等候。迎面問道。事體怎樣。凌霄笑道。好大的地方呀。真累壞我了。幸而他們沒人留心。給我開了個出入自如。東西都給放好了。你的事咧。劉馥道。早已都送到了。既是宮裏出進不難。我倆何不去結果了那個皇帝。替朱恆幫幫忙咧。凌霄笑道。他們說我傻。那知你比我更傻。殺了他還不是他的兒子。又接上。天下人都沒起兵。朱恆就能跑來做皇帝麼。你沒聽說。前輩女俠呂四娘

殺雍正的事麼。雖是報了仇。究竟天下可得了益處。劉馥聽了便默然不語。一霎時。天明二人開門出外。只聽得紛紛傳說。九門提督衙門。和五城兵馬司。都坐早堂。派差辦案。却不知是甚案情。這不奇怪麼。二人聽了。暗自好笑。午牌後。便到街上買了一張宮門抄。看到後面。有幾行寫道。奉上諭。河道總督阿隆柯。浮報工程。縱屬弱民。疊經御史謝山等參奏查實。殊屬辜恩瀆職。阿隆柯着卽革職。扭解來京。交三法司嚴加鞫訊。并着該地督撫秉公查封該革督財產。賠補河工。該衙門知道。欽此。二人看罷。一笑道。我們走罷。便回店裏。只見提署番役。正在那裏耀武揚威。說奉憲示驅逐閒人。二人也不理會。只收拾包裹出京南下。剛到山東地界。只見八百里牌單飛報說。新河督萬大人已陛辭出京了。二人便緩緩行着。一日來到離河南界一站半的一個地方。名叫五雲集。方到集上。便聽得舊河督阿大人和他的兄弟。昨夜都在前面驛上死了。還說是畏罪自盡啦。二人聽了。心裏明白印光幹的。便到集上找店住下。凌霄拉着劉馥到僻靜地方說道。看來印師兄快到此地了。我們明日等一天罷。劉馥道。我們何不到旁的店裏去找問一回。不要他已到了。我們還在呆等。凌霄道也好。便到集頭集尾問了一回。

都沒和尚住宿。只得回店。一夜無話。次日早晨。新河督前站過去了。午牌時分。那萬河督纔前呼後擁來到集上。凌霄和劉馥二人立在店前觀看。那官轎兩旁的戈什哈。正提起馬棒亂打閒人。忽見一個和尚。當路站着。手中拿着個紙包。低頭打個問訊道。貧僧稽首了。轎前武巡捕。剛要喝打。只見河督在轎裏喊道。住轎。衆人連忙站定。轎夫打好杵杖。河督探出頭來問道。那和尚你有什么說話。那和尚道。貧僧採得一包正心果。特來進呈。河督便叫拿來我看。巡捕接過和尚紙包。遞給河督。河督打開一看。不覺大驚失色。原來昨夜萬河督宿驛。門牕不動。失去了貼身佩帶的大八件。現在這紙包裏正是這個東西。還多着一張字帖兒。萬河督看了。忙叫拿這和尚。衆人便蜂擁上前來拿。只見那和尚哈哈大笑道。你還不明白麼。且看你到任如何。再和你算帳罷。說畢。二手一攤。那些文武巡捕戈什從人。便和擁浪般推了一地。那和尚一閃便不見了。萬河督只得傳諭地方官捕拿。自己仍然啓行去了。這裏凌霄和劉馥。却認得那和尚。就是印光。見他走時。二人一齊躡身趕上。直到河南界。纔各自歛劍站定。凌劉二人便說在京城幹的事體。印光便說起殺死阿隆柯弟兄。沒斷他的腦袋。做作自盡的模樣。又說昨

夜盜大八件。及今日送還驚醒河督，又附了個帖兒。要他正已除弊的話。細說了一遍。劉馥便問袁崇厚和許建現在何處。印光道：都在河上。那盛老兒我也會着了。我來的時候。許師弟已去救盛老兒的女兒去了。大概此刻也該回來了。我們便到田家集去罷。三人便放出劍光。一霎時來到河上。逕奔田家集。到得茶棚門口。只見許建正在和盛阿興說話。看見三人來到。便連忙迎着進內。盛老夫婦看見伏地便拜。凌霄扶起問道：你女兒尋着了麼。盛老忙道：蒙許二爺找回來了。凌霄回身問許建道：那女孩子在那裏啦。崇厚笑道：有事去了。即刻就來的。你休厚臉叫人家女孩子。人家比你還高半個腦袋呢。你且說你幹的事罷。劉馥便將前事說了。印光也重說一遍。許建道：我和袁大哥倆分巡南北河。都已辦好。一共殺了五個官兒。那高家堰的也在內。朱仙鎮的協台。也是我去結果了。你沒聽得傳說許多河工官兒畏罪自盡麼。那便是我倆幹的事了。只是新任河督聽說是萬夫雄。就是同鄉萬大戶的老大。我看與前任差不多。只怕我們這踰和前回在長沙除王霖是依樣畫葫蘆了。劉馥道：再幹一回也好。反正沒甚事。何妨多做一回呢。印光笑喝道：傻小子。你知道什麼。來一個狗官。百姓要吃多少

虧我們費事還是小處哩。正說時，只見門響處，盛時瑞引着一個女子進來。那女子望着凌霄和劉馥插燭也似拜下去。劉馥忙起身讓過，凌霄便伸手一把拉着道：好妹妹起來罷。那女子站起一縮身子，望着凌霄一愕。許建笑道：他是時瑞的姪女鴉兒。你怎好叫妹妹咧。要充男孩子怎的。又去拉人家咧。你真是糊塗透了。凌霄也笑道：糊塗就糊塗。我也管不了許多。盛姑娘你坐。你且說你怎樣脫難的。許建道：他給藥迷住了。怎會知道啦。我說你聽罷。你叫盛老丈來說是口袋盛着的。也沒說明向那省去的。也沒說明怎樣個口袋。你不叫人爲難死了麼。我得了這個言語，想着這條路上，每天路過的口袋，沒一千也有八百。我能個個去查看麼。還是袁大哥想的方法。說你認的盛鴉兒。你只先趕回去，路上只說要買個女子送官府。謀勝訟事。只要好，不惜價。那賊疑不到你比他快，自然便來求賣。可不找着了麼。我便照樣做去。果然在武勝關遇着了鴉兒。可憐他還迷着啦。只是口袋却不是的。那賊早已將他換了。用車裝着，只推受了些暑，不能動彈。我看准了，夜晚纔將他盜出，殺了那賊，帶他到此的。你可明白了。說罷，又對鴉兒笑說道：你覺得他拉你奇怪麼。他也是個女孩子咧。比你只大得一歲。你沒見

他兩個耳墜兒。貼着膏藥麼。凌霄給許建一口道破。看見盛家一家人在座。只羞得兩鬢緋紅。怒向許建道。許師兄。你這是怎說呢。許建道。這裏沒外人。瞞着幹什麼。要不說明。人家還要怪你啦。盛家一家子。到此都恍然。纔知凌霄是個女子。鴉兒聽得連忙向凌霄福了一福道。方纔不知得罪小姐。凌霄笑道。你不要大姐小姐的。你們都不要洩露我的事。我就多謝你們了。盛時瑞等。沒口子應道。這個不敢。不勞叮囑。鴉兒心裏想道。這人也和我一樣的女孩子。聽我父母說他竟有那樣的本領。真是令人羨慕。若不是我叔父拜在他們下時。我便拜他爲師。跟他學些本領。豈不是好。心裏想着。眼裏不覺瞪着凌霄。袁崇厚看見笑道。盛姑娘。你瞧着他奇怪麼。你還沒見他淘氣的時候呢。君山上的果樹。只差沒被他倒拔起來。你要跟他處久了。也會染着淘氣。也就沒這樣溫存了。凌霄等聽得都一齊笑了。許建道。我們且休說笑。剛纔時瑞說。這屋子的老媽媽快回來了。我們許多人也不便。况且事都幹完了。也好走了。只是時瑞不願在此做這個芝麻官。要我荐他上君山去。這却怎好。印光道。這官本來不做的好。不弄錢攔不住。上司應酬。弄錢又良心過不去。我不爲此也不出家了。只是他一家子幾千里來此。

又到那裏去咧。難道都到君山麼。時瑞道。我祖籍本是湖廣。我哥哥一家都可以回去做些買賣度日。許建道。你在山上。他們也跟到山上做買賣去罷。這也沒甚要緊的。鴉兒聽了。心中暗喜。崇厚道。既是如此。俺們就此派定送他們去的人。印光道。凌妹妹和許二弟辛苦一趟罷。你倆一個是師徒。一個是鄉鄰。他家又是你倆救的。凌師妹又是個女孩子。路上方便許多。只是時瑞的官。怕不容易辭去罷。時瑞道。我就此一走。我還管他啦。印光道。你這話不然。大丈夫要來清去白。四無罣碍。纔好。你還是等新河督到任辭官再去。你哥哥一家不妨先走。你看如何。衆人聽了。齊聲道好。一時商議定妥。崇厚要往武勝關姑母家中去探看表弟。便和凌霄盛老等同行。印光要到湖州去和師父千里俠說明此回的事。便帶了劉馥由徐州入浙。到徐州時。再要劉馥去海州見金鈞李。於是大家收拾分途去行。且說許建凌霄護着盛氏全家。過了武勝關。與袁崇厚分手。直向岳州而來。一日到了岳城。許建便到袁崇厚家中去。告知崇厚踪跡。凌霄便和衆人覓店住下。晚間許建來店。說方四弟已派人在袁家候着。我已叫他備船去了。我們明日便過湖罷。衆人聽了。各自歡喜。次日清晨。衆人方纔起身。只見袁家老蒼

頭領着君山北路頭目吳春林。前來迎接衆人。收拾上船。盛老在船中。便向許建凌霄詢問君山規矩。許建道。他們寨裏共有南北東西四路。東路原是石植武管領。現在是方四弟代管。西路是朱寨主自己兼管。南北兩路。另有頭目。每路有十多艘大船。還有許多八槳梭艇和漁舫子。寨裏居民。只要按期操演。不壞寨規。年底便每一壯男。給銀三兩。老者給穀三担。婦女給棉五斤。若是壞了寨規。輕則逐出。重則斬殺。平時你打漁也好。做買賣也好。并不管你。鴉兒問道。寨規是些甚麼啦。許建道。除姦盜洩機以外。也沒什麼別的禁約。寨裏也不征一文錢的稅。盛老道。如此這寨主。那有這許多錢來給這些人呢。許建道。這湖裏少了錢麼。只怕使不完啦。說話之間。船已到山。方柱已到柵前等候。凌霄看那君山時。滿地落叶。漫空白雲。與去時已另是一番景象。衆人來到寨裏。見了朱恆。朱恆不勝歡喜。忙叫設宴洗塵。又叫娘子出來。接了盛家母女進內室去。許建便將京裏及河上的事體說了一遍。又將盛時瑞慕義來投。現在辭官家人先來的話說了。朱恆大喜。吩咐各路知曉。若盛守備來此。便飛報寨裏。派人迎接。一面便叫撥房屋安置盛氏家小。又要盛老父子就在寨裏幫着料理銀糧。諸事妥洽。纔和許凌

二人暢叙契闊。凌霄因是個女孩子。便裏外混跑。倒和鴉兒十分講的來。流光如駛。轉瞬冬深。君山寨上方在派人四出深聽。迎接衆俠。忽見管柵頭目報說。有一隻爪皮小艇。直到寨前來。了方柱便起身看時。却原來是忽來子和印光二人。便連忙接入裏面。接着崇厚也到了。直到腊月十九日。金鈞李方同着劉馥石植武到來。大家依舊團聚。說不盡的歡悅。朱恆和植武久別乍逢。更是欣喜無恨。過得幾日。已是除夕。朱恆便大擺筵席。餞歲。大家來到大廳坐定。却不見凌霄。朱恆方要入內去尋。只見凌霄拖着盛鴉兒從裏出來。嘻嘻的笑着。師父我被這鴉兒磨不過了。只好帶他來求師父。忽來子笑道。你也有爲難的時候麼。什麼事。你且說來。凌霄道。他要跟我學藝。我說我沒收弟子的能耐。他便問我怎收了他叔父。我說那是叫着玩的。并沒拜過我。沒教過你叔父什麼武藝。他便賭氣磨他爺娘哥哥。要他們代他去求許二哥。收他做弟子。他爺娘哥哥碍着時瑞的事。怕許二哥着惱。不敢去說。他沒奈何。又來纏我。我只好乘今日拖他來求師父。給許二哥說一聲。免得許二哥說我不懂道理。不明班輩。不肯收錄。氣壞了他。忽來子笑道。你真會惹事。且帶他過來我瞧瞧。凌霄便領着鴉兒來到忽來子席前。

忽來子睜目一看。見他生得天庭飽滿。兩眼晶瑩。行步凝重。舉止大方。不覺心中暗喜。便問道。學劍是要斷六慾。淡七情的。你能麼。鴉兒答道。無論如何。決不後悔。忽來子又道。倚劍橫行。必遭天譴。你可知學劍也不是就放恣的。鴉兒答道。不敢。忽來子又道。學劍要廬山頂。馴虎調龍。劍術成時。斷魔歸本。你可能耐受麼。鴉兒道。只要學得劍成。情願深山終老。忽來子道。我看你資質聰明。行止端正。又矢此堅忱。真是道中有緣人。我們中原以爲歸你。能精進不懈。證果不難。你叔父本不是凌霄傳受的弟子。你無須顧慮。運葵方在行功。佐道也無暇教你。來來來。我就收你做個弟子。成你的志。闡我的道。罷。鴉兒聽了。沒待說完。便口稱師父。拜了下去。金鈎李看見掀鬚大笑道。真痛快。吾道將重光了。凌霄笑道。好了。便宜這小妞兒了。這可不纏我了。忽來子叫鴉兒拜過師伯。與衆人叙禮。坐在石植武肩下。便叫凌霄過了元旦。便到此山巔上。結個茆棚。與鴉兒居住。我先教他鍊精氣神的工夫。我等由廣回時。大概他內工已成。那時再帶他入山。鍊劍。凌霄答應了。一時酒罷。鴉兒喜孜孜的入內。告知他母親。盛嫗聽得。說要到山頂上去鍊。便着了慌道。兒呀。你怎能一人孤處啦。不知我可能去陪你麼。凌霄道。不相

干我先前也是這樣鍊的。現在他還有我可以常去看他。我那時除却山上的樹。再沒大過我的東西。還說人麼。盛嫗道。他立志要如此。我也不好阻他。只是我養女一場。也見不着個女婿。……凌霄搶說道。你老不要囉嗦。你要知道。你女兒嫁了是人家的。不嫁纔是你的女兒。况且師父也沒叫他將來不要嫁啦。鴉兒道。不要煩惱。女兒總伏待媽一輩子。他時學成時。媽纔歡喜啦。盛嫗聽了。也沒的說。只好由他。次日。君山衆俠熱鬧鬧的過了元日。到初二日。凌霄便去山巔結好了茆棚。忽來子帶了鴉兒父母兄長來到棚裏。指點他鍊習內工。并不時叫凌霄前往看顧。送食物。鴉兒一忱精進。按步鍊去。每日除習工以外。只在山頭遊散。倒也心曠神怡。欲知後事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鬥劍法余璧喪軀 設毒謀王雷告變

却說衆俠在君山住下。暫息游踪。二月初。盛時瑞也辭官來到。衆俠便商量入廣。議定留石植武在君山幫朱恆。且教鴉兒的拳腿工夫。方柱先行去探瓊州路徑。金鈞俠李淮南千里俠忽來。子率袁崇厚。印光許建。凌霄劉馥。隨後起行。朱恆設宴祖餞。過方柱便打扮成書生模樣。飄然下山。由長沙衡州一帶。向廣東行去。一路有話。即長。無話。即

短一日。傍晚方柱來到廣州。便趁船渡海。直到瓊島登岸。只見人烟稀少。街市零落。到處都種着翳雲蔽日的椰樹。民風物土。與內地截然不同。方柱一面看玩。一面信步向鎮市行來。將到鎮頭。只見當路一椽瓦屋。起進的和內地房屋一般無二。在此蠻煙瘴雨之區。陡然看見這小小的白屋。便覺得非常新穎可愛。不知不覺的停步觀看。正在凝想間。忽見那屋裏走出一個老者。向方柱上下打量道。客人在此則甚。方柱聽那老者不是廣東口音。心想我以為王雷也和君山一般。有寨有兵。怎知此地却是太平無事。正沒個打聽處。我何不且就此老者探問探問。豈不是好想罷。上前拜揖道。我因遊學至此。迷失路徑。敢問老丈。此地叫甚麼地名。老者道。這裏叫做燕子灘。歸瓊州管。客人遠來。何不屋裏坐坐。方柱道。正要造府請教。老者便讓方柱來到客堂落坐。問道。客人尊姓。從何方到此。方柱道。我姓方名柱。號震翼。由湖廣到此。請問老丈貴姓大名。老者道。我姓龍名舜丞。由桂林移此的。方柱問道。老丈居此幾年了。舜丞道。已住四年了。客人從湖廣來。可知洞庭君山麼。方柱道。那是湘江絕景啦。舜丞道。近年聽說有人佔住了。可有的麼。方柱心想道。他怎能知道。不要我沒探着他。到被他探了我去。便答

道。不過有幾個漁人聚居罷了。沒甚了不得呢。舜丞道。客人大概沒到過山上罷。方柱便順口道。沒去過。舜丞道。聽說君山和九龍島作對。不知現在怎樣了。方柱道。那不會聽說。只是九龍島又在何處啦。舜丞道。就在廣州海邊。是個海島。方柱道。也有人佔着麼。那老人嘆喛一笑道。豈但有佔着。還是等候着你的人啦。方柱驚道。老丈此話怎講。舜丞道。你不是千里俠的二弟子麼。我早知你等將到。方纔我見你立在門外。便看透了八成。你的名字。我已聽得。王大爺說了多回了。你單身到此。豈不是送死。我便是此灘的頭目。你已入我籠中。休想走了。方柱聽了。定一定神。喝聲不是你。便是我。說罷一揚手。放出一道劍光。一個盤旋。龍舜丞的腦袋已不見了。方柱殺了龍舜丞。便縱劍光一口氣到海灘落下。方在歛神歇息。只見正南上一道劍光迅如閃電。直奔自己。便連忙放劍抵住。只見那支劍。蜿蜒飛騰。矯捷異常。方柱直鬥的汗流浹背。看看抵敵不住。只得一斂光。掣電般向北逃走。那支劍也收一收。隨後趕來。正在危急。只見橫空一道清虹。託的把那支劍截住。方柱看時。原來是金鈎李放劍救他。登時精神百倍。掣回劍。雙戰那道劍光。只見白雲亂舞。青露紛穿。半空中錚錚的聲響。約摸鬥有頓飯工夫。那

道劍光倏然不見。只聽得高處有人說話道。姓李的。你爲甚在約期之先遣人來殺我的頭目。方柱道。你那頭目。想誘擒我。我纔殺他。不干師伯的事。那高處有人說道。這便是你們的不是。沒到約期。你們來作甚麼。金鈞李道。來探路送信的。那高處又說道。如此你們按期前來罷。俺也不和你們私爭了。說罷便無聲息。金鈞李向方柱道。我知此處是個勁敵。恐你有失。故忙趕來。不期果然。方柱喘着道。若非師伯到來。我早已沒命了。王雷這東西。實在厲害。說着。便將殺龍舜丞的事說了一遍。二人纔仍過海來到廣州。會齊衆俠。直候到約期。纔一齊過海到瓊島。方到海灘。便見一個和尚。袒着胸膛。迎着問道。你等是到那裏去的。金鈞李和忽來子認得是了塵和尚。便道。大師說了。我等是令徒王雷約來的。還望大師叫令徒會會我等。了塵道。我且問你。王雷奪韃子的天下。與你何干。金鈞李道。我等只要他不劫善良。不收凶惡之人在手。下來害百姓。我等便無話說。了塵道。你怎見得王雷手下盡是凶惡之人。你又怎知王雷劫的盡是善良。金鈞李道。他創設洪門教。收集的。不是地棍。便是賊匪。流毒江湖。貽羞劍客。梅嶺粵海客商。時常被劫。這不是他做的事麼。了塵道。欲成大事。不惜小損。欲謀大業。首在招致。

這也時勢所必然。你等可知漢祖唐宗。也是招亡納叛。成的帝業麼。忽來子答道。漢祖唐宗。難道就是萬世師表。王雷何不遠法湯武。從不虐民做起咧。了塵怒道。你在那裏拾着幾句的老生常談。來和同道作對。你贏得我手中劍。你便去阻住王雷。若不是你便休想。此時袁崇厚等已忿氣填膺。齊聲喝道。王雷躲了。便是你頂缸罷。說時遲那時快。劉馥和許建的兩支劍已直衝了塵駛來。了塵哈哈一笑。一揚掌只見一支劍龍蟠鳳舞般的將兩支劍逼了回來。金鈎李恐防有失。便放劍敵住了塵。衆俠隨即颼颼颼一齊放出寶劍。向了塵殺來。只見霞光繚繞。瑞彩繽紛。九支劍在那空中一起一落。流星般的飛騰閃爍。那了塵在那無數劍光中滾來滾去的抵敵。竟毫無懼色。衆人鬥得正酣。忽見王雷和他師弟余璧飛劍來到。兩支劍便向金鈎李頸上刺來。金鈎李忙掣回劍抵住。忽聽得哎喲一聲。急看時。劉馥腿上被余璧的劍穿了個窟窿。忽來子見勢頭不好。便一面和金鈎李鬥住了塵。一面教凌霄等如此如此。凌霄便突的一劍向余璧飛來。袁崇厚印光方柱三人便逼住王雷。劉馥也負傷助戰。那了塵和尚王雷便竭力抵住廝殺。這裏凌霄一支劍。只在余璧身後身前施轉。殺的余璧左擋右架。不得

半點閒空。許建便乘勢一劍。將余璧刺了個窟窿。方柱印光看見。忙雙劍臍下。可憐余璧就此血染黃沙。一命嗚呼了。衆俠見余璧已死。一齊奔向王雷。了塵看見弟子被殺。心裏一慘。無心戀戰。便喝道。你等休仗人多。想來傷我。一年之後。再報此仇。說罷。將劍一個盤旋。逼住八支劍。讓王雷先走了。自己纔掣劍抽身向北飛去。衆弟子方要追趕。金鈞李止住道。了塵非等閒之輩。除却我師父飛道人。恐没人能勝過他。你們休要冒昧。說罷。再看劉馥時。已血浸鞋襪。便叫袁崇厚和許建掖着他。凌霄護着先飛回去。忽來子俯身拾起余璧那支晶瑩寶劍收過。便叫印光方柱破土將余璧埋了。纔一齊過海回來。配了藥給劉馥敷上。忽來子便道。九龍瓊州兩島。羣盜如毛。殺之不勝其殺。要如何想方法纔好。金鈞李道。乘王雷現在不敢回島。我們去將他幾個爲首的殺了。便了。忽來子道。便是那些餘衆也沒多的好人。弄散了時。不又是到處害人麼。金鈞李道。既如此。我等便將兩島勦了罷。只是殺戮太多也非善策。凌霄笑道。我倒有個方法。我這裏有瓶迷藥。不如將他都迷了。就用他的船裝着。飄向大海裏去。方柱道。你知他有多少。這藥可穀用麼。忽來子道。不管穀不穀。這也非善法。袁崇厚道。俺看蛇無頭而

不行。只要除了王雷。這些人總是官府的網中魚。俺們還是找王雷要緊。忽來子道。怎奈這了塵非我等可敵。有他在。又何能除却王雷。金鈞李道。如此。我便到崑崙。尋找師父。求他下山。除害。只要擒了了塵。土雷便易辦了。忽來子道。只好如此。只是我等在那裏聚會。金鈞李道。一年之中。我尋着師父。沒尋着師父。總到君山便了。衆人商議已定。便要許建保劉馥到他家裏去調治。就近好走。印光要到佛山去探望廣照。便要他就近窺探兩島之動靜。忽來子便到君山去帶鴉兒入山去鍊劍。袁崇厚和方柱到君山去指點石植武。并且就近回家探望。剛爲議好。凌霄站起道。我咧。忽來子道。你便到河南去探聽。那河督萬夫雄施爲怎樣。回頭到衡山迴雁峯尋我。我等就此分行罷。說畢。便各自收拾分途去了。那知衆俠住的這個客店。便是九龍島的耳目。衆人沒留心所商議的話。被店裏小么兒聽了去。說給店主人。店主人得知。連忙報信給九龍島。島裏便差人來到澳門報知王雷。原來了塵和王雷離了瓊州海灘。便來到那王雷的家鄉澳門島。那日得了這個信息。王雷便和了塵商議。怎樣抵敵了塵。道。若是飛道人下山。便有些扎手了。只是他們殺我愛徒。此仇焉能不報。你且去整頓九龍瓊州兩島。

我去山東走遭，尋那散雲道人來帮你罷。王雷道：那散雲道人不是白蓮教主麼？了塵道：正是他。只是不知他肯來歷。王雷道：師父親去。他大概沒有不應允的。但是兩島現在無須整頓。他們既暫時不來此處。我還是到君山去趨。趁他那裏的人少。去殺他一兩個。出出氣也好了。塵道：既是這樣。你何不借刀殺人。做個橋上觀火咧。王雷道：怎叫個借刀殺人。橋上觀火咧。了塵道：你只到湖廣總督那裏。送上一信。說君山妖民假設鏢局。謀及叛逆等。那官府去勦辦他。豈不是好。王雷道：只恐君山上還有方柱一班人。官兵不是他的對手。況且這些官府最怕事。只送一個信。他也斷不肯因此就動兵了。塵道：這些我也想到了。剛纔九龍島來人。不說是他們都有事。要離君山麼。就是這個時候最好。若怕官府懶時。你只須在信上加上一路上京報信的話。他們曉得近年俠客保朝的故事。恐怕京裏知道。說他們的不是。自然先動兵了。王雷聽罷大喜。便道：師父真是神算無遺。弟子若不得師父帮着。便給他們欺負死了。了塵道：你以後也不要太粗心惹禍纔好。王雷答應了。便叫人請顧芑來到。吩咐了寨裏的事務。要他好好看守根本重地。不要亂動。又送過了塵起程。由江西至山東去尋散雲道人。自己纔結束。

停當。帶了盤費。放船到廣州。登岸。一口氣直奔武昌。在察院坡尋個客店住下。到晚間寫好信。又帶上一把短刀。飛身出房上屋。展施夜行術。一霎時來到總督衙門。聽了聽更柝。歷歷。恰是三更時分。便由後面屋上翻身跳進內宅。只見左首一間窗上。現着暗淡的燈光。便使一個飛燕歸巢勢。跳落平陽。用舌尖舐破窗紙。向裏張時。只見帳幔雙垂。燈光如豆。又聽了聽無甚聲息。纔輕輕將劍劃斷窗樞。跳進去。看見床前有雙挖雲男鞋。方纔取出信來。拔出短刀。將信插在桌上。伏身跳出。到屋上聽時。只有遠遠的犬吠聲。衙門裏面却半點響動也沒有。這纔照舊路回到客店裏安歇。明日再打聽消息。不到四日。只聽得滿街傳說。陳大帥要調兵勦君山的強盜。水陸各營都招人補缺。王雷聽了。知道事已做到。便收拾行李。回九龍島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再續。

第十四回 陳大帥勦滅君山寨 莊統領兵敗洞庭湖

上回說到陳大帥要調兵勦滅君山寨。却原來是王雷用的借刀殺人之計。那天晚上。王雷假冒朱恆的名義。寫了一封狠利害的信。說是現在本寨缺乏糧草。要問貴總督借糧十萬石。限三天交納。否則定行帶兵攻打的話。說了一大篇。陳大帥第二天起來。

看見了這封信。氣得鬍子根根往上直豎。馬上派人傳了各司道提鎮參游等文武官員。來衙商議。大家聽了君山寨的名氣。都嚇個了混身直抖。那裏有甚麼主見。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句話也說不出。議了三天。都是如此。只把個陳大帥格外氣得不得了。正在要發作的時候。只見一個人走到大帥面前。躬身說道。卑職不才。願效犬馬之力。能得三千兵馬。五百號戰船。仗大帥的鴻福。不上一月。便可將君山寨的小醜肅清。求大帥的明鑒。他這句話說了。大家的眼光。却射在他的身上。覺得很奇怪的樣子。陳大帥這時正在氣憤之時。聽見了這話。連忙對那人一看。却原來是新到省的一位候補道。姓莊名飛雄。他站在那裏候話。當下陳大帥笑嘻嘻的對他說道。不想我們湖北的官場。腐敗到這般田地。我將來非切實整頓一番不可。像老哥這樣有才識。有胆量的。却實在不可多得。兄弟非常欽佩。現在事不宜遲。三兩天就要動身。你老哥總得預先籌劃籌劃。莊飛雄站起來答應了一聲。是。是大帥也就端茶送客。回到簽押房。就叫文案師爺。辦了兩封公文。一封是委莊飛雄爲營務處總辦。兼代統領。一封是檄調水陸營兵聽候點驗。這兩角公事發出之後。莊飛雄馬上到轅謝委。出來就到營務處

接事。隨即到校場選挑精兵。那裏曉得盡都是些老弱不堪。只曉得吃糧應卯的士卒。這也是中國綠營相沿的惡習。也不足怪。莊飛雄這回受了大帥特遇之恩。不得不勉力圖報。因此馬上招募新兵。填補缺額。又要整頓糧草。衣服器械。船隻等項。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而這些同事官員。又要請酒慶賀的。餞行的。謀事的。荐人的。絡繹不絕。把個莊飛雄整整的忙了七八天。纔佈置妥當。這天上轅。稟辭請訓。陳大帥照例恭維勸勵了幾句。莊飛雄叩辭出來。馬上點兵放砲出發。帶領三千人馬。五百號戰船。水陸并進。浩浩蕩蕩。一路好不威風。直向岳州殺來。這裏君山寨的探子。早已探聽明白。飛報上山。朱恆便約了袁崇厚。方柱石植武。及各大小頭目等。商議對付之法。袁崇厚道。這算得什麼。只要如此如此。定要殺他個片甲不回。朱恆大喜。隨即派方柱帶領一千嘍囉兵。二百號戰船。埋伏城陵磯。只聽得號砲一響。就殺出截斷他的歸路。方柱領命去了。又叫石植武帶領一千嘍囉兵。三百號戰船。埋伏在君山四週蘆圍裏面。聽號砲殺出。石植武領命去了。袁崇厚帶了信砲。在山上瞭望。朱恆自己帶領十幾個頭目。一千名嘍囉兵。在君山巡防救應。不題。再說莊統領帶領大小三軍進發。這天來到羊樓洞。

派人前去打探曉得君山沒有準備。遂即放心前進。這天來到岳州府城。安營下寨。城裏一衆官員。都出城來迎接。莊飛雄就同岳州府商量進攻之策。這岳州府姓孫名必正。也是兩榜出身。爲官清正。愛民如子。但是胆小。最怕多事。君山雖近在咫尺。却因他們從不多事。所以也就不聞不問。朱恆也是欽佩他品學端方。爲官清正。所以并不同他爲難。彼此到也相安無事。今天大兵到來。孫知府也莫名其妙。莊統領同他商量。他是個胆小的人。不敢枉陳主見。只得唯唯否否的敷衍了一頓。莊統領也就不再往下說。在行轅住了一晚。第二天派吳參軍把君山週圍的形勢。測量了一番。就傳令下來。叫游擊羅文輝帶領一千人馬做先鋒。游擊趙逢時帶領五百人馬做左翼。都司李國材帶領五百人馬做右翼。都司王大有做水軍左翼管帶。游擊周超做水軍右翼管帶。自己帶領了黃參將吳參軍陳參贊孫知府及一切大小偏裨將佐。乘了幾號大船。指揮督戰。七八百號戰船一字兒排開。浩浩蕩蕩。向君山殺來。聲振山岳。威風百倍。莊統領左顧右盼。十分得意。對左右說道。我以爲君山的強盜。如何猖獗。像這樣的羣毛小醜。彈指可滅。這番功勞不小。將來不特兄弟升開臬藩。爲意中事。即各位的異常勞績。

的保舉。加官晉爵。也是極容易的事。說罷。呵呵大笑。而左右這般參將參軍等。又極力從旁恭維。頌揚。更把他快活得要上天了。正在這個時候。只聽得君山頂上。轟隆一聲。有如天崩地塌一樣。接着喊聲四起。蘆圍裏的幾百號戰船。由石植武帶領了向官兵大船四面包圍。殺了過來。朱恆在岸上帶領一千嘍兵。一齊放箭開砲。直向官兵打來。這些官兵起先未曾看見敵人。都還耀武揚威。現在看見了敵人。四面殺來。不知敵人究有多少。早已心慌意亂。自相搔擾。只因在水上無處逃生。只得勉強接戰。他們又都是不懂水性的。加以洞庭湖裏的風浪。時起時伏。船身顛簸不定。這些兵丁。更難支持。那裏是君山寨的敵手。紛紛敗退下來。君山寨的水軍。那裏肯捨。緊緊追殺。又用火把燒船。只見滿湖火光冲天。可憐這般官兵官將。逃無可逃。避無可避。殺死的。燒死的。淹死的。不計其數。莊統領只帶了幾十號戰船。向城陵磯逃走。君山寨也不追趕。他們心裏到還寬了一寬。一口氣逃了二三十里。到得城陵磯。天色已經昏黑了。只得暫時停泊造飯。檢點人數。三四千人馬。只剩了一二百人。莊統領心裏十分傷感。想起這個樣子。如何回去見大帥呢。抽起寶劍。就要自殺。却被黃參將。陳參贊。孫知府。他們在旁勸

救得以不死。大家正在商量善後之時。忽覺得坐船往下直沉。一會兒工夫。已經滿艙是水。他們急得無法逃生。大聲呼叫。只見進來一個大漢。頭戴分水魚皮帽。身穿鎖子魚皮甲。手執單刀。腰懸古劍。威風凜凜。後面跟了十幾個身穿魚皮衣靠的兵丁。衆人七手八脚的把莊統領黃參將等。一齊由水裏綑綁過船。那十幾號官船的兵丁。見主將被擒。只好投降。那大漢指揮自己的二百號戰船。將他們的船人。一齊押解至君山。聽候發落。原來這大漢就是方柱。他奉命在城陵磯埋伏。看見官兵敗退停泊。他想免得同他們交戰費事。自己帶領了十幾個頭目。在水底下鑿他們的船隻。居然一勞永逸。手到擒拿。解到君山。這回君山寨大獲全勝。共計俘虜官兵一千四百八十四名。戰船四百艘。軍裝旗幟。刀鎗糧食。不計其數。自己只死傷了二十八名兵丁。朱恆心中大喜。當時吩咐殺牛宰馬。犒賞慶賀。一面命提莊統領等前來問話。不一會。已將莊統領等十餘人解到廳前。朱恆親自走下位來。親解繩縛。又請他們坐下。說道。我朱恆憤恨韃子入主中原。民不堪命。立志恢復山河。救民水火。耿耿此心。天神共鑒。現在佔據君山。自謀自食。并無侵奪搔擾之心。孫知府作宰岳州。諒能深悉下情。諸公盡皆黃帝子。

孫漢朝種族不能作共濟之衷。反相逼之甚。其心何安。其意安在。願諸公有以見教。莊統領便將陳大帥夜間得信。因此動兵的原故。說了一篇。兄弟也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請寨主原諒下情。說完了。起身打拱謝過。黃參將吳參軍陳參贊孫知府。同幾個游擊都司。盡皆打拱謝過。朱恆連忙還禮說道。諸公的苦衷。兄弟狠能相諒。但是這封信。兄弟并不曉得。這其中顯見有人陷害。到不可不注意研究來歷。袁崇厚道。我想不是了塵。定是王雷做的借刀殺人之計。我們以後到要格外提防纔是。朱恆方柱石植武都道有理。當下擺宴替莊統領等壓驚。留他們住了一晚。第二天除餞行之外。又送他們每人百兩程儀。君山茶葉一包。又親自送到對岸握別。各人都是萬分感謝。只有莊統領提心吊胆。欲進不前。朱恆問他什麼緣故。他講不能回去見陳大帥。欲求寨主收留。又恐寨主不允。故此徘徊難過。朱恆就問袁崇厚如何辦法。袁崇厚道。你只管大胆回去。保你無事。倘有差錯。惟我是問。莊統領這纔笑逐顏開。千恩萬謝的去了。這天回到武昌城。叫黃參將等在外等候。自己跑進督轅。只見一般司道。都在官廳裏面。恭候大帥。看見莊統領回來了。大家都不曉得他全軍覆歿。只以爲得勝回城。一齊向他恭

賀。只急得他抓耳搔腮，行坐不安。一個人不聲不響的，坐在那裏。衆人都摸不着頭腦。一會兒，大帥傳見。大家魚貫而入。見了大帥，打拱歸坐。只有莊統領走到大帥面前，雙膝跪倒，口稱卑職該死。求大帥寬恩。大家看見，曉得不對，都替他捏着一把汗。只見陳大帥嘆口氣道：「你的事，我早已曉得了。言大而誇的人，往往要失敗的。這回也是我太不小心，致有此失。照軍機本應正法。今且從寬懲辦。來人給我將莊統領頂戴摘除。聽候嚴參。所有黃參將等均分別從輕法辦。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是袁崇厚等莊統領等去了之後，他馬上就用劍術飛到武昌，先寫好了一張字條，帶在身上。到了晚上，飛進總督衙門，找到了陳大帥的臥室，飛進去將那張字條用一把尖刀插在檯上。人不知，鬼不覺的去了。第二天，陳大帥起身，看見一把刀插在桌上，嚇了一跳。再看下面有張字條，拿起來一看，只見上寫道：『君山并無越軌行動。前函確係有人從中陷害。請勿誤會。莊統領等不習水戰，情有可原。萬勿苛責。感同身受。以後各自爲謀，兩不相犯。如相逼太甚，則恐非君之福也。君山朱恆拜啓。』等語。陳大帥看了，嚇得要死，又不便申張出去，只好悶在心裡。所以莊統領回來請罪，只辦了個革職嚴參，都是袁崇厚保

全他的旁人。又那裏曉得陳大帥的隱情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沈祖師破除妖道 小劉馥入贅東床

卻說忽來子自從那日在君山與大家分手之後。他即帶了鴉兒。來到衡山迴雁峯穿雲洞內。每日教他吐納提神凝氣的工夫。飛騰射擊的本領。鴉兒本來生性聰慧。又加以忽來子精進的教授。半年工夫。已經是很有可觀了。那日因為想到君山去望望。就吩咐鴉兒一番。就借劍術騰身望岳州而來。霎時到得君山。只見兩道霞光直冲霄漢。他想這真奇怪。難道師父已經來了麼。當即收了劍術。來到廳上。只見兩個和尚。在那裏和袁崇厚朱恆方石柱植武等交談。他們看見忽來子。大家都站起向師叔行禮。忽來子把那兩僧一看。却原來是了塵和他的師父散雲道人。忽來子隨即向散雲道人行禮。口稱師叔。今日駕臨荒山。不知有何見諭。散雲道人說道。只因你們欺我弟子太甚。故特來此與兵問罪。忽來子道。師叔。休聽一面之辭。枉與問罪之師。大家失了和氣。豈不惹人笑話。散雲道人說道。你這孽畜。對我尚且如此無禮。對我的弟子。可想而知。不要走。看劍。說着。隨手就是一劍砍來。忽來子只得拔劍抵敵。了塵也就上前幫助。

兩劍對忽來子身上逼來。這裏袁崇厚、方柱、朱恆、石植武都氣憤不過，拼命上前助戰。散雲道人看見忽來子的劍法精奧，不易取勝，隨卽口中唸唸有詞，喝聲急急如律令。敕！只見一座大山，遮天蓋頂的壓了下來。忽來子等見了無處可逃，只有閉目等死。剛剛在這個萬分危急之時，只聽見一個大雷，嘩哪一聲，他們睜眼看時，那座山早已化爲灰泥。接着由雲端飛下兩人，前頭的是金鈞李，後頭的就是李忽的師父金毛吼沈離塵祖師。忽來子連忙帶了袁崇厚等過來叩見祖師，并謝救命之恩。沈離塵一擺手，叫他們退了下去。就對散雲道人說道：道兄，你的貴門徒專一在外惹是招非，逆天行事，屢次與我門人作對，我都涵養了事，不料他們近來猖獗更甚。道兄，你不特不嚴加約束，反而助紂爲虐，不惜破壞同道感情，是何道理。現在聽我好言相勸，各自歸山，免得傷了和氣。道兄以爲如何？散雲道人聽了大怒，說道：你袒護你的徒弟，破壞我的法寶，還要花言巧語的來騙人，不要走。看劍！說着一劍砍來。沈離塵也就拔劍相迎，殺了百十合不分勝敗。散雲道人就祭起一個朝天珠打來，却被沈離塵接了去了。散雲道人大怒，跟手又是一個翻天印打來，又被沈離塵收去了。散雲道人這時真急了，又把

細仙索祭起。被沈離塵袍袖一拂。跌落塵埃。沈離塵就哈哈大笑說道。你還有什麼法寶。只管使來。散雲道人。真是氣急了。口中唸唸有詞。只見無千無萬的毒蛇猛獸。張牙舞爪。直向沈離塵奔來。却被沈離塵一聲敕令。那般毒蛇猛獸。即時回奔散雲道人。把他的道袍衣服等。扯得稀碎。散雲道人那裏是沈離塵的對手。現在智窮力竭。滿面羞慚。化陣清風。逃走了。了塵看見情景不對。也預備想要逃走。却被沈離塵命黃金力士。將他壓在峨嵋山下。俟他懺悔之後。再行放他。又吩咐金鈎李忽來子兩人。許多告誡的話。又傳授他兩人。破邪符訣幾種。然後回山去了。李忽送了師父去後。彼此正在談論別後之事。只見許建急急忙忙的跑進來說道。啓稟師父。大事不好了。李忽二人。被許建說了一句。把他們嚇了一跳。就問他究竟是一樁什麼事呢。許建說道。劉馥師弟。同我回家。住了兩月。傷也好了。他說想到北京去玩玩。我因爲他是纔好的人。出遠門有點不放心。我好也在也沒事。因此就同他到北京。住在西河沿福來棧。每日兩人出去逛逛。到還舒暢。不料那天走到石駙馬大街。迎面來了個十八九的女子。英姿秀雅。美貌絕倫。彼此擦肩而過。這也不算什麼。到了晚上臨睡的時候。劉師弟還在那裏說

那女子如何美。如何豔。我還笑他發癡。兩人說說笑笑。不覺睡熟了。到了第二天。我八點鐘起身梳洗過了。就去喊他起來。不想揭開帳子。空無一人。我以為他或是出恭去了。或是上街散悶去了。那知等到午刻。望到晚上。坐到天明。都不見他影子。一連三天。消息全無。吉凶未卜。我城裏城外。茶坊戲館。通同找遍。毫無下落。故此前來稟告師父。請求辦法。金鈎李同忽來子揣摹了半天。也莫名其妙。大家愁苦萬分。看看瓊島約期已近。不如先去瓊島辦完了事。回頭再辦這事罷。大家都很贊成。到了明天。凌霄由河南回來了。忽來子問他河督的事怎樣的情形。說給大家聽聽。凌霄說道。我到了河南之後。每晚到河督衙門去打聽。萬夫雄對於河工事項。狠爲認真。修堤築壩。用人開賬。一絲不苟。到是一個好官。但是有一件脾氣不好。就是愛女色。好男風。每逢有一個美女。或是童男。便不惜重價。購買了。來暢行他的淫慾。所以他的衙門裏。美女童男。下一二百個。我看了實在氣憤不過。有天晚上。我就留刀寄簡。規勸他勇於改過。振作精神。萬不能再銷磨于色慾之中。辜負萬民的愛戴。如再執迷。決不寬恕等語。他看見了。也不能不怕。現在已經好得多了。并且有許多美女童男。聽說由他替他們婚配了。發

放回家的。也有就此發放出來的。總也算是勇於改過的了。大家聽了。都笑起來了。隨即又說了些閒話。議定明天大早動身罷。這且不表。再說劉馥。那天在石駙馬大街。碰見的那個女子。姓鄭名賽花。別號人稱飛刀公主。他是海盜鄭龍的女兒。生得花容月貌。秀雅宜人。天賦夙根。無所不會。十二歲的時候。被紅葉道人接到山中。傳授百般武藝。及練劍的工夫。不上五年。學藝大進。現在十九歲。跟隨父母在海島中度那舒服的。光陰。只以終身大事。尙未定妥。故此周遊天下。藉訪名山勝水。暗尋鴛侶之人。一路由兩廣入兩湖。過江西。到安徽江蘇等處。一直向北行去。那天來到北京。看見那一種森嚴氣象。不禁令人肅然起敬。天天到各處閒逛。物色意中人。一連住了八九天。都不能達到目的。正在心裏煩燥。想回家去。不料那天在石駙馬大街。遇見了劉馥。他一見就傾心。但是陌路相逢。又不便動問起居。因此尾隨在後。探明了住址。到了晚上。點了迷魂香。把他們迷了。然後走進去。將劉馥背起來。跳牆越屋。來到自己下處。拿解藥把他救醒。道明了自己的意思。那知劉馥固執不肯。鄭賽花腦羞成怒。仍舊用迷藥把他迷了。就帶回山島。再作計較。路上作爲兄長生病。沿途也無人盤問。這天到了島上。把迷

藥去了。劉馥一看，驚異道：「怎麼會到這裏來的？這是什麼地方呢？」鄭賽花在一旁暗笑。劉馥這時也不像先前那樣固執了。賽花帶他見了父母，鄭龍夫婦看見劉馥儀表不俗，相貌堂堂，心裏也很歡喜。劉馥這時在島上孤寂無聊，却得賽花整日的陪着他消閒。總選劉馥歡喜的來奉承他，居然不到半月，劉馥全被他軟化了。先前由感激而變爲敬愛，由敬愛而變爲親密，由親密而變爲極濃厚，極愛憐。進而至於牢不可破之情。人矣。賽花看見時機成熟，遂即選了一個黃道吉日，兩人婚配。從此以後，真個是親親我我，形影不離。過他的甜密光陰。那裏還記得師父師兄的甜苦呢？再講金鈞李忽來子等一行人來到廣州，順便去看看佛山的廣照，兼問印光的行踪。剛剛來到佛山，只見前面鑼聲噹噹的，簇圍了一大堆人，在那裏觀看。金鈞李等慢慢的走上去一看，却原來是個和尚，枷在那裏示衆。凌霄說：「那不是廣照師父麼？」衆人定睛看時，果然是的。當即分開看衆，走攏去。金鈞李問道：「廣師父，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廣照抬頭看見他們來了，只說得一句：「一言難盡。」兩眼的眼淚，却已撲溯溯的流了下來。他們看見盡都不忍，都向他安慰，并要他講出緣由，以便設法。廣照說道：「印光前番住在我處，時常出

去探聽九龍島瓊島的消息。却被王雷曉得了。同他打了幾回。都是沒有什麼輸贏。印光同我說。想回君山報信。準定明日起身。却不料本城李御史家裏。出了一樁盜劫強奸的命案。牆上提了幾句血字。說道。印光廣照。到此一遭。盜劫喪命。一口承當。李家看了血字。馬上具稟到縣衙。太爺馬上前來勘驗。隨即標籤捉拿印光廣照。這般如狼似虎的差役。來到廟裏。不由分說。將我鎖解縣衙。印光好在前一天走了。未遭毒手。我到了縣衙。太爺叫我實招。我實在一點也不曉得。這種冤枉。真是無從說起。各種刑罰。都受過了。只得苦打成招。現在還架號示衆。只等京詳一轉。就要與諸君永訣了。不想我持齋誦佛之人。何以尙得此結果。真是前世的冤孽。但是我的沉冤。總求各位看在我佛如來之面。能得替僧人超雪超雪。那就死在九泉。也感激深恩了。說罷。又不禁痛哭起來。金鈞李等聽了。一個個氣憤填胸。對廣照說道。你不要傷心。包在我們身上。救你出獄。就是講到這裏。差役上來將衆人趕散。不許多說話。金鈞李等當夜歇在客店。吃了晚飯。關上房門。寫了三五封信。派袁崇厚方柱凌霄每人各持一封。分別前往道府縣。各衙插刀留簡。金鈞李同忽來子兩人分投督署。藩署。不料這麼一來。又弄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事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集分解。